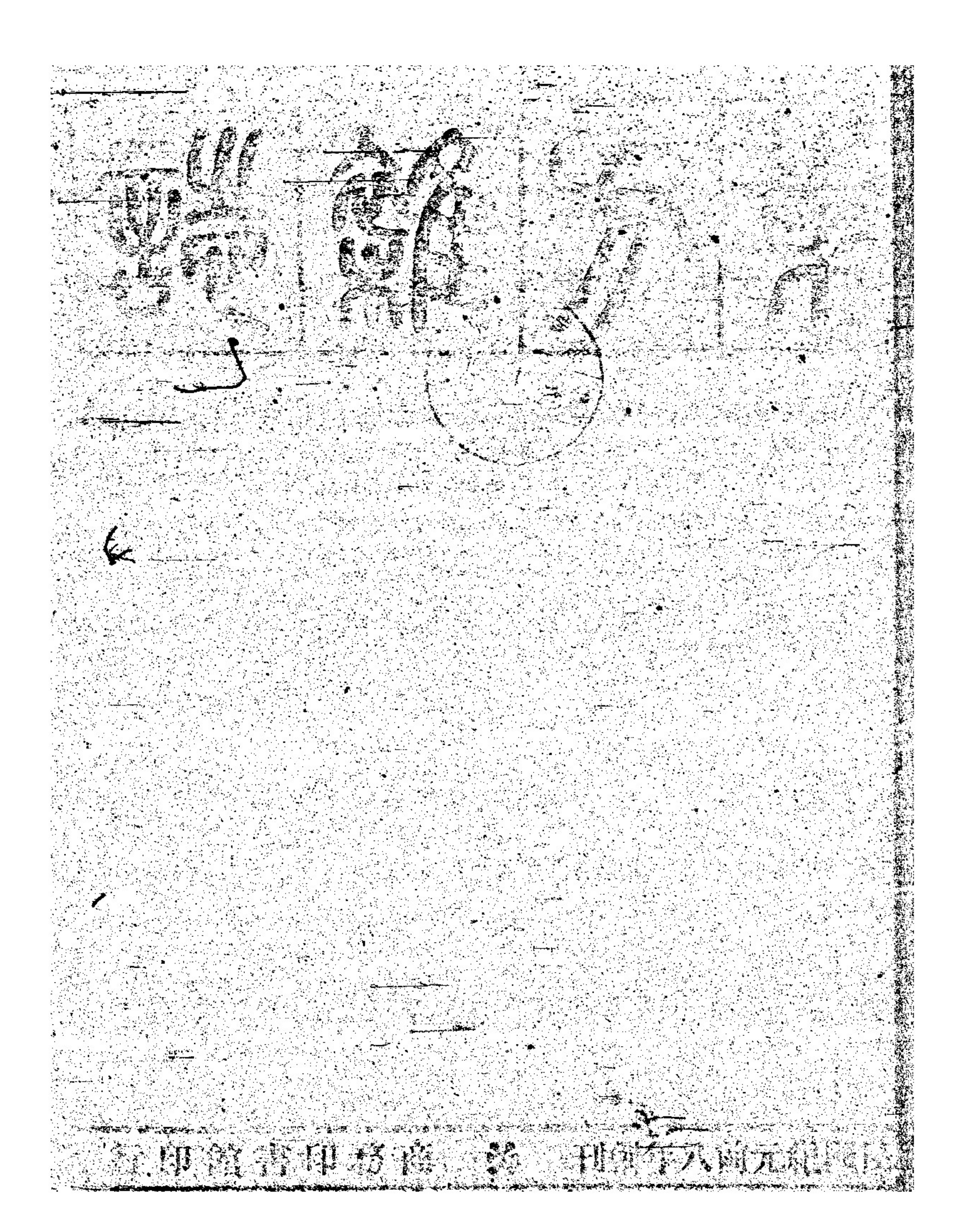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出版新書

三十二年七月份

書名	著者・定價	內容提要
中國戶口行政	[illegible] 定價國幣[illegible]元捌角	[illegible]後，將[illegible]，[illegible]。（渝安國字八二號）
縣保甲戶口編查辦法詮釋	吳□鏡編 定價國幣[illegible]角	縣保甲戶口編查辦法共三十二條，著者逐條加以詮釋，並分別[illegible]，提供解決意見。（[illegible]國字三十八號）
小說是怎樣寫成的	[illegible] 定價國幣[illegible]元[illegible]角	本書包括七篇文藝論文，理論通俗易曉，青年作家不可不讀。（[illegible]國字二六八八號）
知此日本	[illegible] 定價國幣[illegible]元[illegible]角	著者留日多年，洞識日人性格，[illegible]，著為是書，國人讀之，當可了[illegible]日本侵略中國之所以然及其所不能竟之故。（[illegible]國字六六〇號）
工作競賽	[illegible] 定價國幣[illegible]	本書內容：工作競賽運動之歷史，[illegible]，[illegible]技術等，敘述詳盡，會討詳備。（[illegible]）
亞歷山大故事	[illegible]編 定價國幣玖角	[illegible]為青年勵志之一助。（渝安國字四〇[illegible]號）
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	[illegible]	本書分四部，第一部[illegible]之路也，第二部[illegible]，第四部[illegible]。（[illegible]國字三二五八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	[illegible] 定價國幣[illegible]	著者力[illegible]，可作[illegible]參考。（[illegible]國字[illegible]四六號）
職[illegible]春天	[illegible] 定價國幣[illegible]元[illegible]角	本書包含文[illegible]二十九篇，大部分[illegible]。（渝西國字三七〇號）
權力	[illegible] 定價國幣[illegible]角	本書原著者為哲學家羅素氏。書中[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及個人如何運用權力以[illegible]個人[illegible]，並研究其種種形式與變化，對於世界當代事，時有[illegible]。（渝安國字一三三號）
縣各級組織綱要詮釋	[illegible]編著 定價國幣[illegible]	著者將縣各級組織綱要逐條加以詮釋，留心縣政者不可不讀。（渝安國字三十九號）
事務管理概要	[illegible] 定價國幣[illegible]元[illegible]角	本書乃[illegible]集各種關於事務管理之散[illegible]文及[illegible]編輯成，讀者可由[illegible]，[illegible]各[illegible]經驗者所提供的意見。（[illegible]）

東方雜誌

第三十九卷 第十號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三十日發行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主辦三十二年度第二次

徵文啓事

題目　總裁於近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指示中國今後建國之基本工作，爲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等五項要目，並號召全國青年，踴躍參加中小學教師，軍人（包括航空員），鄉社自治員，屯墾員，工程師等偉大工作。本會爲激發青年對此種工作嚮慕之心，特要求全國從事於此種工作之先進，將其個人參加此種實際生活之經驗，用活潑清新之文字，加以忠實誠篤之敍述，俾作青年學生就業之南針，題目如下：

一、我的教師生活（小學教師或中學教師均可）

二、軍中（或空軍）生活一頁

三、我怎樣做地方自治工作（區長、鄉長、保長、甲長、或其他地方自治指導員均可）

四、到邊疆去（包括西北各省風俗人情物產等遊記及生活報導）

五、工程師生活素描

稿酬　每千字自六十元至二百元

應徵須知　一、每人限作一題，稿末請註明姓名、籍貫、性別、年齡、學歷、經歷、及通訊處。

二、字數以四千字至八千字爲度

三、本年十一月底截止接收，外埠以郵戳爲憑，十二月底公佈結果。

四、稿寄重慶林森路羊子壩十八號本會並希在信封上註明『應徵文稿』

辭書—辭典—字典

四角號碼王雲五小辭典
四角號碼增訂王雲五小字彙
學生字典
初中英漢字典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教育大辭書
國語辭典
中國醫學大辭典
標準語大辭典
小學自然科辭書
算學辭典
法律大辭書
實用商業辭典
綜合英漢大辭典
增訂華英合解辭彙
英漢雙解詳註略語辭典
模範法華字典
半寸法漢字典
英漢成語辭林
英漢模範字典

商務印書館印行

裴斐教授令人勃然興起之新著「遠東和平方案」

張君勱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始則見擯於外，繼因潛艇戰爭之抗議，書隨美國後而參加矣。其參加之動機，不外曰我隨各國之後，加入戰爭，庶幾外交上之喪權可以恢復，國際地位因以提高。然事實上之演變，始之追隨美國後者，繼則因日本西原借款之賄，而成爲日本之附庸，派兵赴歐之舉束之高閣矣，邊防軍練成以從事於內戰矣，對外之目的未達，而內部之分裂旋起。此則第一次大戰參加之倡議人，雖有至善之用意，而其結果所得，僅爲中國地位之抬高不離乎參加世界戰爭之理想而已，以昔日之參加大戰，較之吾國於此次大戰中之地位，有其顯然不同之點。上次大戰發動於西方，而遠東隨之，及乎中國加入已爲戰爭之末期。此次則吾國之發動，早於德波之戰者二年，雖遭至凶猛之強敵，而猶能以獨力苦戰支持六七年之久，此則所以爲列強所重視，而國外學者同情之論因之以起矣。美國大學教授裴斐氏旅居吾國有年，嘗在滬上識之，其所著「一個文化之潰裂」一書，固異乎尋常遠東專家膚泛之論。其第二書「遠東和平之先決條件」，成於中日戰後三年，亦爲吾國人所傳誦。頃又讀其太平洋戰後所草成之「遠東和平方案」一書，實即爲議和大會中關於遠東，關於南洋之解決方案。讀此書者，必感裴氏所提條件之有益於我者猶小，其所以鼓舞吾人使之對於國家前途充滿蓬勃之氣者裨益實大也。

一　裴斐氏對於中國以戰爭建國之感想

近世國家之建國，莫不以民族運動爲發動力。德意志也，意大利也，遠東之日本也，雖三國之經過不盡相符，然無一不始之以內部意志之整齊，而後繼之以向外之發展。德意志之統一，內有同族之奧匈帝國之干涉，外遭法國之嫉妒，自畢斯麥柄政，經對丹對奧對法三次大戰，而後德意志建國大業乃成。意大利久立於奧匈統治之下，國內支離破碎，所以摶而一之之中心勢力，久而不得，及薩地尼王室爲國人所愛戴，又有名相加富洱輔之，於是主共和者，擁護教皇者，皆被擯棄，而一尊之局定。其時歐洲諸國如英德法皆以助意獨立爲事，而意法一八五九之同盟，意普一八六六與一八七〇年之同盟，尤能拆除與國之障礙，而奠定意大利之統一。至若日本今幾爲我敵國，然明治維新之初，其君臣上下對於歐洲立國基礎，若憲法，教育，醫藥，與鋼廠艦船等類之採用，可謂獨具先見之明。反觀吾國今日欲求一大鋼廠大礮廠而不可得者，何能不對之而無愧色。日本經甲午中日之戰，與日俄之戰後，已儼然爲世界強國之一矣。吾國之民族運動，始於清末，成於一九一一年之民國改建。惟其歷史之久遠，塵垢粃糠之積亦較他國爲甚。洪憲也，復辟也，民國之統幾因之而中斷。又以近百年來久處西方勢力之下，國內主權因租借地、租界、與治外法權之存在而大受損害。不獨條約拘束也，卽在思想學術方面，與政治運動亦顯然有爲政府權力所不及之租界與治外法權；此卽爲國內思想上政治上親俄、親日、親德、與親英美之派別。十三年後之國民革命軍所以有國共分裂，與不斷之內戰者，不能不謂非建國意志不專一不明晰之所致也。吾人對於此國內分崩之局，惘惘若失，不[illegible]之爲何所。及夫抗戰軍興，凜然於國亡之無日，相與共赴國難，以求保國爲事，於是國內政治之曙光，始若晨曦之昇於地平線上矣。何也，國人心志齊一，因而國家內部統一，上下併心合力於今日之抗戰，與異日國家之現代化，如國防建設，如民主法治基礎確立，亦隨之而駸駸日上，

則中國成爲世界強國有何難乎？」然此種蓬勃之生意何以不見之於戰前，而必見之於戰後，則裴裴氏語我以所以然之故矣。裴氏曰：

凡一國家部分的立於外國威權之下者，不獨喪失主動力，且喪失道德的健康，精神上墜焉若喪，不自知其所應努力之方向爲何，誠以彼不復能爲其自身命運之主人翁矣。關於純粹內部之事，不受外人干涉者，彼亦不能自由處置，且以爲雖勉強努力，亦無所用。外力侵入問題，其重要性超於一切之上，非他事所能與之比擬。既有外力侵入，其因緣以起之問題二：第一曰、應如何以全力禦之，爲求生存計，舍此無他事矣。第二曰、外人之所務，專以求其分裂黨事，派別之對立也，個人之對立也，以甘言利誘，造成其騷然不寧之局。故立於外國勢力下之國家，所以分裂，所以內亂者決非偶然者也。彼等處於外國勢力下者，舍內亂外，無可以自己表見之法，亦惟有隨外人後專以造亂爲事而已。吾人求之歷史，可以提出至明且確之證據曰：立於外族權力之下之民族，其毒素蔓延於全身，其毒素之效，使一人成爲四肢癱瘓不遂之身可也。

裴氏此段文字，言簡而意極深，蓋吾國三十餘年來內爭之所以前後相繼，與夫思想學說上但見有挾國外權威以互相詆毀者，皆由於自己身體虛弱，而外邪乘之，除東倒西歪外，絕無軒昂直立之氣象，較之兵強財富，而思想自主之英美德法等國之不必隨人俯仰者，其所以差異之故，不待問而自知之矣。雖然國家之分裂，由外力而起，亦由外力而得其治療之法，此物極必反之自然之理也。裴氏曰：

外力干涉引起分裂，加重分裂。然由分裂而轉爲合一之元素，亦在乎其中。中國人民之種族活力，至強而不可毀滅。兩千五百餘年之盛衰起伏，可謂經鍛鍊之日久矣。民族生活如潮汐降落最速之際，亦即其求生本能開始發動之日，此數國外患之中，所以有民族主義，與求此民族主義生效之團結一致之決心所由產生也。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之正式攻擊，促成中國之捐棄嫌怨，同心禦侮，而其民族之性命與靈魂因以保存。中國自力之所不能致者，日本起而代致之。奴隸於異國之痛苦，促成內部之團結，自戰爭開始以來，惟知一心以對日爲事，不知其他，而團結一致之價值因以表現。異日謀所以毀此團結一致之嘗試未必無之，然必爲人所反對，以國中輿論將羣起而責難之也。內部之一致，已成爲其同之所需。併心合力之國民行動之習慣既已養成，分派主義黨爭與鬭爲其護身符者，不復成爲國中之恆態矣。

此次中日之戰，如人因外來之傳染而得吐瀉之症，善醫者去其腸胃之積滯，與血液中之微生物，而病體因以霍然。所去者爲積滯，爲微生物，所得者乃爲一耳聰目明四肢靈活之健康身體，此即裴氏之所謂團結一致，所謂道德的健康也。

裴氏以爲吾國之與日作戰，與其遲之於一九三九歐洲戰起之日，不如提早二三年而發動於一九三七年之爲得。其意以爲由中國獨當其衝，足以見中國之實力，他國不復能以此爲藉口而有所要挾。此正中國所以自解脫其帝國主義之束縛也。裴氏曰：

假令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北部之日，其他大國如英如美如俄來援助中國，日本或因此而見擯於中國之外。但此擯日之功不屬於中國，而屬於干涉之他強。中國既受人之惠，在今日權力政治之下，強者對於弱者之施惠，豈能無所取償以去，而受其害者必爲弱者之中國。此其爲害一。日本雖去，而繼日本以起者必爲他強。則他強之在中國，與中國自身之地位，猶如昔日。此其爲害二。中國既依賴其施主而獲勝，則不必動員其人力與物資如今日之甚。平和會議開會之日，其決定條件者定爲助成勝利之他強，非中國也。中國仍爲半殖民地，惟視其施主之喜怒爲喜戚，是爲依賴國，非獨立國。即令爭霸之一國雖去，他國之爭霸自若。中國之不得爲自己室內之主人翁自若也。

但此次之戰，先由中國獨當其衝，因此而取得有自信自重之心理，且養成其戰鬬力與久經戰陣之軍隊。雖今日英美對於中國之排除日本予以援助，但英美所以來者，非施主也，乃同盟也，乃平等

地位之人也。英美所以援助之者，爲自保也，非爲保全其在中國所享之特權也。英美對日有所畏懼，猶之中國對日有所畏懼，故中國爲聯合國中之一員矣。中國領袖，蔣介石爲聯合國總司令之一，與其他總司令之地位等。如是中國非爲被動之人，非爲被爭奪之目的物。中國非僅受人之助，亦有所以助人者。異日勝利之際，中國分享其利，不因他人或揮或招而去來。中國不因此而對他國有所酬報，及乎戰事終了，中國得以其勝敵之餘力自治其國境之內，而中國主權之如何，非其他戰勝者所能任意高下者矣。假令中日戰爭中之過去數年，中國不能獨力作戰，則中國於戰後之民族解放，雖已踏進一步，而達於終局之途程須待異日再行前進。而此次中國之解放，竟以一次之大踏步而告厥功矣。即自西方之觀點言之，其初視中日戰爭，亦以爲不過遠東和平中之第一步，不料此次戰爭蔓延之大，雖痛苦與犧牲較深，而遠東和平之基礎卻在一大步中確立矣。今後遠東領土上不必再有戰爭以爭戰利品，以今後已無所謂戰利品矣。

裴氏斷言之曰：中國內部一致團結之景象無有往於此時者，不獨已往二三十年所不及，亦十九世紀後半以來所未見也。

裴氏重言聲明此次戰爭初期中國不倚仗外國之爲得計。吾人據歷史公例以觀，各國之民族建國運動，未有不經一次對外勝仗而成功者，意大利參加哥米亞之戰，與其聯法聯普之戰，普魯士之三次戰爭，日本之甲午戰爭，皆此公例之應用也。每一次戰爭對於國家之訓練，猶之鋼鐵之千鍛百鍊，團結內部之意志，表現人民之樂於犧牲，皆不見於平日「一國三公」之局甲，而必待「外禦其侮」之日而後見者也。既戰而勝，於是政府之威信加強，號令齊一，而其人民亦知自尊自重，對於他國所長所短，自知其抉擇，不必以舍家鷄求野鶩爲事。此即民族自衛之戰之所以能保國家之主權，亦大有造其人民之道德的健康也。

二　裴氏爲中國所提之議和條件

裴氏之大宗旨曰，東亞須有一強盛獨立之中國，而後和平之局乃定。中國誠強，則中國與諸強間無戰爭可言，如方今中日之戰，諸強之間，亦不至因中國問題而起爭執，如今日日美日英之戰是。所謂強盛而獨立之中國，其程度若何乎？就獨立無缺之主權言，裴氏曰不獨日本軍隊應自中國境內撤退，即歐美各國損害中國主權者，如領事裁判，如租界事，應一律放棄。此條約改訂之事，今已由英美簽字，而裴氏之鼓吹，早於此者三年矣。至於中國強盛之意義，裴氏以爲應有國防，應實行工業化，必如此而後中國乃有現代武器，他國之懷抱野心者，不論來自何方，自有所畏懼而不敢嘗試。此尤裴氏所念念不忘者也。

裴氏本此宗旨乃提出和平方案曰：

(甲)其必要的前提，日本必須戰敗，且使之在長期內無法恢復。日本應逐出於亞洲大陸，亞洲各島與太平洋各島之外。日本返於其鎖國時代之原有地理位置。

(乙)中國必須完全獨立。一切外國軍隊應自中國領土撤去，一切外國租界與讓予權須交還，一切侵害中國主權之特權應取銷。其他強國與中國之關係，僅爲甲乙兩國間之通商關係。

(丙)遠東應成立一種經濟協定，使日本人民得享一種與其他工業化之國民相等之生活程度。如此云云，謂日本取得其原料與市場，不得加以人爲的障礙，應與其他國家同等。

(丁)遠東各地原爲西方國家之殖民地者，應有一種大改造。此非謂西方各國應自各地撤退，亦非謂對於各殖民地應許以完全獨立。但對於各地應有最低限度之讓步，即許以較寬大之自主，爲之代籌獨立之準備，立一循序撤退之計劃。

(戊)中國不獨應完全獨立，且使之臻於強大。此項目的，惟有予之以大規模之經濟援助，使之實行工業化，方能達到。工業化之目的二：第一、如此中國乃有有形的工具，以維持其獨立，使他國不敢興起覬伺之心，如此次之戰事然。此爲維持遠東和平必不可少之條件。

第二、歐美援助中國之工業化，則他日由戰時經濟退歸平時經濟之惡果，可以避免，亦卽西方經濟之極端恐慌現象，可以逃脫。

上文爲總綱五項，尙有關於節目者，其一爲日本所應履行之事，其二爲西方各國所應履行之事。

（甲）日本所應履行之事項：（一）日本自滿洲內蒙撤退，所謂「滿洲國」廢止，仍以東四省之名義，還諸中國主權之下；（二）日本交出朝鮮，另組成一獨立國，暫時立於國際監督委員會之下，待朝鮮人熟習行政後，此項委員會卽召還；（三）臺灣交還中國；（四）太平洋上委任統治各島由日本管理者，由美國與澳洲兩方平分；（五）日本在中國境內之財產，應交中國，作爲賠償費；（六）一切能移動之武裝須投降，一切商船移交中國。

（乙）西方各國亦將損害中國主權之事一律廢止：（一）上海公共租界交中國管理，他如漢口、天津、廈門租界亦同；（二）北平東郊民巷由外交團管理之地帶及各國駐軍一律撤廢；（三）領事裁判權應廢，外人居中國者，立於中國法權之下；（四）外國軍艦不得行駛於中國水面；（五）外國商船除與中國政府特訂合同外，不得在沿海交易航行；（六）香港暫時立於中英共管之下，但管理委員會中中國代表額漸次加多，待過一定時期後，完全爲中國領土；（七）中國稅關、鹽務、鐵路、郵政不應再立於外國監督或管理之下。

裴氏書中尙有「東南亞洲之解決方案」一章，歷舉緬甸、安南、泰國、菲律濱、馬來羣島與荷屬印度之統治方針，此諸地上吾國但有僑民待遇問題，絕無領土利益之爭，姑從略矣。

裴氏爲吾國在和會中所應提出之條件計者，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加矣。竊以爲吾國與日本相處，雖爲一水之隔，然其密接關係，始於明治維新之後，自是迄七七事變，有明顯之戰爭三次，一曰甲午之戰，二曰日俄之戰，三曰日德之戰，所犧牲者要不外中國之領土與權利。謂中國不善與之相處乎？六十年間之外交史可以爲證，每隔二三年，日本必有重大要求提出。青島佔領方畢，而二十一條交涉隨之。東四省既奪之後，不及一二年，華北自治運動又起。其得隴望蜀之心，雖希德拉之對奧、對捷、對波之爭之連續以起者，亦無以過之。彼以爲立國斯世，不必有睦鄰，惟以侵略爲事而已。日本今日之敵人二：曰美曰英，然美國對於日本之開國，曾有誘掖之功。卽此次中日啓釁，美於油鐵之輸日者，絕未加以限制，所以全兩國友誼者可謂至乎其極。以英國言之，昔與日本訂同盟之約，由此同盟而日本地位日高。上次歐戰後盟約廢，雙方乃有海軍擴張之競爭，然英之根據在歐而不在亞，由其香港新洲之失，可以見英人未嘗傾其全力以禦日本。乃日本因中國事件遷怒於人，竟對於有友好無深仇之英美兩國，一朝宣戰。非喪心病狂之民族，何至有此。英美受此不備之攻，恨之至深，逮戰事結束之日，殆必提出（一）日本陸海空軍限制問題，（二）日本武器交出問題。其爲吾國計之基本方針，卽日本還歸於甲午以前原有領土之上，而不得涉足大陸是矣。蓋世界之上，有爲大國者，如英美蘇中是，其廣土衆民，出於歷史上之遺傳，故他國不易毀而滅之，此次戰事經過，顯然可見者也。反之其爲小國者，如瑞典、挪威、丹麥、瑞士、雖無大國之地位，然亦能介於大國間而有其所以貢獻者在。日本依其地理位置言之，宜在小國之列，惟其不安於小國，必欲勉強自廁於大國之林，於是乘吾國近五十年之不振，初竊旅大，後併高麗，又憑南滿路而染指大陸之上，儼然以東亞霸主自居，而視中國如無物矣。此次戰事加之以懲創，海陸空武器一齊交出，在滿洲與中國領土上之工廠，移歸中國，則日本之兵力與富力已消耗大半，雖日本人民蓄意復仇，然在本世紀五六十年之內殆無望矣。孟子曰：國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吾國處此戰後之局，不必存滅此朝食之心，姑留此鄰國於臥榻之旁，以爲動心忍性之提撕者，倘亦孟子之意歟？

三　裴氏對於中國戰後建設之見解

裴氏深知中國於此次戰爭中幸而獲勝，其所以立國之具缺焉未備，於是提出戰後建設問題，具體言之，國防與工業化兩大事是也。

裴氏之言曰：

中國須至速實行工業化，必如此中國乃能獲得其所以生存之防衛工具。處今日之世，一國中之所謂人力，所謂戰略，所謂國民性，所謂愛國心，所謂指揮者等之效用，皆視其工廠資源交通網與技術家等之有無以為斷，以工廠等為其生存能力所繫之關鍵也。此次戰爭中中國對於日本束手無策，即由中國自身無飛機廠、大砲廠、炸彈廠。不獨日本已也，其他國家倘在戰後元氣恢復之日，有對中國懷抱野心者，中國亦絕無抵禦之法猶今日也。中國不能等待自己資金積足之後，再行開始建設工廠。此項建設資本金，應自外籌。所以籌之之法，亦曰出自今之同盟國而已。

裴氏更提出工業化與統一之關係問題，其意曰能統一則愈易實行工業化，自另一方面言之，則工業化之後，亦愈易於統一。錄裴氏言如下：

國家既統一於中央政府至高之權力下，其應着手者，即為內部建設。所謂內部建設，即其物質生活之現代化，使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融合。此內部建設為一件要事，在一方言之，統一為建設之先決條件，又自他方面言之，惟有先建設，而後統一乃愈易完成。此二者且互相為因果。方今任何國家，苟無現代化所產生之提綱挈領之便利，則其國決無政治上之安定性。反而言之，苟無政治上之安定性，則現代化中所具之提綱挈領之便利，又何從而致之乎？

雖然，按之近代各國經濟發展史，如英，如德，如美，如日，與夫最近之蘇俄，其所以工業化之資本，皆籌之於內，不籌之於外，皆出於國民所得之積貯，非外國之借款，然裴氏以為此項資本苟須出之中國以內勞資兩方之剩餘，則窮年累月，不知其將待至何時矣。中國戰後之要務，莫重於國防，國防與工業化，又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工業化之資金，惟有求之於外國而已。裴氏曰：

建設之途徑為工業化，而工業化非自身之見解與意力所能決定。其所需者為大宗之剩餘資本。鐵路也，公路也，他種交通工具也，幣制也，銀行也，學校也，醫院也，港口也，公用物也，所以開採原料與物資之工業也，簡言之，現代社會中一切至複雜至緊費之工具是已。此事之實現，須有資金，或曰剩餘富力之支出，而其數目之鉅，決非停滯不進如中國者所能擔負者也。此中亦有一種循環現象。非有剩餘資本不能工業化，同時非待工業化後，不易有大量剩餘資金。

中國於此自亦不能居於例外。中國今已開始工業化，以自身之力為之，亦非不可能之事。始焉從事於小規模之工業化，待至積貯較多之日，始能有所謂剩餘。然此事非待至數十年之後不為功。自政治的理由觀之，中國何能等候如此長時期之歲月乎？中國須極速工業化，否則無可以為禦侮之具也。

裴氏以為遠東之安定，須賴有強盛獨立之中國，故為西方各國計，應以鉅額資金貸諸中國，使得從事於工業化。其言曰：

強盛中國之存在，為西方各國之利益，則西方各國應從速助成中國之工業化。此即供給中國以鉅額借款，亦即貸以工廠所需之機器與原料，以長期信用借款之方式行之。

裴氏為和會中之中國謀，又為戰後建設之中國謀，其同情之深厚，令人回想及於十九世紀中詩人擺倫之葬身希臘，與英首相格拉思賴贊助意大利獨立之往事矣。然有一事，裴氏心中雖已隱約見及，而猶未暢言之者，則政治的安定性是也。凡為國家，必有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之建設。言乎軍事，陸軍若干師，海軍若干艦，飛機若干隊，兵工廠若干所。言乎經濟，有農工商政策與夫工廠若干，農事試驗所若干。言乎文化，必有完備之大中小學與夫科學研究所。此種種統屬於政府之下，其政府主持者之更迭，須有一定軌道，則此三者之建設，亦因之而安定，而進步。反是，其為政府也，仍古人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不守國家大法，以暴力決勝負或割據一方以分裂為快意，此皆反於所謂安定性，而為現代國家之所無者也。以英美言之，一旦邱吉爾與羅斯福去職，則依法另推一人，為總統為總理，而

海陸空軍與農工百業安定如常，決不至驟然不寧，令人失所依據。此亦現代國家特徵之一，其重要性不在國防與工業化之下者也。此政治安定性果何道以致之？應之曰：第一，國家必有基本大法為文武百官所共守，不至一人敢有違言。第二，軍官與文官進身，有一定制度，不因人情，親疏，安分高下，然後其賞罰黜陟之公心，為人所共見，服公務者各盡其才，而無怨言。第三，政府之一切大政，一切預算，皆受民意機關之監督，不以人情好惡為之增損，而生朝令暮改之弊。此三者又統受其成於憲法上之人民總選舉，民意所可，政府從之，民意所否，政府不敢或違。此種政治上之習慣能養成，則政治上之安定性自因之而至矣，反是，法守不立，惟逞私意，操兵權者，挾兵以脅人，文人與之勾結，為攀龍附鳳之計，雖有至強之國防，至大之工業，徒為分裂造亂之媒，雖語夫日新月異之建設，雖欲自廁於大國之林，其可得乎？試問方今舉世界上安定之國，必曰英美，雖德俄不及焉。革命後之法國，待至第三共和成立二三十年，而後世人方信法國政局之持久。則號為民國者，不獨民主法治之基礎應及早確定，其平日之養察亦必待歷有年所而後養成，又可見矣。

結論

嗚呼，國人苦國家之離析於茲有年矣。抗戰之初，所期望者曰免於亡國之奴隸而已。何圖苦戰六七年，昔之分裂者，今因之而統一矣；昔專以對內為事者，今舉知對外之大義矣；昔立於不平等條約下者，今剛外人以平等待遇加諸我矣；其尤可引為幸事者，昔之為弱國為亂國者，今竟驟廁於強國之林矣。國外同情之人如裴氏者，更為之傳播曰：東四省仍為中國領土，曰臺灣交還中國，曰高麗應為獨立國，曰日本在中國境內之財產，應移交中國作為賠償費。吾人常以敵軍未離國境，不敢對於和平條件輕有主張，乃其為外人者，已先我而大聲疾呼，能不令人歡欣鼓舞乎？雖然弱國之境遇固可悲，強國之負任亦豈易負，為大國為強國者，自有其大國強國應具之規模也。試為之假想曰：以國防力陸軍二十師，其裝備經費幾何，坦克大礮之製造廠何在；以中國海岸線之長，不能無海軍，則主力艦若干，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若干；空軍則假定第一線飛機為千架，其經費不過鉅，尚不至如海軍費之難於擔負。然此陸海空軍，無一不需鋼鐵，自身之鋼廠如何，鐵鑛產額如何，鐵以外之合金如何，此所謂大國規模者一。陸海空之國防，無一不與工廠相關聯，故應有鋼廠，礮廠，造船廠，飛機廠，煉油廠，即令此各種工廠初立之日，其機器等件，向美國賒借，然此種不生利的事業所以還本付利者，不能不出於國民之擔負；而所以維此工廠者，又必須有若干工程師與技工之養成，此所謂大國規模者二。既有國防與國防工業，國民負擔因之而加重，他國國民除其農民田地上之收入外，有工商百業之收入，有海外投資之收入，有輪船運輸之收入，惟其平日之積蓄多，故政府所以彌補其財政上不足者亦易為力。吾國今後既須有此龐大之國防，又有兵燹之恢復，農工商百業之振興，更加工業大借款之還本付利，則此一張預算表如何編成，此所謂大國規模者三。既有國防與國防工業，則科學家技術家之養成如何，國外有新武器，吾如何以自己之發明禦之，國外之各種技術日新月異，吾如何與之並駕而馳。此所謂大國規模者四。凡此文武兩方之建設，試求其例於最近之蘇俄，則有其三個五年計劃，歷時十有五載，日本則積六七十年之久而後成功。以云我國其進行之速，決難追蹤蘇俄，較之日本，或可縮短，然則今後三四十年中，謂為吾國之國防建設工業建設時期可也。雖然除此戰後國防建設外，其成為問題者，有淪陷各省之恢復，有文化事業之復興，有東四省國權之維持，更有因戰事而生之非常手段，如通貨膨漲，尤為戰後金融上之急應補救者，蓋必先有穩定的幣價為盈虧計算之單位，而後工商百業乃能發展也。由此言之，戰後立國方面之大事，若是其多，雖盡全國人之心力以圖之，尚虞其不克計日程功，何能再容疑貳心理以自鄶其財乎？吾願全國上下同心協力以迎此民族復興時代之來臨，此四五十年來國人所夢寐求之而不得者也。抑且吾人萬不可忘裴氏道德的健康之

語，道德云者，在西方言之，其反面為物理界，為自然界，指人事而言，指意志理智情感三方面言之。昔日之病為媚外，倘令趨於他一端而為輕外，是為情感上之不健康；昔日惟知以模仿外國為事者，今則自恃過甚，發為一切西方學說皆為吾所固有之狂言，是為理智方面之不健康；昔自安於貧弱而不知上進者，今則惟恐他人之不重視，甚且自高自大以為強國可以一蹴而幾者，是為意志上之不健康。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此吾國所當深戒者也。方今戰事未了，應蓄之以貞固，勿喪氣，勿懈怠，戰事既了之後，謙抑自持，平心靜氣，決定其對外政策，與行政計劃之規模大小與日期長短，庶幾吾國一統與治強之日，其旦暮遇之乎？

三二，六，三十。

爭取絕對勝利的建議

史國綱

在聯合國積極準備歐洲登陸和美國有從阿圖島進攻千島羣島可能的時候，軸心國一定也在極力設法，如何挽救她們的厄運。她們的方法，要眞正能夠立即發生效力的，在軍事方面，不外暴日進攻重慶，先解決中國的抵抗力；德國再發動夏季攻勢，進據莫斯科，使蘇聯屈服。而在外交方面，軸心國對蘇聯，則挑撥離間，利誘威脅，儘量使用，期望在最後的一刻，蘇聯會入她們的圈套，使整個反侵略戰大為改觀。假使這些都不發生效力，那末軸心國很會改變策略，採用拖延戰術，打到雙方精疲力盡，都得不到絕對的勝利，以保留自己的地位。因此聯合國要達到完全勝利的目的，對於這種種，應該從速施行應付的辦法，使牠們絕無實現的可能。

暴日進攻重慶的迷夢，由於我國最高當局指揮的優越，將士的用命，以及少數空軍的協助，已經完全粉碎了。這次鄂西大捷，至少有兩種意義，聯合國方面不該忽視。第一，暴日對於中國戰場的重視。她知道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攻擊她本土最可靠而有效的基地，祇有中國；否則她決不會調派駐在湘鄂的全部大軍，向重慶進攻，作孤注一擲。第二，空軍在中國戰場上的價值。以前陳納德少將曾說：『五百架飛機即可驅逐日軍出中國』，當時聽來有些不可信，現在卻可見其正確性了。從這兩點上看來，聯合國當及時利用中國身經百戰的軍隊，儘量給現代配備，增派飛機，以克復軍略上非常重要的據點，作為轟炸暴日本土的基地。這種策略顯然是最經濟而收效最大的。我們這種建議，決不存絲毫自私心；唯一的目標祇是在如何給暴日致命的打擊。我國在抗戰最初的四年裏，對於擊潰暴日，已有絕對的自信力；現在決不會不顧整個反侵略戰爭的局勢，作自私自利的要求。惟攻人須攻心，而暴日的心臟卻在她本土；此外枝枝節節的打擊，無損於她的整個力量。所以為反侵略戰的勝利計，我們曾迭次提出趕快給與中國有效接濟的要求。這是暴日所最忌，而聯合國該克服一切困難來實施的。

德國對蘇聯的夏季攻勢，即使成為事實，也難逃避暴日在鄂西的命運。在已往的兩個夏季攻勢裏，德國所能調動的兵力，一定比現在雄厚許多；然而她還不能完成預定的目的。在目前聯合國不斷轟炸和隨時在歐洲登陸的情形之下，防線之長，可說是空前的了，加以德國的運輸工具，頗感不敷應用，軍事上的調動，必不能像以前那樣靈敏，不得不在各地多駐防軍；因此她對蘇聯的攻勢，可斷言不會像前兩次的猛烈。何況蘇聯的軍事實力，愈戰愈強，和德國成為反比。在

這種情形下，德國雖有發動進攻莫斯科的現象，可說威脅性的成份居多；而實施起來，恐怕反容易促成她自己的崩潰。

此外聯合國的要害，並沒有感覺到受威脅的地方。可說主動的地位，完全在聯合國掌握之中；不及早利用，坐失時機，影響必甚重大。但是軸心國外交方面的活動，卻不可不防。

關於這點，因爲反侵略的蘇聯和侵略的暴日，始終沒有斷絕外交關係，軸心國的活動無疑地集中在蘇聯。德國原來有一派學說，主張德、蘇、日聯合，爲控制全世界的基礎。現在德、日在印度會師，已絕對不可能。又安知不復活已被拋棄的主張，以挽救目前的厄運，希冀完成最初的目的？何況德國處於被圍的現狀之下，一定催促暴日，從速策應；而暴日有作爲的，唯有利用她詭計多端的外交伎倆，厚利引誘，以改變蘇聯的態度。除蘇聯之外，她是無計可施的了。

以蘇聯對於戰爭與和平的觀念而論，亦不免使軸心國產生覬覦的心念，以爲她們的外交伎倆，或者能夠奏效。不論在理論或實際的政策方面，蘇聯對於戰爭或和平，並不認爲是相反的，而是可以互相通用的。換句話說，戰爭與和平是性質相同的工具。假使一個目的，戰爭不能夠實現，而和平卻能夠實現，她就採用和平；或者和平不能夠實現，而戰爭卻能夠實現，就採用戰爭。明瞭了這點，不難理解自十月革命起至德國入侵止一段表面上看來常常在改變的蘇聯外交政策。既然這樣，軸心國或者以爲對於蘇聯，有設法使她改變態度的可能。同時也使我們覺得這種軸心國對蘇聯外交活動的猜測，並不是神經過敏。

那末蘇聯政策的目的是什麼呢？簡括說一句，就是在主義和政制完全不相同的國際中，維護並鞏固無產階級執政既得的地位。可以在軸心國方面，也不難花言巧語，使蘇聯達到這個目的。但是我們敢說今日之蘇聯，是決不會上當的了。

聯合國勝利的目標是爲全人類謀幸福，實現羅斯福總統所倡議的四大自由；軸心國的是奴役全人類。無論如何，蘇聯的國策總是和聯合國勝利的目標相近。加以軸心國向來以反對共產主義爲號召；就是德蘇協定成立之後，德國雖稍稍改變態度，也未能持久，終至侵犯蘇聯。所以軸心勢力的存在，不必說到勝利，對於蘇聯的前途決沒有好處。這一點想蘇聯當局必能明瞭。

蘇聯絕無侵略的野心，祇有調整不合理國際狀態的意志，這又和聯合國的目標相似。軸心國的可說完全相反。侵略者的野心，自來就沒有止境的；不到全世界入他的統治，不會罷休。間或停止，不過是暫時的養息而已。歷史上有許多證例。所以軸心勢力的存在，對於蘇聯絕無好處，卻可斷言。

國際秩序的維持，有賴條約的尊嚴和諾言的遵守。然而這些，都被軸心國破壞無餘了。就是蘇聯，也因爲德國隨意撕毀條約的狂妄舉動，國土內受到空前的蹂躪。至於暴日，則更進一步，在偷襲英、美海軍根據地的時候，仍談親善，並裝出種種聯絡感情的舉動。這種無信義的執政機構，不加以消滅，未來的國際社會決無寧日。

從以上三點看來，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無論軸心國如何威迫利誘，蘇聯亦不致於上鉤。何況蘇聯是聯合國之一，和其他聯合國有共同的目標；現在共向勝利的大道邁進，決不會受軸心國的矇蔽。所以最近自動取消爲三國際，是針對軸心國這種活動的有效方策。這至少在挑撥離間方面，軸心國喪失了一個動聽的對象。

在史達林氏給路透社記者金氏的覆信中說：「共產國際之解散，爲適當而且合時之舉，因其有利於一切愛好自由之國家，對公敵希特勒主義共同作戰之組織。」這是很對的；然而依剷除整個侵略惡勢力的立場，這未免過於狹窄。因爲聯合國所要消滅的，不但是希特勒主義，還有暴日。所以希望蘇聯今後不再說對希特勒主義作戰，而說對整個侵略惡勢力作戰。第一步應及早和暴日斷絕外交關係；這才能造成聯合國真正大團結，才能夠消滅軸心國想利用外交方法來挽救厄運的企圖。假使如此，那末軸心國目前可能的外交活動，也和軍事方面的一樣，必同歸於失敗了。

再次要檢討如何對付軸心國改變戰略的問題。這就是軸心國改用拖延的方策，以謀造成雙方無絕對勝利和絕對失敗的局面。這種策略，固然沒有成功的可能；但是延緩同盟國完全勝利的時日，必將加深全人類所受到戰爭的痛苦。而事實上，又不是並無應付的良策。最有效的，就是以其人之術，還治其人之身。已往軸心國採用閃擊戰術，得到意料以外的收穫；現在同盟國也該效法，對軸心國的要害加以致命的打擊，在最短時期內剷除整個侵略惡勢力。

總之，現在聯合國方面，團結固然是非常美滿；但是在作戰方面，還沒有產生完全統一而最有效的體系。因此若干戰場，費力大，收效小，可說是一種浪費。今後希望全體聯合國家，不要過份顧到自身的危險，把實際上的確不需要的作戰力量，保守在自己的境內；該騰出一切多餘的力量，來建立攻擊軸心國要害的基地，直接向軸心國的要害進攻。這樣，照目前聯合國全部的生產力量，必能應付裕如；生產不足以供給歐亞兩大戰場的同時進攻，顯然也沒有充份的理由可說。假使聯合國採取主動的閃擊戰略，軸心國勢將應接不暇，就不會再有餘力，來擴展她佔領的區域了。所以全體聯合國應當以如何才能在最短時期內剷除整個的侵略惡勢力為唯一對象，而不再存着各顧各的心理。

三十二，六，十四，渝。

全般戰局的考察

龔德柏

當我執筆作此文時，歐洲戰場正在密雲不雨，除空中外，地面幾無戰爭。而太平洋方面，美軍在所羅門羣島之倫多瓦島登陸，並佔領特魯布里安德，烏德拉克羣島，與薩拉摩附近之納索灣，及新喬亞島東南端之維盧港。美軍這些舉動，似非決戰階段之行為，即此戰之結果，不能決定全部戰局。預料在本文與讀者見面時，東西兩方都有決定性之戰爭發動，所以我願就全般戰局，加以觀察：

太平洋戰場雖甚重要，但盟國當局似仍以歐洲戰場為重；大部力量，似亦在歐洲。目前一般形勢，盟國對歐陸，似在引滿待發。據英相邱吉爾六月三十日在公會廳演說稱：「地中海及其他地點，在秋季落葉以前，必有激戰」。邱相這種保證，我們認為可以兌現，決不是空頭文票。所以歐洲戰場，不久將有決定性之戰爭，似非空想！

進攻歐洲，在一般人腦筋中，有「歐洲堡壘」之觀念；以為該堡壘一定很堅強，而不容易進攻。尤其這些堡壘，都係沿海岸線建築，盟軍要在敵前登陸，更不容易。所以認為這次進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然戰爭是極危險的事；而所遇的敵人，又是極強而好戰的日爾曼民族；更有沿海堡壘作護符，當然是難攻的。但我相信：不攻則已，攻則一定成功！

現德軍已喪失了自信心，所以戰鬭意志，已非常低落，較之戰勝法國時之德軍，其強弱有天淵之別。以這樣喪失戰鬭意志的軍隊，防守歐洲堡壘，當然是比較容易攻陷。這是我主張盟軍一定成功的根據之一。

但我之主張盟國進攻一定成功，此外還有理由。即歐洲堡壘本身，是否靠得住，還是一個疑問。大凡建築堡壘，第一要時間；第二要材料；第三要人力。由法國失敗，英國從西線撤退，才三個整年，在時間上不為充分。並且在第一年內，德軍氣吞英倫三島，隨時可在英倫上陸，絕對沒有人相信英國會向歐陸反攻。英國旣不能反攻，德

圖何必建築堡壘，作守勢之打算呢！第二年德軍攻蘇，或者恐英國反攻，才建築堡壘。所以德國建築歐洲堡壘，僅有兩年時間，殊不能認爲充分。英國建築新加坡軍港，費十七年，還防禦未能周密，被日本毫不費力攻陷。何況兩年間建築的全歐洲堡壘呢！

所謂歐洲堡壘，係由北邊匹特薩莫（Petsamo）到西南西班牙邊境，共達三千六百餘英里；再由地中海西班牙東境，到東邊土耳其邊境，包括各重要島嶼在內，約爲五千英里。兩邊共達八千六百英里。卽等於由上海循京滬，平浦，隴海各鐵路，達新疆迪境塔爾巴哈台的三倍路程。以這樣長的海岸線，僅僅兩年光陰，要建築極堅固的防禦堡壘，談何容易！卽令時間上來得及，但要多少洋灰鋼鐵？多少人工？卽在平時，以全德國的力量，恐怕都辦不到。而況戰時材料人力既極缺乏，又不容易運輸，更何能建築完善的工程呢！

德國對於歐洲堡壘，當然盡力宣傳，並且曾請中立國記者前往參觀一部分工程，參觀的人，也有爲之宣傳盡善盡美的。但這僅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德國並不許人參加全部工程。一部分雖完善，大部分是草率，甚至根本沒有工程，那一部分完善的，也等於零。因爲盟軍進攻，一定是選最弱的一二點，絕無人攻堅的。一點突破，全部作廢。馬奇諾防線三百餘公里，僅由色當一點突破，全防線卽成廢物。而況歐洲堡壘還不能作到馬奇諾防線的程度，誰保其不爲馬奇諾防線之續呢！

我們退一步想，假定歐洲堡壘是堅固的，但堡壘是死的，沒有人守禦，絕無效力。八千六百餘英里的長堡壘，要多少人防守呢？一英里派一百人防守，就要八十六萬人。一百人在一英里內，能發揮多少力量？目前有一個宣傳電訊，說德國派二百五十師守歐洲堡壘，這殆等於德國全部兵力。這消息當然不可靠，卽令是眞的，也不足道。二百五十師，至多四百萬人，每英里也僅有四百多個兵防守，還是力量微弱不足道，並且犯了兵家的大忌。（孫子「虛實」篇云：「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德國的歐洲堡壘，正陷於這種狀態。若德國果然以二百五十師防禦歐洲堡壘，其愚眞不可及，盟國戰勝，更要容易了！

我們再假定德國有兵防守，不要兵分力寡，但古今中外的戰史，有一個原則，卽是「堡壘一定是陷落的」。但有幾個例外。一個是攻者因糧食不繼，不能續攻。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常見的。今後的盟軍，不攻則已，攻則決無糧食或軍火不能供給的道理。所以這個例外，不能發生於歐洲堡壘。二是守軍還有反攻的力量，能突破攻者的包圍線。目前德國的力量不能攻英，更不能攻美，突破包圍線是不可能。但在另一端，德國或者還希望擊潰蘇聯，在東方求退步，以延長運命。但亦不能如英美何，而非嚴格的突破包圍線。而況蘇聯絕不能擊潰呢！三爲堡壘外還有一枝援兵，能擊破包圍線。目前德國很希望日本擔任這項任務，卽令達到目的，只使蘇聯負擔較重，而於英美進攻，是毫不生阻礙的。所以也不能成爲突破包圍線之救援軍。除了這三種例外，一切堡壘是陷落的。所以歐洲堡壘也一定陷落，不能例外！

以上是說盟國進攻的話。但德國方面，難道硬等盟軍進攻，毫無動作嗎？這在德國的戰爭哲學，是不許可的。他要突破包圍線，一定有所動作。我在本雜誌第六期曾經說過，不再贅說。而且日本也要以德國救兵的姿態，現身於世界戰線。所以不久將來，歐洲戰場固然有激烈的戰爭；而太平洋戰場也有激烈戰爭。並且兩方都是空前的激戰，豫料軸心強盜將用一切殘忍手段，以求邀倖獲得勝利，延長其運命！

因爲德國要突圍，日本也要以援助德國向包圍軍突擊的姿態登場，結局德國固然會被盟軍徹底解決，結束歐洲戰場；而日本也無異自投羅網，使盟國獲得早日解決日本的機會。因爲日本一蠢動，美國大量飛機，都會大部分向亞洲出動，以蘇領濱海省爲根據地，向日本轟炸。

日本目前已到三期肺病的最末期，我們看他這次臨時議會所決定的「企業整備」案，已決定把所有和平產業的機械，與大部分作戰工業現在不能勤工的機械，統統作廢鐵使用，其到末期症狀，已充分證明。這種結果，我早已料到，我在拙著「一九四二年的日本國力」（商務發行）中，曾明白豫言其必然性。這是最後手段，過此就要自斃。若美國佈滿天空的飛機，早日轟炸，更要促其早日倒斃。所以盟國兩場戰，要作一場打，提早最後勝利之期。這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最切合的例。即唐高祖武德四年（西六二一年），秦王李世民（即英武的唐太宗）圍王世充於洛陽，世充求救於夏王竇建德，建德率大軍救洛陽，秦王擊擒竇建德於虎牢關，洛陽亦降。這一戰，秦王不但平定河南；並河北的夏國亦平定了。這是兩場戰作一場打的先例。這次日本他要作竇建德，自己送死。以盟國今日的力量，同時予以擊潰，是有充分把握的。所以這次盟國雖只打算解決德國，而日本也在自己送來，使之一齊解決。這是天心厭亂，特地使早日恢復全世界和平吧！

七月二日稿。

納粹潛艇魔王鄧尼資

許君遠

如果美國人把山本五十六當作第二號敵人（頭號敵人的寶座當然要給希特勒），那末論罪行罰，第三號敵人應該就是德國潛艇魔王鄧尼資(Karl Doenitz)了。

山本祕密地建立了日本海軍，鄧尼資祕密地建立了德國潛艇，同樣給予盟國最大的威脅和災害，在我們最後勝利的途徑上平添了無限的障礙。山本死後，怨毒要集於鄧尼資一人之身，他已經取得了第二號敵人的資格。

是誰造成了鄧尼資的地位？和山本五十六一樣，在這次大戰以前他還是一位不爲人所知的人物，實際上遠在一九一〇年他就參加了德國的海軍，三十年來不曾離開他的本位工作。自始至終他就看不起海面艦隊，上次大戰中的被俘尤其加強了他那「潛艇萬能」的信念，認爲唯有潛艇纔能促着德國在下一次的大戰中獲勝復仇。

不論他的信念是否正確（歷史會給他下一個結論的），他的工作充分表示出超人的毅力。出身於一個普魯士的中產家庭，由於傳統的職業使着他發生對於航海的愛好。最先在一艘輕巡洋艦上服役，一九一七年轉入當時正在迅速開展的潛艇部門，翌年接受了一隻潛艇的指揮，在地中海上巡邏。一次他冒險襲擊英國護航艦隊，力不能敵，把潛艇鑿沉，艇手全體就縛，最後過着同赫斯一樣的囚虜生活，不過時間很短促（因爲戰時不久就結束了），而且具有戲劇性的意味，他演了一齣禾江裝瘋，狂暴叫囂，使着忠厚的英國紳士不得不把他移往孟徹特(Manchester)的瘋人院中。

今天他是以潛艇司令的資格兼任艦隊總司令，在今後的大掙扎中他未始沒有再度被俘的機會。如果那樣，英國人也許不會像從前那末容易受騙了。

其實遠在二次大戰爆發以前鄧尼資就有過再度囚俘的危險。倔強任性，熱心服從，常常使着他自己陷身於樊籠。一九三七年，希特勒任命他擔任潛艇司令，他不相信英國海軍部關於波特蘭(Portland)海軍根據地水流的報告，親往英倫海峽勘查。不幸被一艘英國驅逐艦偵覺，施放深水爆炸彈，迫使他們浮上水面，艇長匆匆地道歉之後，轉身逃脫，艇中高坐的人竟未被發現。

倔強任性是他的痛苦的來源，同時也是他的成功之母。在威瑪共和政府(Weimar Republic)時代，德國受着條約限制禁止擴充海軍，鄧尼資就在作着大潛艇的迷夢，從一九二八年以後海軍大將萊德(Eric Raeder)和福斯特(Richard Foester)二人秘密給予精神的鼓勵和財政的支助，使着他潛心於這種兇猛殺人利器的製造，把英美完全瞞在鼓裏。這尤其和山本五十六的情形近似。在一九三四年的倫敦海軍會議席上，他擔任日本的代表，強硬地堅持五五三比例制度的推翻。當時英國建議，如果比數廢棄，至少要使三國中間保持着消息的交換，讓每一個國家知道另一國家的造艦情形。

「很抱歉，不成！」山本說。

「但是日本隨時知道其他國家的建造情形，對它也不無價值。」

「我們可以知道」，山本很坦白地說，「但是你們不能」。

於是同盟國的雍容大度，竟東西一轍地受着納粹和暴日軍閥的擺弄了。

一九三三年納粹取得政權以後，更使着鄧尼資的工作推進增加便利。他研究潛艇戰術，發明最靈敏的警覺器，和飛機取得聯絡，最近並且採取集體作戰方式，以對抗盟國的反潛艇護航隊。不僅在潛艇本身，他對於製造廠所也力予分散，造成了目前盟機轟炸困難之主因。老謀深算，純粹表現日耳曼人的作風。

大戰爆發以後，鄧尼資的計劃逐步實施，由一九四二年北非吃緊，地中海交通斷絕，盟國接濟物資必須繞道好望角，這時納粹潛艇也移轉其根據地於西非海岸，使着盟國幾於窮於應付。在十二月底以前，美國造船當局曾經幾次發出緊急呼籲，坦白報告船隻損失數字超過生產量。直到今年三月英美加舉行反潛艇會議，才制定了最有把握的方案；不只對於空軍海軍的聯繫有所改良，就是擊毀潛艇利器驅逐艦的建造也有徹底的通盤新設計——要點是減小艦身，加重裝甲，配以深水爆炸彈，並且使它的速度超過任何潛艇。這事大概試行有效，美海長諾克斯六月十五日曾在招待記者席上宣稱：「反潛艇戰正在進行，商船沉沒之減少與補充皆甚圓滿。潛艇戰爭現正進入寧靜時期，但能經歷多少時期，則未能預知。戰事一日不止，潛艇戰即一日存在，惟吾人希望減低至某種程度，使吾人之損失，能在軍事上成為無足輕重。美國在本月中能完成護航用之驅逐艦二十艘，希望在春末前，數量能大為增加」云。

這個說明頗可作為前文的註脚。

所謂「寧靜時期」，正是因為納粹潛艇無所適從之故。北非美軍登陸之初，德國艦隊總司令萊德為了要把海底艦隊調到接近本土的海岸，希特勒在一月間免去他的職務，另以老將所提拔起來的鄧尼資替代。隨着就有突尼西亞盟軍大捷，地中海海運大開，德國潛艇的次一動向完全要靠鄧尼資的如何決定。而且護航新潛艇的不斷製造，足以成為潛艇魔王的冤家，潛艇效力減低，不啻解除了納粹的海上武裝，因此鄧尼資的末日或許比希特勒的末日更為提前降臨。

鄧尼資生於一八七一年，今年已經到了五十二歲的年紀。毛髮蒼白，皺紋滿面，卻過着非常規律的日常生活。每天早晨五時起牀，拉着他的愛犬「狠」作一點鐘的散步，七時開始工作。在德國國內他已經有了「潛艇戰略大王」的令譽，「無情地擊沉；殺無赦！」已經成為他的格言和信條，也就是未來國際審判時候據以定罪的根據。

一個倔強任性的人，殘忍無儔。在他就任艦隊總司令的時候曾經有過如下的聲明：「我要把整個海軍實力集中在潛艇戰爭，以後它會更猛烈更有決定性。……德國海軍將作戰到勝負判明為止。」

——粉碎他的信念，我們要以實力擊毀他的狂言，從速建立反潛艇戰的力量，促成盟國最後勝利日子的提前到來！

三十年六月於重慶

工業化對國民德性的影響

陳伯莊

中國過了兩千年一姓王朝統馭着農村宗法社會的生活，養成了兩個大毛病：第一是不肯認眞，第二，聽天由命。不肯認眞，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產物；聽天由命，是幾千年農業經濟的產物。不肯認眞是對當前事體最不好的態度；聽天由命，是對將來事體最不好的態度。

東漢季世在野的清流，反對烏煙瘴氣毫無是非的王朝，結果是失敗了。繼之以曹操司馬懿的權詐鞭笞，威迫利誘，大家索性改變作風，假裝假騃消極反抗的到竹林裏去談玄。范滂臨刑的時候，對他的兒子說：「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這樣的自璧不可爲，所以阮嗣宗祇好「中夜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而一般的人們都要跟着胡廣「庸庸多厚福」的路線去走了。於是而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的鄉愿，成了典型的勝利者。兩千多年前孟老夫子痛罵鄉愿，兩千多年後人們把孔老夫子在陳絕糧編個笑話，說是：

孔子叫子路去米店借糧，米老闆要考考他，寫個「眞」字給他認。子路率爾而對，說是個「眞」字。老闆搖頭，說他冒充聖徒，不肯借米。子貢又去，遭了同樣的失敗回來。最後孔子親身上門，米老闆依然寫個「眞」字來考孔子。孔子笑一笑說：『這是「直八」』。果然米借到了。後來門徒問他，他說：『這個年頭認「眞」不得』。

在沒有是非，沒有法律的社會，認眞便要吃虧，「難得糊塗」便成了上智。還有人說，中國人缺乏同情心，路上見了死人，掉頭不顧。他沒有想到士窮可以草菅人命的社會，弄到人們習於長禍，看見死人也不敢聲張呢！

農業係「靠天吃飯」的生產。你儘管終歲勤動，一場風雹，一陣洪水，可以把你的生計一掃光。再加以靜止的社會，「苦力」之子恆爲「苦力」，誰叫你生得命苦。於是而命運哲學(fatalistic philosophy)成了人們的自慰劑，而自強不息的君子，他祇好居易以俟命了。況且從草澤揭竿而登大寶的英雄，更樂得把大家安排到命該臣妾的地位，再拿讖緯符命來欺騙羣衆，說祇他自己是眞命天子。

然而羅素先生恭維我們說：「中國人的生活最合理」，慚愧慚愧，如果適應環境來求生存求自慰算是合理，那末，不肯認眞和聽天由命卻也是合理的。

祇是講道德說仁義，是不能移風易俗的。譬如拿作弊來說罷，人們何以作弊？因爲日常的經濟行爲，需要作弊，因此作弊便有了生存價值(survival value)。例如上海的零售米店，他們的米價和十六鋪批發米店的價錢差不多。他們既然從批發店買進，要不將次米攙入上米，作上米出賣，他們的生意如何能做呢？中國的生意普遍的給回扣拿賄佣，農產品上市，普遍的攙水攙假攙雜。追逐蠅頭小利的貿易制度便養成了市井小人的生活習慣。未脫離中古商業的經濟社會，不容許你離開他經濟行爲的範疇而生存於市井，不容許你講道德說仁義而不吃飯。你祇好在商言商，而甘自不列於大雅之倫。所以生產方式和貿易制度，深深的支配了生活習慣，而鑄成人們處事的態度與及跼蹐的人生觀。總稱之爲國民德性和風俗的養成。

中國是要踏進工業化的大路上去了。工業要運用物質科學的，他的生產成果，不是「靠天吃飯」，而是有把握的。運用物質科學的工業生產，不容許你對物質弄玄虛，不容許你對物理頑手段，你不能馬虎，不能敷衍。除非你是有神經病的橋樑工程師，你決不會對鋼材規

格不忠實，對機械力學開頑笑，所以工程技術自然而然的養成對事忠實對事認眞的習慣。成果有把握的生產，自然而然的養成一種事在人爲人定勝天的人生觀。所以工業化——近代生產方式——對國民德性和風俗必然發生重大的影響。二千年前儒家的德治論，甚麽「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實在沒有捉着癢處。

不是祇有經濟制度生產方式支配一切。民主國家的英美，司法有公道，所以人權有保障，輿論有自由，所以社會有是非。他們不須認「眞」做鄉愿。所以馬克斯一類的唯物史觀，也祇是片面。

穩定戰後世界通貨計劃之原則

孫九錄

英美兩國爲澄清戰後經濟貨幣紊亂的局勢，免除戰前世界通貨惡戰的不幸起見，特各發表穩定戰後世界通貨計劃。美國且已邀請盟國個別會商，其目的不外爲穩定戰後國際匯率，以發展戰後國際貿易，謀樹立國際間的通貨合作與經濟互助，這當然是一件極重要措置。

先以美國摩根索之計劃與英國凱恩斯之計劃作一比較，兩計劃相同之點有三：

(1)取消詭詐之幣制政策，不主張統制外匯與以貨易貨制度，而維持自由貿易。

(2)確定一國際通貨金單位，使各國貨幣間接與黃金發生聯繫。

(3)規定各國貨幣在國際貿易上之固定匯率，使其不得任意貶值，相互競爭。

英美兩國計劃不同之點有四：

(1)美國計劃參與國須擔負鉅額平準基金，而以基金管理局爲國際合作機構；英國計劃國際合作無須資產，故參與國無負擔而僅以國際清算聯合制之管理爲國際合作機構。

(2)美國計劃注重於各國之存金額；英國計劃則着重於各國對外貿易之清算，即創立一個「一般皆可接受之國際間的付款方法，亦即在各參與國中央銀行之間提供一種結賬方法」。

(3)美國計劃以平準基金管理機構爲一純粹穩定各國貨幣匯率之機構，而不能從事於其他較廣泛問題；英國計劃則主張以國際清算聯合制度爲戰後世界經濟發展之基礎。

(4)美國計劃中之以黃金爲準備的國際通貨可以在參與國間任其轉移，而[illegible]準基金管理局之組織與付與平準基金管理當局之權限足以使多金之國可以操國際經濟金融的霸權；英國計劃中之國際通貨則僅爲建立一般皆可接受之國際間清算制度下之付款時的計算標準，參與國於辦理國際清算時交付之黃金收入清算賬戶內之後，不得要求付出，於是黃金不復再爲國際間貨幣之主宰。

英美兩國計劃之不同，反映英美兩國戰後在經濟利益方面不免發生衝突。英國製造商聯合會之報告書表現戰後英美在經濟圈內將遇到某種程度摩擦的危險。因目前美國的經濟勢力已佔居英國十九世紀的地位，戰後可以在任何自由市場於生產和銷售方面都超過任何一個工業國家。如果美國開足工業機構的馬力與別的國家相競爭，結果將使其他國家不能不採取防守政策，實行限量進口制，定量的以物易物辦法，外匯統制以及其他反抗自由貿易的精神。英國甚至可能發生如此矛盾，即英國可與任何國家維持自由貿易，獨對美國則否；然而美國的政治合作與政治協力又爲英國所需要的！

美國在戰後將[illegible]全世界經濟之牛耳，英國尙且有與之能抗之微。

何況中國本來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經過此次長期抗戰，破壞區域之廣，使經濟上窮之益甚。戰後世界通貨問題，與吾國戰後國家建設之前途國民經濟之發展息息相關，決不能視之等閒，隨便苟同別國的主張。不過四大同盟中，蘇聯之農業工業富庶區域，受之摧殘亦甚慘烈，歐洲資源日益枯竭，惟有英美尚有餘力足予戰爭犧牲者以具體的援助。我國爲顧全盟邦在戰時共同合作的精神，以及英美國際間經濟金融上具有領導能力之事實，且爲戰後建設須賴借貸外資起見，持論與主張決不宜過於理想，必須在政策上稍受約束。故一方面須維護權益，爭取前途；一方面仍須顧全事實，遷就友邦。爰將我國對於各種問題應採之立場分述於左：

(一)黃金　近年來世界黃金產量有不敷幣制應用之勢，而各國持有量又復分配不均，許多經濟學者對於金本位制均別具見解，主張國際間債權債務無須用黃金爲解決工具，而實行以貨品爲單位的貨幣制度。我國既非產金國，且國內現金經此次戰事已告枯竭，在理論上自不必再同情於通貨價值係待自其以黃金爲準備之說，而應主張貨幣國定政策。但因美國持有世界黃金的百分之八十，爲答酬美國在戰時對於盟國之援助起見，不能廢棄黃金不用，必須承認黃金尚有高尚價值，爲其開闢一穩定可靠之國際出路。不過黃金僅可用作穩定國際匯率與淸算國際債務之工具，而不能使國際貨幣之命運再受世界黃金供給量波動之影響，以至國際間物價與貿易均遭不幸，而使經濟落後國家不惜以種種經濟上不安定現象充維持黃金之代價。

(二)國際通貨　確定一定分量之黃金爲國際通貨單位，再依此以協定各國貨幣之匯率，如是各國貨幣與黃金均間接發生聯繫。惟國際通貨之用途，限於作爲計算各國貨幣匯率之標準，與淸算國際貿易差額之單位，以節省國際淸算所需要黃金的使用；而不必硬幣或紙幣發行，或在參與國間任其轉移，以免多金之國操國際經濟金融的霸權。

(三)國際平準基金　中國戰後財政雖極困難，仍可以贊同設立國際平準基金。最先之分擔額自當向富有之盟國——美國借貸，以目前中美平準基金協定爲例證，中美雙方當均無不利。國際平準基金之用途，除供作增強穩定各國貨幣匯價之力量而外，同時用以保障支付國際貿易上之差額，以節省國際淸算時所需用黃金之流動。因此，各國之基金分擔額應視其所存之黃金，外匯，與國家歲入總額及其對外貿易額諸因素而決定之。

(四)管理權　管理機關由參與國各派代表一人組織董事會。國家不論大小均有一定基數之投票權，此外則按其國家之人口，資源，基金分擔額與國際貿易額之多寡爲遞增標準。因人口多資源富的國家，其經濟潛在力量亦極雄厚，對於世界所負責任並不亞於表面上富有之國家。但任何一國之投票權不得超過全體的百分之二十，如是任何決定至少須經三個以上經濟力量雄厚國家之同意，可免一二國家操縱之弊。

(五)自由貿易　英美兩國計劃之精神在於維持戰後之自由貿易，其結果國際間必然發生超額借差與超額貸差之現象，因此方案內對於超額借差與超額貸差之處理均有詳細規定。發生國際超額借差與超額貸差之主要原因由於參與國之國際貿易收支不能平衡，及至發生此種現象之後，又須向參與國建議在內政上採取各種適當措施以恢復其國際收支平衡，豈非一極矛盾主張！何妨不明白規定參與國均須各自計劃的統制其對外貿易，以溝通國際間之有無，而儘量避免超額借差與超額貸差之現象，方爲合理。至於我國因亟須建設，更不能不從民生主義出發，對於國際貿易採取由政府統制的政策，使國外物資之輸入集中於生產性工具的購買，但決非深閉固拒之謂。我國惟其因建設，戰後需要外國機器等生產工具，其量至多，於是遂不能不輸出人力與物力以大量天然物資與農產品向國外交換所需要之機器等生產工具。這當然是一種交易。可以戰前蘇聯與美國曾建立極滿意的商業關係爲例證，英美可以不必以統制貿易爲慮。

(六)匯率　關於匯率問題，本有固定與彈性的選擇。或者謂固定匯率對於中國雖有誘致外資之利，且與國際合作精神相契合，但對於

安定及提高國民經濟生活之目的相背。戰前已有若干國家飽受此種苦痛經驗，當時國內普遍失業，物價狂跌，經濟衰落，此種社會經濟不安定現象，成爲引起國際政治動亂之主因。例如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之間，德國社會經濟比較安定，其時納粹黨員投票人數從未超過十萬；一九二九以後，德國受不景氣大波動影響，失業人數近一千五百萬，於是納粹黨員之投票數額亦激增至近一千五百萬人，此種社會失調現象，卒至釀成戰爭危機。因此一般遂主張戰後應免此種犧，寧採用帶有彈性之匯率，以期對於擴展國外貿易保護國內工業有所裨益。余則以爲不然。要知彈性的自由匯率不獨使外資對我趦趄不前，且匯價變動過甚，彼此均可報復，對於產業落後的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匯率過低，一方面固可增加輸出，刺激生產，擴張國際貿易市場；但其流弊所及，必使我國生產者吃虧過甚，且不免有爲外國廠家供給低廉原料之危險；匯率過高，則不獨妨礙輸出，而外國廠家可以購買他種原料作代替品。故中國宜主張國際間協議一固定匯率，在規定之範圍內升降，如遇有變動之必要時，仍可提請平準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改變。至究應如何規定，此乃一技術問題，須詳細研究，視事勢之推移而定。

（七）外匯統制　中國戰後建設全賴多籌外匯資金，爲防止不正當之資金外流起見，必需統制外匯，如是方能增強政府分擔平準基金之力量，正所以促進正當貿易之擴展，此與美國助我戰後復興之好意適相符合。況參與國均有平準基金保障國際貿易上差額之支付，對於一般不正當之資金流通似皆應予制止。蓋不正當的國際間資金之流通，正爲若干國家社會經濟不安定之造因，而美國則方主張戰後改造世界之理想，應稱未來之百年爲「平民的世紀」也。

（八）戰後建設　英美計劃既係以國際合作方式求各國貨幣匯價的穩定，促進國際貿易的繁榮，以提高全世界人類的生活水準使免於貧乏，進而消滅戰爭之造因。欲達此目的，必須各國首先能於戰後完成建設，使經濟復興，然後方能進所謀全世界之幸福。要知，在有限度的世界場合內，受購買力衰落及週期性失業危險等限制，固然無充分的空間可以容納大工業國家的龐大生產量，但假定從另一方面着眼，不根據現有購買力而根據需要以處理世界經濟問題，其情形就迥然不同。人類最簡單的衣食住行之基本需要與其相配合的世界經濟潛力決不能使英美有過剩的工業與農業生產，祇會表示世界現有生產力尚不足以滿足人類最基本之需要。如戰前美國小麥過剩而一方面失業者無食；英國人常說中國人襯衫加長一寸，曼徹斯特的紡織工業就得加長工作時間。所以世界市場從消費者的立場着眼，被視爲解決人類需要問題，則世界上各國決無經濟衝突的危險，於是必須先援助若干國家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準。英美計劃僅着重於穩定匯率及國際間貿易差額之處理，對於戰後各國復興及建設問題未加注意，此乃捨本逐末之道。國際平準基金委員會既持其鉅額資金，實有餘力協助各參與國之戰後復興與經濟建設，故中國主張在基金管理委員內附設一戰後國際投資局，統籌參與國間之物資分配與供給資金。

根據以上各項意見，擬議穩定戰後世界通貨計劃之原則。至參與國間之匯率如何協定，匯率有變動之必要時如何磋商，平準基金管理委員會之干涉權力至何限度，各參與國所應分擔之平準基金數額之多寡，國際清算制度之結賬方法如何規定，以及國際投資的一切辦法，均爲技術問題，須由各國專家會商定之。

穩定戰後世界通貨計劃之原則

一、成立國際通貨，其與黃金之比值由國際間斟酌世界黃金產銷及分配情況隨時會商定之，其名稱用 Unitas 或 Bancor 均無不可。

二、國際通貨不以硬幣或紙幣發行，且不能在參與國之間任其轉移，僅用作爲參與國間計算匯率之標準，與國際清算貿易差額之單位，私人銀行及商人仍可以其本國貨幣與外國交易。

三、爲增強穩定各參與國之貨幣匯率的力量，及確保各參與國在國際貿易上支付差額的需要起見，設立國際平準基金。

四、國際平準基金由參與國分擔，以黃金及參與國之貨幣與政府證劵折合國際通貨充之。各國之分擔額視其所存之黃金、外匯、與其國家歲入及國際貿易差額變動情形諸因素決定之。

五、國際匯率之釐定，不僅賴平準基金的力量為後盾，同時須經國際間之磋商與協議而定。參與國之貨幣匯率經商定之後，如其經濟情況發生特別變化時，得申請考慮調整。

六、為防止片面的貶價行動起見，各參與國不得以其高於其貨幣計算之協定價格購買黃金。

七、各參與國可以黃金兌換國際通貨，惟不得以國際通貨換取黃金。如此集中黃金於國際平準基金管理委員會，可以增強其供給或借貸國際通貨的能力。

八、設立國際平準基金管理委員會，由參與國各派代表若干人組織董事會為管理機關，董事會之一切決定，須投票權過半數生效。各國之投票權依其國家之人口、資源、基金分擔額與國際貿易額之多寡而定，但任何一國之投票權不得超過全體的百分之二十。

九、平準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權限：（1）協定各參與國之貨幣匯率，如有變動之必要時須提請管理委員會決議。（2）建立國際清算聯合制度，在各參與國中央銀行之間提供一種結賬方法。（3）為穩定各參與國之貨幣價值起見，平準基金管理委員會得收購或出售各參與國之現金與通貨，但其證劵須經各該國政府同意後方能出售。（4）經有關國家政府之同意，得向其貸借該國通貨。（5）為援助參與國之經濟財政起見，得借貸國際通貨予參與國。

十、為增強參與國分擔平準基金之力量，以穩定其貨幣與保障其支付國際貿易上之差額，而促進國際間正當貿易之繁榮起見，必需防止國際間不正當的資金流通，故不應禁止參與國管制其本國之外匯。

十一、為避免參與國發生過度超額借差與超額貸差之現象時，從然仍需各該國在內政上採取各種適當措置以恢復其國際收支之平衡起見，各參與國在溝通國際間有無之正常原則之下，應各自計劃的管制其對外貿易，務盡量使其國際收支平衡。

十二、國際平準基金管理委員會對於各參與國戰後之復興建設負有協助之義務，應附設一戰後國際投資局，統籌國際間物資之分配與資金之供給。

汽車工業十年計劃的初步研究

何乃民

我們對本國自造汽車問題，大家都很關心。汽車工業在建國工作中佔着重要地位，汽車在技術上，製造上，及所用材料上，與飛機，坦克車，農用耕種機均發生聯帶關係。一個國家能夠將汽車工業整個解決，則飛機，坦克等的製造，亦可同時完成。　總裁著『中國之命運』第一四二及一四三頁，實行實業計劃全部工作量內，計有自動車七、六七七、[illegible]二〇輛（自動車數量包含各年折舊補充量以維持三、〇〇〇、〇〇〇輛之數），最初十年工作量內計有自動車四五一、五七〇輛。又第一五二及一五三頁『實業計劃全部的完成，要積三十年至五十年之久』。『又以自動車而論，全部完成之後，平均每一百五十人纔有一輛』。實業計劃完成之日，中國應有三、〇〇〇、〇〇〇輛汽車，在一、六〇〇、〇〇〇公里的公路上經常行駛。現在我們遵照　總裁的指示，對汽車工業，提出幾個問題，作為初步的研究。

一　製造汽車的時間與數量

自抗戰勝利那年起算，列年應造的汽車數量，約估如下表：

第一個十年	每年平均造五〇、〇〇〇輛	共造五〇〇、〇〇〇輛
第二個十年	每年平均造一〇〇、〇〇〇輛	共造一、〇〇〇、〇〇〇輛
第三個十年	每年平均造二〇〇、〇〇〇輛	共造二、〇〇〇、〇〇〇輛
第四個十年	每年平均造四〇〇、〇〇〇輛	共造四、〇〇〇、〇〇〇輛

以上四十年內共造汽車七、五〇〇、〇〇〇輛，與　總裁所指示全部工作量七、六七七、二一〇輛很相接近。英、蘇、德、法、四國每年各造汽車四〇〇、〇〇〇輛，美國每年造四、〇〇〇、〇〇〇輛。依照上開中國自造汽車程序，要經過三十年後，始能追趕到現在的英、蘇、法、德、各國的汽車生產量。七十年後可以追趕到現在的美國生產量。

一二十年後逐年擴充的計劃，難免或發生一些變動，或將汽車生產量可以提早增加。我們姑且不須論那麼遠。但對最初十年的工作量，製造四五一、五七〇輛汽車開道，轉眼就到目前。俗語說『創業艱難，守成容易』。我們對於這個開案計劃，不能不作精密的準備，和作多方面的檢討。

英國福特汽車製造廠計資本一千萬鎊，於一九二八年初開始籌備，建築廠屋，購置機器，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完成，計時四載，才開始生產。工作人員八千名，每日可出汽車一百輛，年計三萬餘輛。這車內有數百種零件，如電氣設備，軸承，活塞令，輪胎等均向外面專廠購造。

這廠內有一座每二十四小時可出生鐵五百噸鎔鐵爐。計爐高一百英尺，直徑二十英尺。自一九三一年初開始建造到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一日，計時三年半才完成。

自抗戰勝利之日起算，最初十年內工作量，製造四五一、三七〇輛汽車，時間實在是個重要的因素。英國與汽車有關各部門工業，均極發達而成熟；各色的熟練技術員工，又均可現成招僱；一切的組織、管理、技術、機器、圖樣等又均由美國福特廠主持；籌備一個英國福特汽車廠尚須時四載。在中國由工業落後的環境裏要誕生新興的汽車製造廠，對於籌備時間，無論如何不能少於五年。到抗戰勝利後第六年才能生產汽車。最初十年的汽車工作量約計五〇〇、〇〇〇輛，去掉五年的籌備工作，剩下五年每年擔任製造十萬輛汽車。

中國汽車工業每年從十萬輛做起，這個籌備目標與近代工業，應大量生產的原則，實相符合。汽車工業在設備上，經濟上，配合上，均為不利於小量生產。波蘭、比利時、捷克、日本均能自造汽車，然因生產量微小，每年均在數千輛以下，所以汽車實權仍操在英、法、德、美人手裏。中國製造汽車的規模和基礎，若每年由淺經數千輛着手，則費力大而不經濟。因很多零件均不宜於小量生產，勢將仍向外洋配購。如是汽車自主既難以達到，且於國策亦無補益。所以籌備製造時間和生產數量，由抗戰勝利後第六年開始，每年生產十萬輛汽車，這是一個合理化的數字。

二　每年所需要的材料

每年製造十萬輛汽車所需要的材料，在消耗數量上佔着重要的位置。茲列表約估如次：

材料名稱	每年十萬輛汽車所用數量
鋼鐵	一〇、〇〇〇噸
鑄鐵	六、〇〇〇噸
[illegible]生鐵	一四、六〇噸
橡皮	一〇、〇〇〇噸
安全玻璃	一、五〇〇、〇〇〇平方英尺
硬木板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英尺
軟木板	六、〇〇〇、〇〇〇英尺

材料	數量
牛皮	三〇〇、〇〇〇平方英尺
[illegible]	三〇〇噸
[illegible]	二、一二〇噸
[illegible]	二〇〇噸
[illegible]	四、三〇〇噸
[illegible]	一、一〇〇噸
[illegible]	二六〇、〇〇〇磅
[illegible]花	七、〇〇〇、〇〇〇磅
牛羊毛類	一〇〇、〇〇〇磅
毛[illegible]棕毛類	八〇〇、〇〇〇磅
[illegible]泥	七〇〇、〇〇〇公尺
油漆及顏料	二〇〇、〇〇〇加侖
[illegible]車漆令	三〇〇、〇〇〇英尺
燈泡	二〇〇、〇〇〇個
汽油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加侖
潤滑油	一、五〇〇、〇〇〇加侖
防凍劑	一〇、〇〇〇加侖

要製造十萬輛汽車，必需能事先供給上述各種材料。上述材料中最主要而最困難的是鋼鐵。每年籌給十萬噸鋼鐵，要有一座鎔鑄爐，每日能生產二八〇噸生鐵。再由這生鐵經過各種煉鋼爐及煉鐵設備，要煉成五十二種鋼鐵。其中三十六種作爲製造汽車材料，十六種作爲製造工具材料。煉鋼是工業的主骨，製造汽車的主要材料。鋼鐵工業不解決，則自造汽車無法着手。鋁線安全玻璃等工業，亦須從新創立。至其他大部份材料，均可自給。

三 汽車廠及零件工廠

一個製造十萬輛汽車廠的本身，需要多少廠屋；多少各式各樣的機器；多少動力；翻砂設備；煉鋼設備；試驗設備；製造裝配；成本計算；內外部的運輸等等部門，要製成全部計劃和實施，那就是五年籌備期間內的主要工作。

汽車本身零件，多至數千種，約計一萬五千單位。每一零件至少要經過三四道機器工作。每道工作均需按照預定圖樣製造。造成之後，每單位均需經過精密的量度，合乎規定標準尺寸後，才克供給到裝配部門。所以汽車同飛機有人稱爲集高度精確零件的綜合工業"synthesic industry"之大成。這汽車廠的五年籌備工作，實屬艱鉅繁重。

除了汽車廠本身而外，還有下面列舉的十餘個獨立工廠，必需同時籌備，同時開工。這些廠爲製造汽車工業不可缺少的單位，他們應該單獨存立，且規模不能過小，過小不合生產條件。

(一)軸承製造廠　十萬輛汽車所需要的軸承數約在二、〇〇〇、〇〇〇個。按抗戰以前價值計算(下面仿此)每個平均價以五元計，年值千萬元。軸承在各種機器、飛機、脚踏車等均屬不可缺少的零件。必需設立專廠大量供給。

(二)汽車電氣設備廠　十萬輛汽車每年所需要的電氣設備數量約計：火花塞一百萬隻，汽車燈炮二百萬只，發電機，起動機，分電盤，變壓器，白金，蓄電池，喇叭，電表，雨刷器，電門開關等十餘萬單位。這些工作需要一個或數個龐大工廠才能擔任。這些零件，除喇叭外，飛機亦均需要。

(三)化油器廠　供給汽車及飛機之用，每年應造十餘萬單位。

(四)輪胎廠　每年製造一百萬套，每套以五十元計，生產值爲五千萬元。加以飛機及脚踏車用輪胎，以及橡皮毯，橡皮水管，橡皮墊，剎車油碗等，設立一個或數個現代化輪胎製造廠實屬必要。

(五)安全玻璃廠　年需安全玻璃約五、〇〇〇、〇〇〇平方英尺。

（六）來令廠　製造刹車及克拉子來令，並可兼製各種襯墊材料。

（七）活塞令廠　供給飛機、汽車、柴油機等，以及消耗補充數量計算在內，每年至少需造活塞令六、〇〇〇、〇〇〇根。

（八）車身製造廠　鋼皮製車身，用電焊成，以及油漆裁縫等部門，均包括車身廠之內。

此外如活塞、散熱器、彈簧、避振器、路碼表、汽油表、機油表、溫度表、各種邦浦、車鎖、車鍊、車內電鍍零件等等，均可設立專廠，或數種零件合成一廠。

四　資本

美國福特廠年可製造汽車一百萬輛，有資產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通用公司年可造汽車二百萬輛，有資產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英國福特汽車廠年造汽車三萬餘輛，計資本一千萬金鎊，合五千萬美元。中國年造十萬輛汽車，按照福特通用比例計算，應需資本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照英國福特廠計算需資本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福特通用公司尚有不少零件如輪胎，化油器等向外面專廠購進。在中國則汽車廠本身及有關零件廠等必需統籌，機器需向遠涉重洋採購；而事屬初創，開始時工作效率必定低劣；所以整個汽車工業的資本，最低限度當在一萬萬至一萬五千萬美元以上。

五　工作人員

英國年造汽車四十萬輛，有製造人員二十四萬名。中國年造汽車十萬輛，至少需製造人員六萬名。我們要在抗戰勝利後五年內訓練這些技藝不同的六萬名員工。

美國福特廠附設技工訓練學校。計機器設備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教員一三八人，年可訓練技工二、〇〇〇名至四、〇〇〇名。五年內訓練六萬名，必需另籌一筆巨大訓練費用。利用訓練時製造各種簡單工具及一部份簡易零件，此種生產可減低訓練費用。

六萬名人員中，必須配合二三千名工程司。他們必須終生致力汽車技術上的工作，要用盡他們的腦力和心血，才能換得這偉大汽車工業自主的成果。

六　如何應用國外技術

大量生產的唯一條件，要能確實擔保，每一單位的成品，均屬可靠合用。若由我們自己研究，發明試造，以達成大量生產目的，則費事費時，實不合經濟和建國所急切需要的條件。而且危險性重大。如果稍有缺限，則大量成品中不合標準百分數，可以超出很高，足以影響該項工業本身的生存。應用國外既有成效的製造方法，移用到中國來，實爲解決中國汽車工業最短捷最安全的途徑。

對於重要零件，向國外有名工廠商購製造特權，由該廠配備機器，供給圖樣，指示製造方法，負責成品可靠，負責在中國所生產的與外國本廠一樣優良。如此中國汽車製造業，才能迅速長成，大量生產。購買製造特權費用，有二種方法。第一種照每件成品抽稅。第二種將費用一次付清。例如火花塞論，年產一百萬隻，十年的生產總數可計爲一五、〇〇〇、〇〇〇隻。每隻自製利益比較外洋購進至少以二角計算，十年利益爲三、〇〇〇、〇〇〇元。以此數向國外名火花塞廠作爲購買特權酬勞金，則各廠將爭相兜攬這筆意外的收獲。自造火花塞，養育自己的技術員工，採用國產材料，火花塞工業自主，不再求人，這些利益足以補助民生，增強國力，其巨大實難用數字估計。此外有名汽車廠，時有因虧本遭遇倒閉。例如法國雪鐵龍廠，每年可生產汽車三十萬輛，這次歐戰前該廠業經宣布破產。大戰將來結束後，該廠全部設備自能出售。我們購買這種整個的廠，比較購買特權，更屬便當。

向外洋購買特權，是一筆巨大的支出。這筆數字要隨國力和交涉技巧的增强而降低。

購買各種製造特權，聯帶着配購機器。這是一件艱鉅工作，中國汽車工業成敗的關鍵。一萬五千萬美元資本的大部份，均需用在購備機器。

蘇聯的汽車工業，向美國福特購買機器和圖樣，向瑞典 S. K. V. 廠購買製造軸承特權，與瑞士 Scintilla 廠簽訂仿造汽車電氣設備合同，向有名 Zenith 廠購買仿造化油器特權。蘇聯運用拿金錢換取別人技術的政策，把汽車工業，迅速完成。

結論

十年內製造四五一、五七〇輛汽車；籌備所需的時間至少五年；製造所用的材料數十種；應同時成立的零件工廠至少十餘單位；所需的資本在一萬五千萬美元以上；須訓練員工六萬名；運用國外技術和機器，牽聯着外交的關係和中國對外貿易的政策。我們希望政府提前設立中國自造汽車的研究機構，加快加緊作慎密長時間的籌備。

由農業國家拿慣鋤頭和鐮刀的手，去訓練他們開動機器，去拿扳頭，拿千分尺，在短短的五年期間內使之變成工業化。與歐美人民之慣於機器工作，至少已有三代之久相比較，我們真要如何擔憂與懷懼！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史大林城拖車製造廠，照計劃應該每十二個月內可造拖車三七、五〇〇輛。但到十二個月終了時，結果祇造成三．〇〇〇輛，其中尚有若干貨質不良，合原計劃的效率祇有十二分之一。我們抗戰勝利後第六年要製造十萬輛汽車，我們一定會遇到許許多多的困難，或者達不到原計劃，祇能造成半數以下。這些可能的意外嚴重危險，時時攔阻着我們前進的去路。

我們要靠抗戰勝利後的國力和政治力量，來建設汽車工業；我們大家，個個都要節衣縮食，拿儉省下來的錢，去換取國外的機器；我們要用最大的努力，去衝破種種的難關，掃淨前途的荊棘，則抗戰勝利後十年內， 總裁所指示我們製造四五一、五七〇輛汽車的大業，一定可以如數完成 。（本文資料係照本人在軍政部交通司演講詞編輯，所以文內一部份詞句帶有講演語氣。作者附記。）

列強之飛機材料——鋁

龍丕炎

二十世紀之戰爭為立體的戰爭，無空防即無國防，但無煉鋁工業，又不足以言空軍及空防，則為確切之事實也。蓋就一般製造飛機材料而論，舊式之木製飛機，已逐漸淘汰，新近傳說利用有機物（如大豆）以作飛機材料，尚屬一種純粹理想，故鋁合金乃為製造飛機之唯一良好材料。近年來因列強空軍之突飛猛進，遂使大戰前二年（民國二十六年）全世界鋁之消費量，較諸五年以前，增加 200%。而其他非鐵金屬，即最要之銅，亦不過增加 36%。大戰爆發以後，由於列強之儘量趕造飛機，以及各種新發明鋁戰具之見諸實用，更使鋁之產量，極感供不應求，即號稱富源無窮之美國，亦不得不一面力求擴高鋁之生產量，一面限制鋁之用途，其他各國紛紛講求鋁之增產，以充實其空軍戰鬬力，由此可見鋁對於國防上之如何重要也。

考鋁之所以重要，蓋因其具有下列各種特性，即

(1)輕　其比重不過銅或鐵之三分之一。

(2)堅韌　鋁之特種拾金（如 Du alumin）其扯斷界與硬度恆數倍於普通之鐵。

(3)化學抵抗力甚強，不易受侵蝕。

(4)爲電與熱之良導體，僅次於銀銅金而居第四位。
(5)熔點高故能耐火而又能耐低溫。
(6)鋁與氧之親和力極大，故能作燒夷劑。
(7)完全無毒，極合於醫藥及飲食器具之用。
(8)反光率甚強，約爲 80—83%，故在光學工業上用途頗大。
(9)其傳聲速度甚大，爲 51,045 m/Sec. 故爲播音器具之良好材料。

(10)展性甚大，僅次於金，其薄度可達 0,000,638 mm.，故可製鋁箔。

(11)能與他種金屬熔合成各種特別合金，以適合各項特殊用途。

因此之故，鋁不特在航空工業界爲不可缺少之主要材料，同時更滲入他種工業，以代替各種重金屬，乃至木材之用途。加以鋁在地殼中之儲量，又多於其他任何金屬，故列強五十年來煉鋁工業之發展，至足驚人，今述其梗槪，以餉讀者。

一　德國之鍊鋁工業

德國在上次世界大戰以前（一九一四以前），只有屬於 Neuhausen 鍊鋁公司之鍊鋁廠一所，廠址在 Boden 之 Reinfelden，年產鋁約八百噸，第一次大戰爆發以後，深感鋁之缺乏，於是德國冶金公會同 Griesheim Elektron 公司，建立鍊鋁廠三所，年產量定爲九千噸，第一爲柏林附近之 Rummelsburg 鍊鋁廠，成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電力來自附近之熱力發電廠，月產鋁估定爲三百噸，但結果增高產量15—20%。大戰後此廠歸於停頓（一九一八）。

第二廠在 Horrem 地方，成立於一九一六，利用萊茵河之水電，每月估定產鋁二百噸，但結果亦增加至二百五十噸，此廠戰後亦停閉（一九二〇）。

第三廠設在 Bitterfeld，利用 Griesheim Elektron 化學工廠之電力，成於一九一六年，每年產鋁三千噸，此廠戰後未停。

以上三廠，均係戰時工廠，年產雖超過原來估定之九千噸而達一萬二千噸，但仍感供不應求，於是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有聯合鍊鋁公司之設立，資本五千萬馬克，官商各半，爲便利燒煤起見，將廠址設於德國之褐炭區 Lauta 城附近之 Lausitz，故亦稱 Lautawerk 廠，所佔地積達 9,200 morgen，卽用褐炭發電，有 16,000 kw 蒸氣機三座，18,000 kw 輪機一座，以供給所需之電流，其電壓爲 550 volt。有電解爐房三間，每間每月可產鋁一千噸，此廠與工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完成於一九一八年十月。

Erftwerk 鍊鋁廠亦爲官商合辦，資額一千五百萬馬克，廠址在 Niederrhain 之 Grevenbroich。其電力（蒸氣發電）與氧化鋁均來自 Giulini 公司，一九一七年底開始出鋁，年產量一萬二千噸，附有炭極製造廠，嗣後合併於聯合鍊鋁公司，故爲完全官辦。

Innwerk 鍊鋁廠，一九一七年官商合辦，資本額一千三百萬馬克，廠址在 Inn 河旁之 Mühldorf (Bayer)，卽利用該河之水力發電，但因種種困難至一九二五年方出鋁，年產一萬一千噸，後亦歸併於聯合鍊鋁公司。

此外與國原有鍊鋁廠兩處，亦歸德有，一爲 Lend 鍊鋁廠，屬於 Nenhausen 煉鋁公司，興工於一八九八年，完成於一九〇一年，又其一爲 Steeg 煉鋁廠，係奧國政府與商家合辦，一九一六年與工，逾年完成，兩廠合計年產約一萬噸。

據此可知德國之鍊鋁廠均成立於上次大戰期間，但在此次大戰前，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五年之間（卽希氏執政期間），其總產量約增加四倍，達一十七萬六千六百噸，超越素稱產鋁最多之美國，而進居第一位，茲將其擴充情形略述於下。

(一)聯合鍊鋁公司所屬各廠

Lautawerk 鍊鋁廠，原有之年產量爲 12,000 噸，一九三〇年增設兩廠，至一九三八年，其年產量增至 40,000 噸，爲德國最大之煉鋁廠。

Erftwerk 煉鋁廠，原有年產量亦為 12,000 噸，一九三八年增產至 25,000 噸。

Innwerk 煉鋁廠，原有年產量為 11,000 噸，一九三〇年增設水電廠，至一九三八年，其年產量增至二萬五千噸。

Lippewerk 煉鋁廠，為四年計劃內新設之廠，位於 Westphalo 之 Lünen，一九三八年開始出鋁，年產量 25,000 噸。

至一九三八年底為止，德國煉鋁總量之 65% 為聯合煉鋁公司出品。

(二)Neuhausen 鍊鋁公司所屬各廠，本公司在瑞士之 Neuhausen 有兩廠設於德國，即

Rheinfelden 煉鋁廠，一九一三年產量不過一千噸，一九三三年增至四千五百噸，一九三八年增設新廠，其年產量為九千噸，合計兩廠之產量達 13,500 噸，嗣又增設一利用連續炭極之煉廠，故此地煉鋁廠之年產總量至一九三八年已達 24,000 噸矣。

Lend 煉鋁廠原有年產量不過四千噸，一九三九年增設新廠，一九四〇年開工產量不明。

(三)德國顏料公司及金屬公會所屬鋁廠。

Bitterfeld 煉鋁廠，原有之年產量不過三四千噸，一九三四年增至八千五百噸，一九三五年添設一新廠增至一萬二千噸，一九三七年再增至貳萬噸，一九三八年又添一新廠，於是全部產量達三萬噸以上，為德國最大煉鋁廠之一。

(四)奧國動力公司所屬之 Steeg 鍊鋁廠，原有產量為貳千噸，迄未擴大。

以上各廠至一九三八年止，年產總量為一十七萬噸有奇，大戰爆發以後，一面擴充舊有之廠，一面增加新廠，至一九四一年已增加產量達二十五萬噸，爾後因戰爭關係，其煉鋁產量之數字，雖未公佈，但照以往增加之速度推測，其年產量當在五十萬噸上下也。

二　美國之煉鋁工業

美國煉鋁工業最初全由荷爾氏所手創，一八八八年設廠於 Pittsburg。資本不過美金二萬五千元，電力不過 50 KW，每日產鋁不過二十五公斤，翌年增加資本至美金一百萬元，電力為 2,50 Amp. × 50 Vo't，每日出鋁約二百四十公斤，至一八九一年，在 New Kensington（距 Pittsburg 約十九哩）計劃新廠，而舊廠始停工，New Kensington 煉鋁廠最初係利用熱力發電，一八九三年每日產鋁五百公斤，翌年增至一千公斤，嗣改用 Niagara 之水電。

至一九〇七年，Pittsburg 煉鋁公司，改名為美國煉鋁公司，嗣後此公司與其支店加拿大煉鋁公司，遂完全壟斷全美洲之煉鋁事業，在此次大戰以前，其年產量如下表：

1. Niagara Falls, N. Y. 25,000 噸
2. Massena Springs in Lawrence Country N. Y. 25,000 噸
3. Alcod or Maryville Works Near Knoxville, Tennesee 80,000 噸
4. Badin Worksat Whiteney, North Carolina 20,000 噸

總計一十五萬噸，但大戰爆發以後，一面擴充舊有之廠，一面添設新廠，其產量大為增加，據美人 Stletinins 估計，一九四〇年美國產鋁為 282,500 t，至一九四二年初竟達 412,500 t，則以目前美國飛機產量之激增推測，其鋁之年產量，當在五十萬噸以上矣。

三　法國之鍊鋁工業

法人對於煉鋁頗有相當淵源，世界最早之工業式鍊鋁始於法人 Deville 氏，而煉鋁原料之 Bauxite 亦由法國之 Les Baux 地名演變而來，無奈近數十年來，法人萎靡不振，其煉鋁工業，以視美德等國，亦瞠乎其後矣。

法國原有兩煉鋁公司，均係由各小公司合併而成。其一爲 Cie de Produits Chemiques et Electrometallurgiques Alais Frages et Camarque 或簡稱 Compagnie A. F. C.，其一爲 Societe d'Electro Chemie, d'Electrometallurgique et des Acesries Electriques d'Ugine。一九一一年以後，兩公司合組一 L' Aluminium Francsis。

於是全國鋁之產銷均受其管制，茲將法國煉鋁廠之所在地臚列於後：

1. The chedde works, on the Arve(Haute Savoie)
2. St. Michel(Calypso), below Vallois in Savoie
3. La Praz, near Modare, on the Arc(Savoie)
4. St. Jean de Maurienne, in the Valley of the Arc(Savoie)
5. St. Felix (La Sanesaz)Also on the Arc(Savoie)
6. St. Michel A Second)de Maurienne, on the Arc in Savoie.
7. Promant(La Sdartan P) in the Valley of the Arc
8. Argentierre, on the River Durance, in the Hautes Alpes

據戰前一九三八年估計全法國鋁之產量，每年不過三萬五千噸。

四　英國之煉鋁工業

英國之煉鋁工業，爲 British Aluminium Compony Limited 所壟斷，其煉廠所在地爲

1. Kiwlochleven, Argyllshire
2. Fort William, Inverness shire
3. Foyers, Inverness Shire

戰前一九三八年英國鋁之年產量，不過二萬二千五百噸。

五　日本之煉鋁工業

日本於一九三四年，方開始進行煉鋁，最初年產量不過七百噸，但至一九三七年底，其生產能力已增至二萬八千五百噸。

以前煉鋁工業在日本不發達之原因有二，其一爲日本本國缺乏優良之鋁礦，又其一爲他項企業之收益較大，故資本家躊躇不願投資，但自戰爭爆發以來，情形爲之大變，其促成煉鋁工業之原因，亦有數端。

(1)全國鋁消費量之增加。
(2)軍界需求孔亟之壓力。
(3)自給自足之企圖。
(4)舶來鋁之價格太高。
(5)日圓貶價，自外國購鋁，愈不經濟。
(6)水電之過剩。
(7)企圖增高成品之輸出額。

現日本本國有四大煉鋁公司，另有一煉鋁公司在臺灣，並擴充及於我國東北四省，茲分述於下。

日本電氣工業公司，資本一千二百萬日圓，其煉鋁廠及炭極廠設在大町，冰晶石廠與氧化鋁廠則設在橫濱，一九三四年開廠時之生產能力，每年不過六七百噸，同年底增至三千噸，一九三六年增至六千噸，現猶在繼續擴充中，最初所用原料爲朝鮮產之明礬石，但至一九三七年改用馬來亞之 Bauxite。

日滿製鋁公司，創於一九三三年，資本五百萬日圓，一九三六年增爲一千萬圓，一九三八年達二千萬日圓，廠址在日本海濱，包含氧化鋁冰晶石炭極各分廠，一九三五年開工，最初年產量約四百噸，旋增至五千噸，至一九三七年底達七千噸，一九三九年添加設備，生產能力增至一萬二千噸。

住友製鋁公司，屬於住友合資會社，其煉鋁廠興工於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方始出鋁，資本額一千萬日圓，一九三七年產量爲二千五百噸，至一九三九年增至一萬噸。

日本曹達公司於一九三七年成立煉鋁廠，年產量爲三千噸，一九三九年擴充至八千噸，廠址在高岡。

日本製鋁公司，創立於一九三五年，最初資本爲一千萬圓，嗣增至三千萬圓，參加投資者爲三井、三菱、住友、古川等雄厚之資產家，故此公司將來有壟斷全日本煉鋁工業之可能，其所有各廠現均設在臺灣，一九三六年開始出鋁，生產能力不過六千噸　迨一九三八年增至一萬二千噸。

僞滿輕金屬公司，成立於一九三六年，資本額二千五百萬日圓，重要股東爲南滿鐵道公司，及僞滿政府，而住友，日本曹達，日滿製鋁等公司亦投有少數之資本在內，其煉鋁廠在遼寧以東約百里之撫順，一九三七年開工，生產能力爲四千噸。

按僞滿五年計劃，將另建一萬六千噸之新廠於吉林省城附近，但氧化鋁廠則仍設在撫順，利用遼寧南方烟臺所產之礬頁岩以爲原料。

此外一九三六年以後，新成立之煉鋁公司，倘有七八家之多，詳情無從探悉，就中三井、三菱、住友、與東京電燈公司，擬集資一萬萬日圓，籌設生產能力達五萬噸之煉鋁廠，以充實其國內飛機材料，詳情如何亦不明悉。

六　意大利之煉鋁工業

意大利設廠煉鋁始於一九〇八年，年產量不過六百噸，直至一九一六年，仍不過一千噸，一九一七年增設新廠，全部產量增至一千七百噸，但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八年十年之間，其產量約增四倍，茲將各廠年產量列表於後：

廠址	一九二八年以[illegible]	一九[illegible]九—一九四一
Bussi	一、〇〇〇t	一、〇〇〇t
Porto Marghera	一一、〇〇〇t	二〇、〇〇〇t
Borgofranco d'Ivrea	一、六〇〇t	三、〇〇〇t
Mori	八、〇〇〇t	一五、〇〇〇t
Bolzano	八、〇〇〇t	一六、〇〇〇t
	二九、六〇〇t	五五、〇〇〇t

戰前列強煉鋁產量表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八年
美國	三八、六〇〇t	一五〇、〇〇〇t
德國	三九、四〇〇t	一七〇、〇〇〇t
英國	一三、〇〇〇t	二二、五〇〇t
法國	一六、二〇〇t	三五、三〇〇t
日本	七〇〇t	一七、〇〇〇t
意國	一二、八〇〇t	二九、六〇〇t
俄國	二四、五〇〇t	四八、〇〇〇t

由以上數字可知列強在備戰期間對於鋁之產量已擴充不遺餘力，以求此飛機材料之自足自給，美德二國在戰前五年之間，其產量均增加四倍，而日本竟增加二十倍以上，反觀我國，則戰前概以巨款購自外洋，現來源斷絕，後方雖有大量鋁礦，而煉鋁工業尙未萌芽，實有急起直追之必要也。

天柱神話

劉操南

吾儕試於淨朗之夜，仰觀穹窿之天，則諸星列佈，閃爍空際。苟注觀良久，則見位於東方之若干星，漸漸向西低落，而東角復有若干星，漸漸由地平昇起，此現象，吾儕初奇怪之，繼北向而立，則見北極圈內諸星，繞北極旋轉，玩繹久之，於是恍然悟曰，此諸星列布之天球，非寂然不動，實繞一軸旋轉，此旋轉之軸，即北極也。其方向則自東徂西也。吾儕繼注意此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左右，黃道諸宿斜絡而運轉，若人持傘斜轉者然，北極猶傘之頂，黃道猶傘之緣也。吾儕又發生問題曰，設北極處天中，諸星平運，若人持傘正轉者然，此運轉不較前為更規律耶！北極不在天中九十度處，與地軸偏率有關，乃天體自然，本不成問題，惟常識中每易發生，古人先吾儕提出之，且嘗設法解答之，此則天柱神話之所由來也。淮南鴻烈天文訓曰：

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高誘注：「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高誘注：「傾，高也」。）又云：「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而案高說非是，原道訓云：「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高注云：「傾，猶下也」。是傾，下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蓋者古人以極居天中，有柱繫之，柱為共工所折，而傾注於北也。淮南鴻烈天文訓乃釋宇宙原始之書，與史記天官書專述星象，性質不同。古言天者有三家，曰渾天，曰蓋天，曰宣夜，淮南王劉安信蓋天之說，原道訓云：「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又曰：「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是其證也。蓋天之說，以為「天如車蓋，遊乎八極之中。」以為「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邊下」。天既如笠蓋，笠蓋有柄，因想天亦有柱，天既有柱，然人又何不見天柱耶？天象笠蓋，極在天中，然人又何不見極在天中，而見極在人北耶？劉安則以天柱神話釋之，以為天本有柱，為共工所折，極本在天中，柱折而極傾西北也。蓋天之說，較渾天宣夜二說起源為早，天柱神話，亦盛傳之，二者實相輔為用。離騷天問曰：「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知蓋天天柱之說，則此語迎刃而解矣。

天柱神話，至王充作論衡，始起反感。王充一方面疾虛妄；一方面主張渾天說，反對蓋天說，此種傳說，為審問明辨之王充得之，詆誹駁詰，要為意料中事也。論衡談天篇云：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而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巓，不能上極，天

乃爲柱，如鰲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鼇獸也，去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涬濛澒，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王氏論極審密，眞有格物致知精神，洵我國不易多覯之士也。論者謂王氏此處似過於認眞，神話與史實有別，固不必深辨之。惟吾人亦可爲王氏解者，漢人積重迷信，於宇宙原始之說，尚未潛悉，時人或媒此神話以爲史實，王氏之言，蓋受時代激盪而然也。吾人察劉安記述之意，蓋亦未必以神話覯之耶？

雖然，天柱神話，不以王氏之辨而止，猶歷歷之於目，數聞之於耳，畫樹圖圖之於繪也。人恣之而已。晉人僞撰列子，采之以實湯問篇，張華撰博物志，置之於卷首，皆樂道其事者也。至於詞章家災異家更藻繪其事，以驚炫於世云。

康熙前欽天監以外研究天文之西人

方豪

明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利瑪竇偕龐迪我等八人，進貢方物，其疏中自謂：「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製器觀象，考驗日晷，並與中國古法脗合，倘蒙皇上不棄疏微，令臣得盡其愚，披露於至尊之前，斯又區區之大願。」十年後，利氏卽謝世，所抱大願，未獲實現，僅遺乾坤體儀三卷，圜容較義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及經天該等，使後人猶能稍窺其涯略。然西敎士介紹天文之功，利氏實爲先河。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五月十二日，利瑪竇致書歐洲，卽勉歐洲天文學家以天文書譯入中文。

利氏之後，鄧玉函 Terrenz (Lincei 研究院卽現在之教廷研究院創辦人之一），亦於天啓三年（一六二三）致函西歐——崇禎三年（一六三〇） Kepler 以其函發表於 Sagani (J.Kepleri Opera Omnia, Francofurti, 1868, vol. VII, pp.667-688) 名曰：鄧玉函自中國致歐洲天文學家書。

後宋君榮 P. Gaubil 亦撰爲中國天文學史 (Histoire de l'astronomie chinoise)，發表於耶穌會士書信集四冊第五三頁至五〇九頁。（巴黎，一八七七年版）蓋研究天文，不屬在朝（欽天監）之西士爲

之，各省宣教士亦多嗜之。

崇禎間，義教士潘國光 Brancati 居上海，建敬一堂於城北世春堂故址，並築觀星台，研究天文。（上海研究資料：潘國光與老天主堂）國光之所以研究天文，受禮部命也。辨學（抄本）：「在順治年，禮部咨委測候東南緯度；先生用心勤苦，從至秋高氣爽，必至海上觀步測量，支會(sic)都中，十四年進京，會測驗，復至海上。」所謂觀象台，或甚簡陋。吳漁山（歷）三餘集中存石庭日晷詩，原註云：「敬一堂西左花棲前之石庭，刻成為日晷，其下石筍聳立，頂上有鐵絲，由懸小球，每臘前後行走，測驗其影。」詩曰：「愛此日晷鑿地成，機前測驗便且明；石庭俯視球影午，廚下飯香鐘自鳴；臘後談天步履熟，踏破莓苔秋更綠。較分節序在須臾，轉腳光陰方寸促。西京字樣碌碌填砾，落葉紛侵常用掃。老我天文學未能，徒羞鬢髮如霜草；占測雖地猶可喜，不在欽天監局裏。」曰鑿地，曰俯視，可見此小規模之天文台乃設於池中，其功用則為驗午時，較節候而測經緯度也。自潘國光建堂以至吳漁山逝世，歷時凡七十七年。而「臘後談天步履熟」之研究精神，惟明萬曆間朱載堉與邢雲路彷彿似之。載堉為雲路古今律曆考作序曰：「面謬古今曆事，夜深忘倦。」又曰：「於燈下步算以答，咸蒙印可」；「攜手散步中庭，仰窺玄象。」漁山以詩畫琴書名，而欲攻天文，自恨年老，漁山眞不可及也。

上海徐家匯藏書樓藏敬一堂志抄本，記明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至清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上海天主堂之史跡甚詳，錄當時名公鉅卿題贈之聯額頗多，禮部林欲楫贈「公贊羲和」額，亦所以頌教士研究天文之功也。口鐸日抄（卷一）李九標記曰：「崇禎三年三月十四日，陳孔熙至堂，余述昨晝夜長短之說；適艾司鐸出，余取地圖以質，司鐸曰：未足也，遂出天地儀示余，且縷縷言之，余質性魯鈍，倉卒未能了了。司鐸曰：是乎可一蹴至乎！姑先誌儀圖諸名，可漸而平矣。按天地儀，架上一周者為地平圈，以分上下與南北極，直者，為子午圈，以分東西；中半截，為赤道晝夜平圈，以分南北；赤道上為晝長圈，赤道下為晝短圈，晝長圈上為北極圈，晝短圈下為南極圈；與赤道斜交，半向北而上接晝長圈，半向南而下接晝短圈者為黃道圈，是即日所經行處也。其與赤道圈相交，過二分者，一為二分圈，一為二至圈：此其大略也。有頃，盧司鐸出，見余手執天地儀，盧司鐸笑曰：天地在手矣。余復就教，司鐸曰：日有二行，有本天自行者，有宗動天帶而行者；其自行者，自西徂東，行常遲，一日一度，一歲一周天者是也。其為宗動天帶而行者，自東徂西，行常速，周天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周天者是也。夫人知日自東出耳，不知日之自行，則從西出，先儒所謂蟻行磨上者近之。」艾司鐸即艾儒略 Aleni，盧司鐸即盧安德盤石 P. Ant. Rudomina，時同寓福州，所談日行說，自吾人觀之，固屬荒謬，而其研究之熱，則亦自有其令人欽敬者。

天地儀外，二人並有地球儀。九標續記曰：「十五日盧司鐸徐步外堂，熟視地圖，余問司鐸曰：天地圖諸體不一，意必有平面者，有半球者，有半面者，而圓球之象始備。司鐸曰：是未若製就圓形者，更為易觀耳。於時出木地球一枚，大僅盈握，其所畫與圖無異，但具圓形，則所云四面皆人所居，足底相向者，一覽而瞭然矣。司鐸又取天地儀參對，顧謂余曰：天道常動，地道常靜，今試取地球以象地，天儀以象天，考北極之高下，稽太陽之子午，而東西相距度數之遠，時辰之早晚因之矣。因思艾司鐸所云：斯邦為午，而大西尚為寅者，觀斯球而益信。」

「盧司鐸復取圓球，與輿圖較，覓東西度數，微有不合；司鐸曰：大地之上，諸邦相錯，定南北易而東西難。余問故，司鐸曰：定南北者，推測南北極出地幾何度，則地勢之高下，纖毫不爽也。而定東西者，必俟之月蝕之日，某邦某時蝕，某邦則某時蝕；或日蝕之日，某邦蝕幾分，某邦則蝕幾分；某邦蝕，某邦則不蝕；會而推之，而地勢相距之遠近，始可定耳。余思大地廣矣，非測天文以列地勢，則高下遠邇之數，孰從而辨之乎！」

日抄所載，但如崇禎四年四月初六日艾司鐸答西洋曆法，時在三山。又八月初三日答七政諸天運動之遲速，並出示星圖，述行星恆星之不同；九月二十日答月天逆行度數；十一月初六日答金星天行度，距日遲速幾何，又答日月二天是否亦有小球（卷二），四年四月初八日盧司鐸在三山出示遠鏡（卷二）；五年五月二十日，記艾司鐸在桃源以望遠鏡示林太學（卷三）；六年三月二日林有杞在清漳求觀遠鏡（卷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艾司鐸在龍江答其香（九標）問列宿天之逆行，列宿去日之定位及斗柄之四時易方；六月初五日又答其香問月中黑影及金星之弦望晦朔（卷五）。叩者不絕，答者不窮，何其相得也！而隨身攜帶遠鏡，又豈後之教士所可幾及哉！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王氏東華錄記康熙巡幸南京觀星台：「……上又披小星圖，按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諭諸臣曰：此老人星也！李光地奏曰：據史傳謂老人星見，天下仁壽之徵。上曰：以北極度推之，江南合見是星，此豈有隱現也？」按康熙帝關於老人星之知識，實得自當時在南京之教士。正教奉褒第二冊（九十七頁）記是年二月二十七日帝駕至南京，「趙侍衛又奉旨來堂，問南極老人星，江寧可能見否？出廣東地平幾度，江寧幾度等語，畢嘉 Gabiani 洪若 Fontaney 一一講述。趙侍衛即飛馬復旨。畢嘉洪若因匆遽回答，恐難詳悉，至晚戌初時，細觀天象，詳驗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數，繕具黃冊，二十八日早，趙請行宮，進呈御覽。」康熙帝以問諸教士者轉而難大臣，稚氣可掬。

耶穌會士通訊集名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者，IX, p. 429 記：康熙帝入通濟門，畢嘉與洪若跪迎於秦淮河上方橋上。（在高橋門與夾岡門之間）帝騎馬，侍衛騎隊凡二三千，儀仗甚盛，所費不貲。以織造局為行宮。洪若記曰：帝居南京時（陰曆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吾輩日往行宮，帝亦日遣一二侍臣來堂。並派人問南京可見老人星否。答以入晚即現，帝乃於某晚特至觀星台縱望。

正教奉褒第二冊（一一五頁）記：「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帝啓行南巡……十四日將至蘇州，杭州天主堂教士潘國良 Laurifice 至無錫境恭迎。上坐船頭，望見國良，問：那裏來的？回奏：遠臣自杭州來恭迎聖駕的。……問：你有天球麼？回奏：「杭州天主堂有一個舊的，不甚好。問：南京蘇州出北極幾度？國良一一回奏。……二十二日聖駕幸杭州，二十四日國良齎送渾天儀，進呈御覽；內臣傳旨云：這個是渾天儀，萬歲要的是渾天星球。隨將渾天儀發還。」此足證杭州天主堂教士亦嘗研究天文與曆數，當時在杭教士中，諳天文者有伏若望 P. J. Froes，撰學（抄本）稱其「深明天文度數之學」云。

教士研究天文，雖不在欽天監，亦孜孜矻矻，攻之不倦，其精神實足為法也。

滇西明家人史略

——『明家人為漢族構成部份之漢氏混種』之考證——

范義田

引言

滇西之明家人，近日注意研究者頗多：或從人種方面研究，量度其身長與頭面，謂其人為擺夷與栗粟之混血。或從歷史方面研究，以洱河諸部在晉唐時有白蠻之稱，謂其人即白羅羅（白夷）之同族。然明家人有其自成體系之語言風習與歷史傳說，與其他雲南土著不論任

何族（如渠叟，怒子，擺夷等），並無有相同之一系列之特徵存在。上述兩種意見，以偏概全，均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予於『雲南民族之溯源及其發展』一文（見本刊上期），對於晉南北朝時東爨烏蠻與西爨白蠻之區別，已有扼要之說明，而於明家人之系出氐種之源流，亦已從歷史方面，揭其端倪，本篇即繼續從歷史方面，加以論證。吾人由此可以確知：『明家人者，漢族構成部份中之漢氐混種也』。漢族之組織成員中，氐人實居重要部份，古時其部落極爲零散，自秦隴以至江漢之西皆有之，即所稱百濮者是也。在長江上游之兩岸者又稱僰，東鄰荊楚之國，僰與荊，楚之稱，即由其地在叢林榛莽中，宋著貴河流域之農田大闢也。其族之總稱號曰氐，在巴中者號巴氐，在秦隴者號白氐，白，亦即北也。其分佈之區域，則曰渠曰沮（苴）曰瀘（瀘）曰斯曰徙曰嶲（叟），皆爲一音之轉，與氐同聲，以地名爲種名，以種名爲地名，即種名，即地名。（古時各族人民之稱號，皆爲此類。）舉要言之：白氐居嘉陵江上源，江之上源即稱白水；巴氐居嘉陵江下流，江之下流即稱巴水。而嘉陵江自入四川境內，又稱渠江及渝水。嘉陵江流域，氐族之主要集中地也。其分佈川滇西部者，地名曰徙，曰越嶲，曰嶲州，曰楪榆，曰嶲唐，曰白崖……。徙與越嶲嶲州者，氐族在今西康四川之交之集中地也；楪榆，嶲唐，白崖者，氐族在今自保山北至大理東南至瀰渡之集中地也。其在雲南之部份，歷史上稱號之約略變遷，則秦漢以前曰僰與濮，晉唐時曰白蠻，宋以後通稱白子及明家。明家人之自晉以來之『白』之稱號，即『僰』之轉音及簡筆，而同時亦因晉代有甘肅之白氐南遷而來，其號乃益顯。自宋時大理國王段氏系出隴西白氐，於是白國，白王，白子，遂成最普遍之通稱；大理白國之歷史傳說記載，僰與白兩字仍通用，而究以白爲流行。於是元明人之記載，乃又以僰之音轉，以稱百越族之擺夷等；此又一方面由於白子即漢人之一系，僰之稱號反覺生疏，擺夷在宋時爲大理國民，即僰國（白國）人民故也。

（上述各點，並詳拙作『雲南民族之溯源及其發展』一文內，本篇與該文有一貫之關聯，而具體的專爲論述明家人之溯源及其發展者。文內有說見第一章第二章者，即爲『雲南民族之溯源及其發展』之第一章或第二章之節文，尚希讀者注意。）

第一節　『嶲昆明』與氐爨之混合種落

一　『嶲・昆明』釋義

史記西南夷傳曰：『西自桐師以東，北至楪榆，曰嶲昆明。』華陽國志曰：『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皆夷種也。』（南中志）又曰：『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南中志）叟即嶲也。『嶲』之種落稱號，爲氐（僰）所特有；而『昆明』之種落稱號，則以爨（羅）爲代表。嶲昆明之分佈區域，氐（僰）與爨（羅）兩族互有之：嶲中雜爨，昆中有氐，而嶲以氐爲主，昆明以爨爲大。氐之種落，較爲零散而小，無大部落之組織，故稱嶲爲小種。爨之種落，較爲集合而大，且各部常互通婚媾，互有聯係，故稱昆明，而爲大種也。『嶲昆明』之名稱，即因爨氐兩族之混合而得名也。

二　『嶲』及洱海區域之氐族

西南夷傳之『西自同師，北至楪榆，曰嶲昆明』，『自嶲以東北，徙筰都最大』。曰師、曰榆、曰嶲、曰徙，皆爲一音之轉，同一種落之稱號。史記正義曰：『徙音斯。嶲，地理志曰：徙縣也。』是『嶲』亦即爲『徙』矣。楊愼解釋徙斯之稱號，其語曰：攸嶲：『嘗蜀先蠻』，蠻即叟也。西南夷傳『徙筰』徙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楪榆；此斯，即西南夷之徙，玉篇作䝸，注：『狄國，夏爲防風氏，周爲叟，漢之賓叟，地在蜀之邊。』楊愼因爲結論曰：『徙也、斯也、鄋也、叟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異名。』今按以上各名稱在地理上之分佈，及諸書之連類而及，並其族性組織之特質，確屬一種無疑。而此種人，即分佈秦隴川滇西部之氐族，其在漢中巴蜀者以戰功受優遇，時稱賨叟者是也（詳華陽國志巴志）。後漢志南蠻傳曰：閬中有渝水，夾水居者，謂之巴渝蠻。喜戰鬪，喜歌

彝；亦謂之板楯蠻，以常掠柄爲戰具也。有七姓，曰：羅、朴、督、鄂、度、夕、龔，皆爲渠帥。自秦立功，復其租賦，其餘戶歲入賨錢四十，其渠長爲寳侯（引通典）。通典載：『高帝爲漢王，率巴人以定三秦，復其渠帥不租賦，遂代代服從，至後漢以後，郡守常率以征伐。』餘戶歲出賨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謂之賨人焉。（予於第二章中，釋賨字爲傭字之音轉，傭爲力役之征，亦即古代之租賦也，即此益信。——租賦發展之三階段爲力役租，實物租，錢幣租。）楊愼引玉篇注『周爲擧』，擧爲羌種（說已見第一章），不得有賓之號稱，應作『周爲濮』或『庸』方合。而以賨叟爲鄭，夏爲防風氏，或出附會（註），叟之解釋，應以華陽國志『夷人小種』爲當也。茲以同書各志證之：如武都郡有麻田『氐叟』，多羌戎之民；又魏益州刺史楊阜，移『氐叟』於汧雍及天水略陽；又丞相亮平武都陰平二郡，其『氐叟』楊，濮屬魏；又陰平郡人民剛勇多『氐叟』；又太康八年，『氐叟』齊萬年反，永嘉初，天水『氐叟』楊茂搜，種衆強盛，南遷李雄，於時並『氐叟』如一國（以上見漢中志）。是叟之稱號，實爲氐族所專有；其部落分散，多屬小單位組織，各部自爲雄長，互不相下，爲西方各族中惟氐族所特有之現象，且成爲傳統族性，至唐而不變。晉永嘉（懷帝）時，楊茂搜建號略陽，李雄稱帝成都，始有聯合，故曰『於時並氐叟如一國』也。而李雄建國（號成漢）時，氐與漢已融而爲一，其國立文教，設學官，卹百姓，安流民，李雄善雅談，諸子姪多好學攻書，有容觀。顧其族之特性，猶存而不改，其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伍，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綱紀莫稱。（見李雄志）此則由其西北游牧生活之遺風，猶長保而未泯也。蓋氐之族性，熱情浪漫，好自由，輕紀律，剛銳能戰，而略少政治組織之手腕。故諸史皆言其人喜謳歌，性質驍勇，有將帥材，屢訪兵攻戰；蓋秦漢時中國西南之出兵，幾有『無叟不成軍』之概矣。上擧氐叟，均指巴蜀以北，漢中甘肅者而言。其在滇蜀之交，越巂以南一帶者，亦同樣稱叟或稱斯：如同書稱：蜀漢章武三年，越巂『叟』大帥高定元（三國志作高定）稱王，遣都督李承之殺將軍焦璜；又蜀安南將軍馬忠，斬『斯』都耆帥李承之；又越巂有四部『斯兒』（見蜀志）。綜合以上之所引述，皆足以證明史記西南夷傳之『自同師至楪榆』，『自巂至徙，……白馬最大，皆氐類』者，其師榆巂徙諸名，均爲氐族多數之小型種落稱號，雜居羌爨之間，而白馬則其族望也。（羌亦有羌叟之稱，但僅偶見，且甘川滇之西部，氐羌雜居之處，古人多兩名逕稱，不加分別。）後漢書西南夷傳曰：『冉駹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是亦足以證明滇蜀之兩部，氐族實居大多數；而漢之越巂郡，唐時爲巂州，其得名亦即由此。其分佈地帶，依史記所言『自巂至徙，再東北冉駹最大，再東北白馬最大，皆氐類』而按之，計自今保山起，東北達川康之交界，北接甘肅之一狹長地帶，皆有其種落。此一帶地理之名稱：曰同師，白巂唐（今保山雲龍），曰榆（大理），曰巂州（今西康西昌），曰越巂（今西康越巂），曰徙（今西康大全），曰冉駹（今四川茂縣。冉，即通與所稱之駹氐），而白馬即成都氐叟。足徵楊愼所說徙、斯、鄭、賨、皆一種人者，頗爲有見。而大理稱榆城，又稱羊苴咩城；喜州又稱史城；苴，喜史，固亦同音之轉也。通典謂：『印都，其外西曰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巂昆明，地方數千里，無君長，善謳歌，略與牂牁類』，是又已載明氐族喜謳歌之風習特徵矣；其善於謳歌之天材與傳統，固爲歷代之歷史家所豔稱者也（另文述之）。

（註）（一）鄭，玉篇注：『狄國，夏爲防風氏……漢爲賨叟，地在蜀之邊。』按防風氏爲古代長狄之君，國號鄭滿，夏禹會諸侯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殺之；春秋時吳伐越，獲其骨，節長專車（見國語）；防風氏在東海濱（今浙江），而賨叟則在巴蜀也。華陽國志載氐族傳說曰：長老言：宕渠（今四川渠縣東北）蓋爲故賨國，秦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言：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入爲大人者。及雄之王祖，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巴志）。以鄭滿長人防風氏附會於氐叟，蓋出於此。或李

爲建國，自附於古諸侯之後也。然古代之氐族，曾有一部向長江下游之徙，亦未可知。——（原始古代，各種落之東西交流甚大，據古史家言：伏羲生於成紀（今甘肅秦安縣），都陳（今河南維陽縣）；神農長於姜水（今陝西岐山縣），都曲阜（今山東曲阜縣）；顓頊生於若水（鴉礱江上游），都濮陽（今河北濮陽縣）；禹生於汶川（今四川汶川縣），都安邑（今山西安邑縣）；此皆北中國各族，自秦隴蜀之交向東流徙之跡。他如周太伯奔荊蠻，國於句吳；呂望生於東海之濱，西入周佐文王；或自北而南，或自東而西。以上之遷徙，皆爲氐族部落領袖，統率部屬而行。即如春秋左傳中載各國卿大夫之出奔者，往往舉家族及所屬徒隸而隨之也。）

（二）氐族之號稱嶲叟者，多在隴蜀一帶；在東部漢中及巴中者，號稱賨民或巴人。嶲之稱號來源，或即以嶲鳥（杜鵑鳥）爲其紀念。華陽國志載：「戰國時，蜀王杜宇稱帝，曰望帝，改名蒲卑。教民力農。後禪位於其相開明帝，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今巴蜀民農時，猶祀杜主君」（杜爲巴氏七大姓之一）。又曰：「世俗爲蜀傳者，言杜宇之魄，化爲子鵑，此子鵑鳥今云是嶲，或曰嶲周。」注：「說文：蜀王望帝亡去爲子嶲鳥。爾雅亦云：嶲周，嶲鳥也，出蜀中。」是氐族蓋以嶲鳥鳴於播種時，故以紀其農業之農神——望帝，如漢族紀農業之開始，有炎帝神農氏，則自稱黃炎華胄是也。以鳥爲紀，則有如鳳鳥氏之類，左傳昭十七年：「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少昊氏以鳳鳥氏爲歷正，杜預注曰：「鳳知天時」。鳳鳥氏之屬官，則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是皆以候鳥之鳴爲農業時令，爲蜀中之嶲鳥也。

三　「昆明」之區域及種落

昆明對嶲而言，爲種落之大者。其分佈地理之約略區分，則「嶲」落之主要分佈地，在洱海西北，自保山雲龍（西南夷傳之同師，在永昌；漢又於永昌置嶲唐縣，縣在雲龍南，見方輿紀要。）迤東在北至西昌以北，爲大渡河，鴉礱江，金沙江，瀾滄江間之扇形地帶，其間峻嶺疊嶂，種落之小，蓋亦同受地理影響也。洱海之東北及東南部則爲「昆明」種落之主要分佈地，今自西昌以南，會理鹽源永勝一帶，以至東南大姚、姚安、彌渡、祥雲、賓川、鳳儀、大理、蒙化之間，而其地較多平川湖沼，故亦適於大種落之繁息也。漢時自滇池之西，至洱海與金沙江間，均有昆明之稱號，而以洱海東部一帶爲主。（一）如唐初烏蠻族之昆明蠻，以西洱河爲界（已見第一章第三節），是大理鳳儀蒙化一帶均爲昆明。（二）漢書西南夷傳「嶲昆明」注，顏師古曰：「昆明在嶲州西南」，其地漢爲定筰縣，唐置昆明縣，當今鹽邊縣地，是鴉礱江金沙江會流之地帶，亦稱昆明。（三）通考曰：「姚州，故滇王國，蜀後主置雲南郡，唐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西距南詔羊苴咩城三百里」，（羊苴咩城，今大理城。）是大姚、姚安、祥雲一帶，又皆爲昆明。（四）漢武帝時之昆明池，即指洱海，通典曰：「西洱河，一名昆彌川，漢武象其形，鑿池以習水戰，非滇池也。」按漢武帝使使求身毒，一道由應郎至滇，西閉昆明；一道由蜀西出卬，南閉昆明；於是發兵擊之。滇王始已降順，不予誅討，並封爲王。是漢武帝鑿池習水戰，乃伐昆明，非以伐滇，昆明池，實洱海矣。綜上以觀，滇池西北，洱海東北，越嶲之南一帶，蜀漢之雲南郡地及越嶲郡之南部，均爲昆明，以今之祥雲爲中心，武侯身由越嶲入南中，滅雍闓，禽孟獲，俱在此地帶；其所組織之「夷漢部曲」（見第二章），雲南郡自不能例外也。而由越嶲至姚州，爲古「姚嶲大道」，兼綰滇洱，爨氐羌諸族，犬牙錯居，自漢武帝平昆明夷，通道置縣以來，日趨進化。華陽國志稱：雲南郡有上方下方夷，出花布，有稻田畜牧，又益州西部金銀寶貨之地，居其官者，富及十世（南中志）。後漢書西南夷傳載：「安帝元初中，永昌越嶲諸夷叛，楊竦往討，獲財物四十餘萬，舉劾姦貪長吏九十人。」足徵洱河流域，及其東南地區，農業日興，道出永昌與緬印之貿易亦發達，其富盛幾儔滇西

上，卒爲後來南詔大理建國之根據地。而當秦漢時，其各族中以富見稱之僰僮，則氏族是也。

第二節 明家先民——漢之僰(濮)，僰僮與斯兒部、赤甲軍、助郡軍。

一 僰(濮)

上述之僰僮，與越嶲有斯兒部及赤甲軍，助郡軍，皆即漢時分佈大渡河、金沙江、與洱河流域間之氏族。僰僮爲專商業人民；斯兒部爲民兵部曲；赤甲軍助郡軍，爲戍屯軍隊；其部族，即今洱河周圍迤西各縣『明家人』最早之先民也。

僰與濮爲氏族稱號，已見第一二章。司馬相如通西南夷，檄告巴蜀太守曰：『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又難蜀父老文曰：『略斯榆，舉苞滿，』史記索隱『服虔曰：夷種也，滿字或作蒲也。』（文選作苞蒲）蒲與楊（一作陽）爲略陽氏族之大姓，通考載：『陽氏與苻氏同出略陽。略陽地，今天水郡隴城縣。』（故城在今甘肅秦安縣北）苻姓世爲酋長，至晉時，楊姓建武興國於略陽（漢沮縣，今陝西略陽縣；武興國氏人風俗，見第四節。）蒲姓建前秦國於長安，旋改爲苻。蒲即濮也，前引華陽國志：『丞相亮平武都陰平二郡，其氏叟楊濮陽魏』是也。

二 僰僮——金沙江南北通商大道之商業人民

史記西南夷傳曰：『取其筰馬，僰童，旄牛，』前漢書西南夷傳曰：『南賈滇僰，滇僰僮，』童與僮爲一字。華陽國志蜀志曰：『滇獠賨僰僮僕六百之富，』又曰：『越嶲本有僰人，故秦紀言僰僮之富，漢民漸徙斥之。』又南中志曰：『會無縣，路通寧州，渡瀘得住狼縣，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家，其穴多有碧珠。』（會無，今會理；）蓋自嶲至姚之交通要衝，江之南北，均爲僰僮經商集中之地。其地江會水通，絡繹滇洱，西達緬印，唐貞觀中，巂州都督上言：『緊於外諸蠻，則西洱河等，各道可通』，是也。自秦之時，蜀賈人即已遠商印度，張騫於大夏見蜀布邛竹杖，即由此道轉輸而往。蜀賈人之涉險遠出，魄力可驚，而氏人性質剛銳，至有『勇憨抵冒，貪貨死利』之稱（見後漢書西南夷傳），兼以南中風土素悉，沿途至永昌以西，均有同族），自必爲賈人中重要成分；墓穴有珠，富可知也。三國志蜀志李恢傳亦載：『恢討南夷，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是氏族之富盛，實爲各族之冠。唐高宗永徽三年（西元六五二年），趙孝祖平弄棟之西白水蠻（在今彌渡），因上言：『弄棟之西有大勃小勃弄二州，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相接，人衆殷富，多於蜀川。』（黃瓜，當在蒙化，唐時蒙化爲陽瓜州；其族爲烏蠻，越嶲烏蠻有木瓜諸部。）是自晉至唐，尤臻繁榮，而勃弄之人，蠻書稱之爲『白蠻』者，亦即僰僮之同族也。僮乃僕隸之屬，但僰僮之稱，蓋包括奴隸，雇傭與自由商人諸成份：一則爲失去身份自由之真正奴隸，如南北朝時之獠奴，唐時之崑崙奴，由俘掠或買賣而來。一則受雇傭爲商業經紀人，大致類似歐洲古代希臘之用奴隸經商者然。一則爲自由商人，漢時輕視商人，稱爲賈豎，僮與豎皆即奴僕，僰人之專業商賈者，遥呼之爲僮；華陽國志言『漢人漸徙斥之』，知非盡屬奴隸身份之僮僕，有如今日德人逐猶太，暹羅迫華僑矣。

僰之集於金沙江南北交通之衝者，除上述之姚嶲大道外，在東又有古『僰道』南都之『僰國』。僰道爲戰國時巴與蜀兩國之交界，當岷江與金沙江會流處，而爲由巴蜀南通番禺之衝要。漢武帝時，唐蒙於番禺得食蜀蒟醬，因說武帝由蜀通南越，發卒治僰道以入夜郎是也。（漢以前由北方至番禺，道出豫章，即今江西省。）亦即今之由四川宜賓入滇黔之交通起點也。漢書地理志僰道注：『應劭曰：故僰侯國也，……僰於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從人。』此曰有仁道，亦氏人已融化於漢，知中國禮儀之特點，抑亦『君子富，好行其仁』者歟？僰道，漢爲犍爲郡，說文曰：『僰，犍爲蠻夷也。』唐時爲戎

州，爲蠻入據之，司馬貞史記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古僰國』；新唐書南蠻傳曰：『屬於戎州都督者凡九十二，皆無城邑，椎髻皮服，惟來集於都督府，則衣冠如華人焉。』烏蠻部中，自有僰國遺裔也。（由僰道出南海之通商大道有二：一入貴州，沿北盤江至番禺；一自曲靖至滇，南沿元江至交趾。元江流域，亦有僰人，稱濮國。說並見後。）

三　斯兒部及赤甲軍助郡軍——越嶲之邊防武力

斯兒部及赤甲軍，助郡軍，構成蜀漢時越嶲徼外之邊防武力。氐族風俗淳厚，世挺名將，立功秦漢，號稱義民；漢時屢平隴蜀羌寇，名曰神兵，稱之者，至以爲非氐人，則巴蜀之民爲左袵焉（詳華陽國志及後漢書南蠻傳）。蜀漢時，武侯南征，越嶲及南中之亂既平，而越嶲雖有『四部斯兒』及七營軍，猶不足固守鎮攝，乃置『赤甲』北軍二牙門及『斯兒』督軍中堅，衞夷徼。又邛部亦有七部營軍，四部『斯兒』。茲分別說明之：（一）『斯兒部』，已見本文第一節所述，即越嶲斯都耆帥李承之類也。（二）『赤甲軍』者，漢時徵募巴氐組成之部伍，諸葛亮亦發其勁卒爲三千連弩士，並移家漢中及征南中。（三）『助郡軍』者，蜀漢時，每移巴氏豪族於邊郡，以助攻守，稱爲『助郡軍』，令世掌其部曲爲大姓，蜀漢、關中、涪陵及南中均有其部曲。而巴氐其人質直好義，雖徙他所，風俗不變。（以上事蹟，引見華陽國志巴志及蜀志。）是斯兒部乃土著氐族之民兵，而赤甲軍及助郡軍，則自巴中移家同來之駐屯軍也。其部介居烏蠻與羌族之間，然漢化甚高，保守性強，久而風俗不變，至晉時，『其爲軍在南方者猶存』（巴志）。於此亦可見氐人之在巴蜀漢中者，與漢雜處，而漢多於氐，且經濟交通之接觸較頻繁，漸趨融化無跡。晉時李特據蜀，巴州之德操仁義，文學政幹，號稱比美洛下焉。據通考載：『涪州，巴國之境；涪俗四種：曰夏，巴，蠻，夷。夏則中夏之人；巴則廩君之後；蠻則盤弧之種；夷則白虎之裔。夏巴居城郭，蠻夷居山谷。』夏巴同居城郭，足證巴蜀境內，氐與漢早有共同生活，而融化爲一矣。（白虎之裔者，秦昭襄王時，巴氐廖氏射白虎爲業，爲民除害，復其租賦，號白虎復役。）又同書載：板楯蠻之後，後漢史言其在峽中及巴梁間，或移徙交雜，不可詳別。晉南北朝時，緣沔濱而居者甚多，並分散襄陽汝水間。宋時有渝水蠻首領李光吉，楊秀等，各有衆數千爲亂；神宗時，以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控扼。旋建爲南平軍，以渝州，涪州，南川，隆化隸焉。——是自宋以後，氐族之在巴蜀者，即無種落形態之存在矣。至其族之在雲南者，人數遠遜於遂次後至之中土人民，其部衆日益繁衍，及南詔與大理相繼建號，自唐迄宋，中原勢力且未能直達其地，儼然自爲一國；繼則有元一代，段氏世襲總管；綜計自唐至明初，凡經六百餘年之封建統治，遂使沿其保守特性，形成洱海東西部自成體系之人民焉。下述唐初之松外及勃弄，河東，洱河諸部，蠻書稱之爲『白蠻』者，即其族也。

第三節　唐初之松外，洱河諸部，及南詔之蒙氏與明家之合組建國

一　松外勃弄河東洱河諸部族（白蠻）

（1）松外蠻——松外蠻，其部在唐松州之外，嶲州之西南，今自西昌西南一帶及金沙江南北兩岸之地。新唐書南蠻傳記其風俗禮儀及生產狀況，十九與中原相同。其部有數十，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凡百數十姓，趙楊李董爲貴族，皆各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鋋；言語雖小訛舛，大略與中夏同；有城郭文字，頗知陰陽曆數，以十二月爲歲首。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桃李；布幅廣七寸；正月蠶生，二月熟。喪後三年乃葬，以蠡蚌附棺，與華陽國志所言會無縣金江南岸之濮人塚，穴有碧珠者同（已見前引）；而西南夷各族，惟氐僰（白蠻）喪葬最早用棺墓，從漢俗也。（蠻書載：西爨埋殯悉依漢法爲墓，富者廣栽松杉；而烏蠻不墓。晉寧幅員數百里，西爨王墓，壘壘相望。華陽國志南中志曾記晉初『盜發夜郎莊王

東□，足徵其流傳之早。巴氏族之用棺墓，實早見於周秦時也。滇池虞衡志中，記黑羅羅白羅羅及其他各族，均用火葬，惟擺夷以木板數片瘞死者，埋後即無掃祭之舉；其所載與滇繫略同。惟今之擺夷已同於漢俗，清明節祭墓矣。）通典載：『松外諸蠻，貞觀末爲寇，遣兵從西洱河討之；其西洱河，從嶲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落。』是松外諸蠻，已概括自大渡河，金沙江，南至洱河流域之諸部，下述之河東，洱河，均在內也。

（2）勃弄州——大勃弄，小勃弄二州，亦曰白崖瞼，即明家族所傳之白國地。其地東連弄棟（大姚），西接黃瓜櫟榆（蒙化大理），佔有今太姚，姚安，祥雲，彌渡，鳳儀，蒙化一帶廣大地面；其衆完富，埒於蜀川，有數十姓，各據一州，無大君長，不相統一；語雖小訛，其生業風俗，略與中夏同。永徽中，大勃弄首領楊承顛私署將帥，趙孝祖討降之，餘屯大者數萬，小者數千，皆降（事見新唐書南蠻傳）。

（3）河東州——渠斂趙，本河東州；西巖有石和城。州中列樹，夾道爲交流，村邑連甍，溝塍彌望；大族有王楊李趙四姓，皆白蠻；云是沮蒲州人遷涉至此，因以名州（見蠻書）。河東川即今鳳儀縣地；石和城，爲六詔以外之一詔，詔主施閣皮亦爲氐僰族，說見後。河東州人自沮蒲州遷涉至此之歷史事跡，另於下文述之。

（4）洱河蠻——亦曰河蠻或河睒。沿洱海西濱之大河城（今大理太和村）大釐城（今大理喜州）羊苴咩城（今大理城），皆河蠻所居，白蠻也（見蠻書）。貞觀時，其帥楊盛，率首領數十人降附，西洱河首領楊棟，東洱河首領楊斂，皆入朝。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南詔蒙歸義（皮羅閣，玄宗賜號歸義，）拔大河城（即太和城），洱河部乃北徙，羈傭於浪穹詔；南詔進破浪穹，又徙置雲南柘城（見蠻書及南蠻傳）。

上述諸部，皆仍襲漢晉以來氐族部落之特徵：其一，生活風俗與中原相同，語言亦接近，並知文字。其二，皆從漢姓；其趙王李董楊諸大姓，自南詔以來並爲明家族中之大族貴閥。其三，小單位組織，各據山川，無大君長總統。——而其分佈地區，即漢以來『嶲昆明』之域也。

二 南詔爲蒙氏與明家（白子）合組之典型的封建國

南詔建號大蒙國，其王室蒙氏，與上述松外諸部，自南北朝至唐初，俱爲西爨白蠻之部族。西爨之本部爲滇池區域，自安寧東抵曲靖一帶；而爨瓚稱王時，已延袤二千餘里，隋文帝開皇十七年（五九七年），史萬幾討西爨，自蜻蛉弄棟（大姚有蜻蛉川）入西洱河，瓚子翫擢而入朝，是西爨已包括洱河區域也。其間中原流徙雜居者甚多：通典謂『西爨延袤二千餘里，俗多華人』；蠻書謂『弄棟城在姚州川中，無漢人，姚州百姓陷蠻者，皆被移隸遠處。』蓋蒙氏與松外諸部，漢化之歷史甚悠久，且與漢人雜居融合，其生活及文化，已構成漢族之一系。南詔與大理國之於唐宋，時叛時服，而皆視爲宗主國，制度禮樂，一本中國，實中國派生之一小型國也。（小對中國之大而言，南詔盛時之四境疆域，包括緬甸安南貴州廣西之一部。）蒙氏與松外諸部，其互相融合及合組聯盟之建國情形，可於下述諸點見之：

（1）語言相通，文字相通——南蠻傳載：天寶中，閣羅鳳使陽牟利（氐族大姓有陽姓，已見前），以兵脅西爨，徙白蠻二十萬戶於永昌，烏蠻以言語不通，得不徙。——是滇池與洱海兩區域同爲白蠻之族，言語相通也。蠻書謂：『言語白蠻最正，蒙舍蠻次之，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與漢不同，而四聲訛重。』此可證蒙氏與松外洱河諸部，均說漢語；亦即南蠻傳所謂『言語雖小訛舛，大略與中夏同』者也。南詔野史載：『白氏，有阿白，白兒子，民家等名，白國之後，即滇中之土著；婦女出門時擁傘障面，其餘同於漢人；』此即白蠻中之氐種，松外諸部之後也。又載：『白羅羅，一名撒馬都，即西爨白蠻，舌音清便，多冒漢人』；此即白蠻中之爨種，與漢融合，泯然無跡者也（西爨白蠻爲氐爨兩族之混合，說見第二章）。至於文

字，爲彝族有象形字一種，名爲『彝字』，而西爨則早已使用進步之漢字，晉之爨寶子碑（在曲靖，東晉安帝大亨四年——西元四〇五年——立），宋之爨龍顏碑（在陸涼，宋孝武帝大明二年——西元四五八年——立），唐初之王求仁碑（在安寧，武后聖曆元年——西元六九八年——立），南詔之德化碑（在大理太和村，唐代宗大歷元年——西元七六六年——立），皆其實物之遺蹟也。（爨寶子碑之考釋，見袁嘉穀氏之演釋；後三碑之考釋，詳阮福小瑯嬛叢記滇南古金石錄。）氏族明家人，雖有稱爲『僰文』者，其實非另有一種文字，卽使用漢字爲文，而間有方音方言，明家人之通俗文也；又另文述之。

（2）兩部合力反抗邊將之侵暴——松外諸部於冶鑄之術，有弓矢矛鎧，武器堅銳；其時如黔中羅殿王諸部之烏蠻族，尙多使用木弩，（見通典）而南詔蒙氏善以銅鐵爲兵甲，亦與明家族有同族及同文化之故也。（南詔與明家人有同族之關係，俟另爲專文述之。）松外諸部，武力爲滇中之雄，饒有斯兒部赤甲軍遺風，於邊地諸族，號稱難制，中原對之用兵最多，史不絕書。如貞觀中，越嶲都督劉伯英上言：『松外諸部，率皆暫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顧其所以然者，實中國邊政不良，官將貪汚，有以致之。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年）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武后時，蜀州刺史張柬之表曰：『今姚府置官，旣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且縱且擒之術；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婪刼掠，以積爲常。』前乎此者，如漢晉之時，居官者富及十世；後漢安帝時，楊竦討越嶲永昌諸夷，獲財物四十餘萬，舉劾姦貪長吏九十人（引見前第一節）。邊地文武官吏之貪汚，實由來久矣。惟諸葛亮在土著人民之信仰上，則傳播幾遍，且遠且深，歷久彌光，足徵其善政在人，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概焉。而唐初爨氏兩族（蒙氏與明家）之聯盟，卽合力以禦『恣情割剝，貪婪刼掠』者之來臨也。如高宗時，梁建方討松外，酋帥雙舍拒戰，事既定，置牢州及松外、林開、尋聲三縣，以蒙和爲縣令。又大勃弄首領楊承顛私署將帥，據地稱王，趙孝祖進討，其酋禿磨蒲與大鬼主都干，以衆塞箐口（俱見新唐書南蠻傳）。此所謂酋帥，鬼主，卽爨族之部族酋長及宗教首領，與松外諸部聯合拒戰者也。

（3）典型的封建國之建立——南詔國之統治階級，爲王室蒙氏與松外河東洱河諸大姓之聯盟組織。松外諸大姓仍各擅山川，自據一州一邑，各世守其部曲（今大理善闡一帶，各村各奉一土主皇帝，卽其遺跡），而蒙氏則儼然盟主。如天寶十一年（七五二年），閣羅鳳敗唐將鮮于仲通，明年，唐復置姚府，設都督，以圖規復，閣羅鳳命清平官鄭回撰碑（卽南詔德化碑）記其事曰：『漢帝再置姚府，以將軍賈瓘爲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若不速除，恐爲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軍將』與『王兵』，別而爲二者：『軍將』，卽松外諸大姓之部曲；『王兵』，則蒙氏之親兵也。其碑陰，羅列清平官，大軍將，軍將，大總管，都軍謀等銜名約五十餘人，計凡有楊、揚、爨、李、趙、羅、張、王、尹、孟、段、周、唐、喩、盛、洪、和、阿、劉、杜、鄧等二十餘姓，（見小瑯嬛叢書所載，頗有殘缺不完者），其中以楊姓最多，趙姓次之，李尹段又次之，皆明家族大姓。而最後數款，則以詔親大軍將李外成苴，李些豐澤，放苴，獨磨等殿焉，諸大軍將之上，並加『詔親』二字，是卽蒙氏王室之親兵也。蠻書謂『王親兵曰「朱弩佉苴」』，又謂『南詔兵通數三萬』，此三萬之數當然指蒙氏之『王兵』而言，而軍將或統千人，或統萬人，各據邑居（同書），其制有如周代之封建制度，天子王師有六軍，諸侯則大國有三軍，以下遞減有差也。（南詔全國之兵，自不止三萬；閣羅鳳敗鮮于仲通之兵十餘萬，則蒙氏與松外諸大姓之聯合兵，其數亦必相當；又異牟尋悉衆二十萬寇成都，率大軍十餘萬追敗吐蕃，皆足證南詔全國兵數之盛。以南詔疆域之廣，歷戰唐兵及擊走吐蕃，又進略緬甸越南，其兵數當在百萬也。）此種典型的封建制，爲晉以來南中『夷漢部曲』之部落組織之發展；而亦深受唐代藩鎮（節度使）制度之影響，其亡國與唐室並出一轍，皆藩鎮節

度使之爲患也。（南詔至第八代勸龍成，爲弄棟節度使王嵯巔所弒；第十三代舜化貞死後，爲清平官鄭買嗣所篡；鄭氏傳三世，爲東川節度使楊干貞所篡；楊干貞又爲通海節度使段思平所討滅。其時代與篡奪更迭，適與唐末五代藩鎮節度爲患之時期相當，雲南之政治局勢，固與中原息息相關也。）

南詔有大軍將十二人，總統諸軍，出則領要害城鎮，稱節度。有清平官六人，管覽內外大政，位權如丞相，每日與南詔共議事。大軍將有殊勳者，入朝爲清平官。其大軍將與清平官職位，大都松外勃弄等部諸大姓任之，南閣羅鳳之開國元勳段儉魏，勸利晟時攻成都之王嵯巔（唐文宗太和三年，西元八二九年），豐佑時救緬甸之段宗榜（唐宣宗時），破交趾之段會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西元八五八年），其尤著者也。諸姓皆握重兵，參大政，或勢傾王廷；至五代時，鄭氏，楊氏，段氏，卒移蒙氏之祚焉。

氐人自古與漢相融，農業生產進步，文化甚高，長於用兵，勇於戰鬭，故介居羲羌之間，而能巋然保存其獨立之部族組織。至其首領則多予聖自雄，各自孤立，不肯降心相從，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未能爲聯合之集中組織，此其短也。東晉時前秦雄主苻堅，國勢甚盛，泱泱雄風，一敗即潰不成軍，即失於基本組織未能形成中心力量。（苻堅分氐戶於諸鎮，秘書侍郎趙整，略陽氐人也，有文才，因侍宴，援琴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見十六國春秋，輯自太平御覽。）而南詔建號之初，松外諸部——（白子）之族，似即分爲兩系：一爲金沙江系，即松外部；一爲白崖系（白國），即勃弄部。勃弄人衆殷富，西連南詔，北接洱河；南詔蒙氏自蒙化向北進展，據石知城（在鳳儀之西），逐洱河蠻，勃弄不能與之爭；而松外諸大姓，則助蒙氏力征經營者也。

第四節　系出隴西白氏之大理國主及其遺民白子

一　大理國主段氏系出隴西白氏

（1）段氏系出武威郡白氏及大理國稱白國，明家人稱白子之原因——段思平自後晉高祖天福二年（九三七年）討滅楊干貞，承南詔國之遺而建大理國；至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一二五二年）第二十二世段興智，滅於蒙古忽必烈，計三百十五年。思平爲段儉魏六世孫，儉魏佐閣羅鳳征伐，功最高，賜名忠國，爲丞相。子孫世爲大軍將及清平官，族勢日盛，至思平卒得國。釋年運志曰：

『段氏之先，爲武威郡白人。』

段氏時，述敍白子族自古立國之歷史傳說，其書名『白古通玄峯年運志』，見楊愼所纂滇載記，楊自言所纂，即就年運志爲之編譯也。（元人趙順亦撰白古通淺說一卷，書目見倪蛻滇小記。）段氏之先爲武威郡白人，除見於滇載記外，方輿紀要及南詔野史並載之，南詔野史則作北人。（北即略陽北土，北與白古以通稱，如苻堅稱慕容氏爲白虜，亦即北虜也。）據此，則段氏之族，原爲隴西白氏矣。考氐族南北轉徙，頗爲頻繁，而故號往往不變：漢末天下大亂，宕渠之巴氐，遷於漢中楊車阪，號爲車巴；魏武帝克漢中，車巴之首領，時爲李特之祖李虎，率部歸之，遷於略陽北土（今甘肅秦安縣），復號之爲巴氐（引通考）。此氐族自巴之北徙秦隴者，仍號巴氐也。而其自隴西之向南徙者，則亦仍其白之舊號——氐族居甘肅東南部白水之濱者（白水又稱白龍江，嘉陵江上源），皆號白氏，白馬氏最大（當今甘肅成縣），白馬之西南爲白狼國（當今西康雅安縣以西），白狼之東南爲白浪，（當今寧蒗，麗江之間。寧蒗，舊名蒗蕖；麗江之北，稱白浪滄。）白浪之西鄰爲白國北方瞼，（今永勝，舊名永北。）（已見第二章第三節2項。）明家人之自稱白子，或稱白兒子者，其源即出於此矣。而白國北方瞼其地又名成紀，段思平既得國，封高方爲岳侯，分治成紀，巨橋。成紀之稱，即由於隴西成紀之白氏，徙此而得名，亦如晉時北方人民南遷，以其故地之名僑置州郡也。

段氏建國號大理，亦作大禮，而其民又通稱其國曰白國，王曰白

王，語言爲白語，文字爲白文。其民自別於其他土著鄰族則稱曰子。明家族內多皆以前之土著（卽秦漢時之僰僕），不盡自隴西遷來，而王室既系出隴西白氏，⑧則其民自亦稱白民或白子也。白字又通作僰。韋氏（學誠）遺書中王知州雲龍紀略載：『雲龍阿猖爸度早槪，傳十餘世，金齒（今永昌府——原注）僰國（今大理府——原注）皆通商賈。又四五世，至尋疆，大理王段氏遣人撫之，疆降，受其誥命；自臣僰王，始知歲月，以十二月爲歲首。』金齒與僰國並列，金齒爲文身之擺夷族，僰國爲白氏族，分別頗爲顯然；大理國以十二月爲歲首，而松外蠻及南詔，亦均以十二月爲歲首，亦可爲松外與大理國同爲氏族，南詔亦與之融化之佐證也。忽必烈旣滅大理，以段與智爲大理總管，元史卽稱其子信苴日（卽段實；）爲僰人（見信苴日傳）段氏世襲總管，至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平大理，廢段氏，封前總管段世之族段保爲雲龍州土知州；而雲龍紀略則稱：『段保四川邛州葳遠縣人，少隨父流寓雲龍，與李貫章同佐早氏，貫章篡早氏，保遁里；後投沐英攻大理，復率兵入雲龍，夷民迎服，太祖賜保雲龍窂印土知州。』明家之族，既散佈川西一帶，四川邛州有段氏之族，自係事實也。

（2）隴西白氏之南遷——白氏之南徙川滇之間，據華陽國志大同志載其事曰：『晉太康中，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氐叟青叟數萬家，以郡土連年軍荒，就穀入漢川，散佈隴中三輔；其後復相繼入蜀，散佈梁州及三蜀界十餘萬口。其時流入巴蜀及梁州之略陽，天水等六郡大姓，有閻、趙、任、楊、李、上官，及氐叟梁、竇、符、隗、費、董諸姓。及永嘉五年，氐族渠帥李雄（李特之子）稱帝成都，又遣兵服雲南，李氏招徠遠人，安撫流民，於是秦隴漢中一帶流民入蜀者又萬千家（並詳十六國春秋）。——是上述松外諸部，實含有不少此種氐漢間雜之流民團體也。於是新氏爲僰，或接邑連居，或互相推擠，如波相逐；而段氏者，自亦此時流民中之一大族矣。今大理喜洲，有楊姓者，尙存明以前之家譜，不記年代，名有三字，如桂海虞衡志所記大理國使者李觀音得，董贊斤六等；率以三字爲名；又其父子之名，子名首字遞接父名之末一字，與南詔王室同；其明代祖墓，則述其先系出隴西，世居葉榆：此亦明家之先有隴西白氏之一證也。至子名遞接父名末一字，則受烏蠻族之風習漸染；大理國主段氏父子之名，皆爲兩字，乃首字輒相同，沿及於四五世，如兄弟行者。見後附南詔大理世系。而南詔各主以蒙爲姓，其名亦率爲三字，南詔碑陰所列大軍將，亦有三字爲名者。又今劍川有段氏，亦稱其始祖爲段觀音保焉。兩族雜居而趨於同化，互相影響之處甚多，此其一耳。

（3）隴西白氏與明家人之風俗——隴西白氏，當魏晉南北朝之世，其豪族每據地稱王，而以略陽楊氏之歷年最久。遠自漢獻帝建安中，楊騰爲部落大帥，據略陽仇池，仇池地方百頃，以百頃爲號，傳地延袤千里；其後楊千萬，魏拜爲百頃氐王。晉惠帝時，楊戊搜（卽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宋文帝時，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其兄子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以爲武興王，號武興國；後復附於梁。南史述其風俗曰：

『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皂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韡；地植五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布漆蠟椒銅鐵。』

其姓氏，言語，禮儀，文字，及農耕蠶織冶鑄諸生活情狀，與新唐書所述之松外蠻大體相同：據華陽國志及十六國春秋所記白氏之南徙徵之，則唐之松外諸部，其大姓豪族，多有出自隴右白氏者，可無疑也。至其衣服之『小袖袍，小口袴，』亦卽今明家人之穿着形式，尤以劍川一帶之婦女爲然。又擺夷婦女亦着窄袖袍，與東漢時哀牢所屬『衣復着尾』之飄散者，大異其趣，是亦受明家風俗之傳染也。（烏皂突騎帽，不知何制？倪蛻滇小記中，有『衣上帽』一種，其形如鉞，惟大理戴之，帽以氈製。按帽形如鉞者，或卽突騎帽歟？——）

古時氏僰人民，最重禮義。華陽國志稱巴氏『士多仁孝，女性尊貞，』通典稱氏人『婚姻備六禮，知書疏，』此周時進入封建社會階段，禮儀燦然大備之流風也。加以氏人『質直好義』之氣質，故能久而不變。其部族稱號，輒冠以道德之名詞：如周時隴西之氏，有部族稱義渠，班彪北征賦：『入義渠之城』是也。（巴氏亦稱爲渠，其地望爲宕渠，濱渠江，卽嘉陵江。說已詳第二章中。漢書地理志言西有渠搜條支，渠搜之義，前人均不得其解；今按渠搜，卽氏叟也。叟，亦作傁或搜。）犍爲郡之僰，漢書地理志注：『僰於夷中最仁，有仁道』（已引見前）。又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僰人，有仁道，故字施。』曰『義』曰『仁』曰『施』，皆以狀其風俗道德也。其族又稱曰『順』，南詔開樓頭瞼（今寧浪），從施蠻順蠻，其人爲六詔中施浪詔劍浪詔之後，皆僰族明家人也。桂海虞衡志亦稱大理國人好禮恭敬。今考大理國王及總管，概以道德之名詞爲名：曰良曰順，曰貞曰和，曰廉曰義，曰智曰明，曰光曰輝，曰忠曰正，……。如順貞等名，通俗習慣，惟以名女子耳。又大理原作大禮，段總管以信苴爲號。——是仁義禮智信之德目，皆以爲稱號矣。今四川通俗命名，輒用興順洪發等字，以爲特有風習，蓋卽巴氏族遺風之流變也。

「附」（1）南詔世系（2）大理世系（3）元代大理總管世系

（1）南詔大蒙國世系——自細奴邏起，時爲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六五〇年），至舜化貞止，時爲唐昭宗天復二年（九〇二年），凡十三世，二百五十三年。

細奴邏——邏盛——盛邏皮——皮邏閣——閣邏鳳——「鳳伽異」（早死未襲）
——異牟尋——尋閣勸——勸龍晟
　　　　　　　　　　　勸利晟
　　　　　　　　　　　豐佑——世隆——隆舜——舜化貞（終）

（2）大理國世系——『大理國』起後晉高祖天福二年（九二七年），至宋哲宗紹聖元年（一〇九四年），凡一百六十五年，十四世主正明，禪位爲僧，其臣高泰昇代立，號『大中國』，泰昇在位二年卒，段氏復國，號『後理國』，起宋哲宗紹聖三年（一〇九六年），迄南宋理宗淳佑十二年（一二五二年），凡八世，一百五十七年。共計段氏有國二十二主，三百一十二年。

『大理國』

思平——思英（廢爲僧）
　　　思良——思聰——素順——素英——素廉——素隆（禪位爲僧）——素貞
（禪位爲僧）——素興——思廉（思平玄孫，素興族高祖，禪位爲僧）——
廉義——壽輝
　　　　　——正明（思廉孫、禪位爲僧。）高泰昇立，
　　　　　　號『大中國』

『後理國』

正淳（正明弟，禪位爲僧）——和譽（禪位爲僧）——正興（禪位爲僧）——譽
興——智廉
　　智祥（禪位爲僧）——祥興——興智（終）

（3）大理總管段氏世系——起南宋理宗景定二年（蒙古世祖中統二年，西元一二六一年），迄明太祖洪武十五年（西元一三八二年），凡十二世，一百二十二年。

實——慶——隆——俊
起　　正　　　　義
　　　　　　　　光
　　　　　　　　功——寶——明
　　　　　　　　　　　　世（終）

二　氏族南來爲明家大族之又一例

前經敘述之松外，勃弄，河東，洱河諸部，其『河東州』一項，曾引蠻書之言曰：『渠斂趙，本河東州也。……云是沮蒲州人遷涉至此，因以名州焉。』沮者，漢時爲沮縣（今陝西略陽縣），沮水流經其東，原爲氏族聚居之所。蒲州者，唐之河東河治，古名蒲坂（今山西永濟縣），渠斂趙之白蠻，自此州南徙而來，故仍襲故地名號曰

河東州也。氏族自秦隴大量東遷，遂河曲而入晉冀舊地，其見於史載者，爲五胡之亂時期。東晉成帝咸和四年（三二九年），石虎攻拔上邽（今甘肅天水縣），殺前趙南陽王劉胤，遂取秦隴，徙氐羌十五萬落於司冀州；後破石生，又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而蒲州實爲氐人徙鎮之重地。當石虎之拔上邽，氐族渠帥略陽臨渭（今甘肅秦安縣）人蒲洪降於虎，後趙以洪爲流人都督，帥諸氐居枋頭（今河南濬縣）。穆帝永和五年（三四九年），秦雍流民相率西歸，共推蒲洪爲主，衆至十餘萬，洪自稱三秦王，改姓爲苻。洪旋死，其子苻健於次年率衆西入長安，別遣一軍入河東。苻生及苻堅稱帝時，以苻柳，苻叡，苻雙，相繼鎮蒲坂。苻堅又以氐族支分遠繁，分三原（今陝西三原縣）九嵕（山名，在今陝西醴泉縣東北），武都（今甘肅成縣）汧雍（漢有汧縣，今陝西隴縣。漢有雍縣，今陝西鳳翔縣。）氐人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如鄴，龍城，平城，薊城，枹罕，晉陽，洛陽，蒲坂。及苻堅敗於淝水（晉孝武帝太元八年，西元三八三年），自是氐人苻氏呂氏，鮮卑慕容氏，羌人姚氏，匈奴伏乞氏，互相攻伐，諸族流徙無常，如苻堅太子宏，卽自隴南入漢中，以降於晉，晉人處之江州是也。（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縣。劍川某君曾赴江西前線，言其附近各縣有說明家語者。）渠斂趙人自涖蒲州人遷涉於此，當在此時期矣。

苻堅稱帝時，統一華北，南併巴蜀，南中邛莋夜郎，並指降服。（併上所引事實，見晉書載記前秦，及通鑑。）前秦國勢既盛，其政治影響亦極爲廣大。南中有六詔之稱，『詔』之淵源，卽出於苻氏也，當另文論之。

『河東州』，唐初又於滇池之旁設置之，爲今昆陽安寧之地。明史稿：『昆陽州，唐置河東等州，沒於南詔。元置昆陽州，其所領三泊縣北，有河東故城。』唐初河東州（安寧）刺史王求仁碑，卽稱其先世系出太原。（王求仁爲南中土著，其子王善寶，爲南蠻郎將。）而前乎此之爨龍顏碑，亦稱其先系出河東。此足證漢氏之族，自黃河流域轉徙入南中者頗多，或且有早於五胡之亂以前者。而滇池洱海之旁均有河東州，亦見兩區域之白蠻，實有同族關係；或渠斂趙之人，卽閣羅鳳徙爨時，自滇池旁之河東州來此也。（渠斂趙，今鳳儀縣，舊名趙州，以南詔使趙康居此而得名，渠斂趙之趙，當卽由此而來。）

三　（白子）向洱海西部之集中滋蔓

唐初松外，勃弄，河東，洱河諸部，與六詔部落之大體上分域，約略以蒼山及洱河上源爲界。蒼山之南及洱河上源之西北，爲六詔地；洱海之北至金沙江北岸，以及洱海東南部，爲松外諸部錯落分佈地。六詔中之蒙巂一詔，南詔野史謂在建昌，清一統志謂在雲龍，蠻書則謂蒙舍（卽南詔）在蒙舍川，蒙巂詔在其北，同在一川。蠻書之著者樊綽，其時身歷南中，自以蠻書爲合。是蒙巂在今蒙化之北，漾濞與鳳儀之間也。且南詔先併蒙巂，其次進據石和城，其次拔大河城，於是進攻邆賧詔（今鄧川）；其進兵路線，由蒙化北上，而鳳儀，而大理，而鄧川，歷歷可按也。是六詔以南詔在最南，而蒙巂詔緊鄰其北；其餘四詔：邆賧，施浪，浪穹，越析（施浪浪穹兩詔並在洱源越析詔在麗江永勝間），則在洱河上源，東北抵金沙江之間；與南詔本部，中隔爲洱河蠻所據之蒼山及洱海，故蠻書言皮羅閣既逐洱河蠻，破邆賧，『常往來於大河城與邆賧之間』，是卽今之下關迤西大道也；而蒼山東部此道未通以前，則道出蒼山之背，卽今之漾濞洱澤雲龍之通道也。六詔之中，如施浪詔主施望欠，與石和城主施閣皮，實皆氏僰施也。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曰：『僰人，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姓施；』郡國志曰：『僰人，在施夷中最賢者；』是施族卽氏僰族之一部，今明家人中，姓施者猶屬大族也。南詔皮羅閣先據石和城，執施閣皮，以絕施望欠之援；望欠既敗，其弟望千退據劍川，與吐蕃相倚，稱劍浪詔，傳二世始被滅。今劍川麗江之交，有地名九河，尚有白王城，白王廟之遺跡焉。（蠻書謂『邆賧，施浪，浪穹，』謂之三浪。浪人，卽白狼，白狼之裔，蓋在西康者，含有羌人之遺

種。予意氏族之稱號，其字作爲徙，作爲浪者，亦以言其自異地遷徙流浪而來也。）由上以觀，是唐初白子族之分佈，西南界略迄於鄧川洱源之境，其主要集中地，爲環繞洱海四周一帶及其北部及東南部。至南詔建國，其族乃益向洱海西部滋蔓，『開元中，蒙氏置十瞼，遷高段等十二姓居之』（見滇釋引邵遠平續宏簡錄），蒙氏倚白子大姓爲將帥，其勢日張，六詔故地置十瞼，多以白子大姓爲其長，沿襲而爲元明以來之爨人土司。於是白子族之分佈重心，遂自洱河之東部，移於西部，以迄於瀘水碧江一帶之瀾滄江西岸矣。

四　元明至清初之爨人土司

土司之制，即同於武侯所成立之夷漢部曲，國其大姓豪族，沿其世襲首領，以治其衆。元明兩代迤西大理一帶之土司，實多承襲大理國段氏之舊也。據方輿紀要載：雲南縣土知縣及縣丞俱姓楊，主簿姓張；縣北梁王山，蒙氏時土酋爲王姓；鄧川州，土知州阿姓；浪穹土知縣及典史俱王姓；蘭州，段氏使董襲治此，後周氏強盛，與董氏分治爲二部；雲龍州土知州段氏；巨津州白馬寨，白馬氏之裔居此；北勝州知土州高姓，判官章姓；趙州，蒙氏使趙康居此，因名趙瞼；姚州，大理時使高氏守之，土知州高姓；（唐置姚州，由其地多姓姚，元和郡國志：『姚州，本漢雲南縣之地，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中人多姚姓，故置姚州，爲滇南之巨屏。』）又據大理府志，謂明初雲南土縣丞楊姓，即楊干貞之後，自干貞十六傳，至楊元爲縣尹，襲職至清初；其主簿張姓，即張樂進求（唐初白子國主，禪位蒙氏）之後，自元至清初，世襲主簿。其他大理府屬各土知州，土縣丞，土巡檢，皆自元至清初世襲者。其中如北勝州高姓及蘭州董姓周姓之始於宋時大理，雲南縣主簿張姓及縣丞楊姓之始於唐五代時南詔，是皆明家之世族，歷年最久者也。據滇繫所記諸土司之族系，則於明初雲南縣土官楊奴，主簿張興，僰甸巡檢司土官李義，雲南驛土官袁奴，北勝州土官高斌祥，蒙化府樣備驛土官尹義，以上諸人，均稱其族爲本地爨人焉。上述諸土司之領地，即今日明家人分佈之縣區，諸爨人土官及其所屬，即氐僰之裔，大理國之遺民白子也。

水經注西南四水注文舉疑

唐鉞

水經注所載水經本文之有疏謬，前已爲文言之（水經延存溫浪四水條文舉疑見本雜誌）。至於延存溫浪四水酈注之疏謬亦多，茲不暇一一指出，惟取其大端論之。（註一）

（甲）不通流之水，誤爲通流　溫水注中云：『鬱水南逕廣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納西隨三水，又南逕四會浦，水上承日南郡盧容縣西，古郎究浦內漕江，馬援所漕水』，自此句「西隨三水」以下數千字注文，所言均與鬱水無涉。（大部份均言安南水道；近末處有一小段言朱崖儋耳二郡。）注又云：『鬱水南通壽冷，即一湄也』，又謂『鬱水又南自壽冷縣注於海』，壽冷縣，晉太康時分日南郡之西卷縣立（見宋書州郡志卷三十八），在今安南境，且距鬱水流域甚遠，鬱水在番禺入海，與壽冷何關。注末又引應劭「鬱水出廣信，東入海」之言，謂其『言始或可，終則非矣』，實則酈氏誤而應劭不誤（廣信今梧州城），酈氏叙州葉榆河下注（今本卷三十七）。又云，葉榆河下游有一水『東流注於浪鬱』，細玩前後注文，似酈氏以鬱水（今西江）與葉榆河（今元江，紅河）入海之處相混。水經本文言浪水及葉榆河入海之道，未嘗混淆。故此乃酈氏之誤，非水經之

誤也。

西隨在今雲南元江縣以東。注云鬱水逕南海郡西，而又南納西隨三水，蓋誤以爲今雲南元江縣以東地帶及安南全境，在今廣州之南，以爲鬱水在南海郡入海後，又有支流與安南境之他水相通，最後又在毒冷縣入海，上節所言諸誤，皆由此起。

溫水注云：『溫水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大澤卽滇池（或滇池南部），葉榆，今雲南大理，自此發源之水，無通過滇池而與南盤江合流者，此亦酈氏之誤。益州葉榆河注云：『葉榆水……南與濮水同注滇池澤於連然雙柏縣也』，亦卽此說。（濮水卽僕水）。注又云：『葉榆水又東南絕溫水』，亦與實際不合，以溫水（南盤江）與葉榆水（紅河）實不相通也。

（乙）二水合而復分之奇論　水經云：『泿水……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爲大水；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爲二：其一南入於海，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於海』，經蓋以泿水（洛清江）爲西江主流，柳江鬱江等均認爲支流（說詳水經延存溫泿四水條文舉疑），溫水下酈注則云：『鬱水……東逕猛陵縣，泿水入焉』，又『至廣州南海郡西，泿水出焉』，注以鬱水爲主流，固較近理，然泿水合鬱水之處，在漢阿林縣（今桂平），不在猛陵（今藤縣及其西之地），此誤姑不論。泿水既合鬱水，卽是一水，鬱水至番禺分流，另是一事，何以知其何支原是何水，此眞奇論，豈有如易牙者嘗西江之水而能辨其孰泿孰鬱耶？觀經文泿水入海處注亦云：『鬱水分泿南注』，又云『泿水東別逕番禺』，知酈氏深信此說，故一再言之，戴震溫水注『泿水出焉』下按語云：『此卽泿水注內所謂「泿水東別逕番禺」者也』，是亦信一水入他水，且流經數縣後，尙可分出之說。

酈氏以爲二水既合後，可復分。溫水注中尙有一例，注云：『溫水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下云：『又逕來唯縣東而僕水右出焉』。據注文，其間溫水已過毋單，毋掇，律高，鐔封等縣，是溫僕二水合後，流經數縣，尙可辨其中何部爲溫水，何部爲僕水也。

（丙）因酈氏牽合水經本文而起之錯誤　延江水，存水，溫水，泿水經文有誤，已見前論。然酈氏均未訂正，且勉強牽合，以成其說。

延江水，水經江水條言其直接入江；延江水條則言其輾轉入沅，然後入江，其言輾轉入沅者，實誤，酈注則兩存其說。經文『延江水……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涪陵，今四川彭水縣）下注云：『更始水卽延江枝分之始也，延江水北入涪陵水，涪陵水出縣東，故巴郡之南鄙。……其水北至枳縣入江；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又謂之西鄉水，亦謂之西鄉溪』（枳縣卽今四川涪陵縣，南浦當在今四川黔江縣附近）。後又云：『西鄉溪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酉水』（遷陵故城在今湖南保靖西）。以今水道較之，其所謂更始水者，殆爲四川之唐岩河，其所謂涪陵水者，四川之黔江也，其所謂西鄉溪者，殆卽從四川酉陽縣，東至湖南界流注酉水之小水，然此水發源地，雖與唐岩河相近，實不相通。沅水注云：『酉水……又東逕遷陵故縣界，與西鄉溪合，卽延江之枝津，更始之下流，謂之西鄉口』。江水注又云：『江之南岸有枳縣治，華陽記曰，「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雍所謂「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三處之說均同，注又引庾氏「別江出武陵」之語；豈酈氏之前，已有此種延江分枝之說耶？是則不可知矣。

水經云：『存水出犍爲郁鄢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過宜山之龍江），亦誤。而酈注乃云：『存水……東南與毋斂水合；水首受牂牁水，東逕毋斂縣爲毋斂水；又東注於存水；存水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水』，牂牁水卽豚水（北盤江），酈氏之意以爲存水自郁鄢縣（今宣威北部及其西）東南流，合於宜山之龍江，又有毋斂水，西受北盤江水而東注龍江，若溝通北盤江與龍江也者：與實際全不相符。

水經泿水條末，謂鹶水入湟水（今東江），又入員水（今韓江），實誤。而酈注云：『泿水枝津衍注，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南，……又逕

博羅縣西界龍川，……東歷揭陽縣，……而注於海』（按博羅西界之「西」，當作「東」。）除補列所過之縣外，其誤與經文同，餘詳前論。

以延江水，存水，溫水，浪水四條之經文注文相較，除水道所經郡縣，注文加詳外，凡經文之誤，注文幾於全數「將錯就錯」，爲之圓成其說，惟經文無豚水潭水之條，注文補詳，爲酈氏之優點耳。酈氏自序言水道難考之因有『川流戕改』之語，但此四水在二千年內改道之可能性甚微；實注文之誤，非水改道也。

酈氏水經注序云：『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又云：『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就四水注文言之，似酈氏於訂誤闕疑二事，均有未逮，竊以爲其致誤之由有二：一則由西南之地，當時獉獼甚烈，交通梗塞，即土著人民，於水道亦未知其詳，況酈氏北人，見聞自有未審；一則因當時輿圖簡陋，水道不明，酈序云：『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是酈氏作注時，曾披閱輿圖。然古代惟晉裴秀之圖，差爲準確，至酈氏時，殆已不傳，或即未失傳，酈氏亦未之見，酈氏所見之圖，殆亦如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內輿圖之簡陋。當時旣無印刷術，一再傳摹，其道里相近之水道，必有誤相連綴，成爲一水者，注中多誤作枝津之說，殆由於此。又舊式輿圖內所營水道，除發源處以外，全部廣狹不變，如發源處模糊，而二水以上又連成一道，說將無從辨水流之方向。酈氏誤不相通之二水爲通流，及沿經文之誤，將順流西注之水，認爲逆流東注（如溫水，即東江），凡此諸誤，似均可以圖上水道之不明解釋之，惟以爲鬱水又在交趾壽冷縣入海，則與鬱水入海處之番禺相去甚遠，何以亦混爲一？當時輿圖之紕繆，或不至此。殆緣其所見輿圖，未有交趾部份，特依據關於交趾各地之載記，以爲交趾在南海郡之南，因而致誤耶？（按漢志鬱林郡廣鬱下云：『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四會縣屬南海郡，而酈注溫水云交趾有四會浦，此或亦爲酈氏誤認鬱水與交趾諸水相通之一因。）

總之，水經注一書，若僅欣賞其寫景詞句或採輯其所引逸聞，自當別論；若據以考古水道，因其疏謬頗多，則當慎爲別擇。其言灅水（今濼河）發源之誤，清康熙朝君臣已辨之；記浙江省諸水之誤，黃宗羲已言之（見今水經序，王氏合校水經注附錄引），而王先謙（合校本序）尙盛稱其書言水道之精，豈亦愛其模山範水，流連景光，可以陶情適性，而不忍瑕疵之耶！

酈氏序水經注云：『縣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稜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地理考古，爲勞而少功之工作，酈氏固熟知之，吾人於此，自無意苛責古人，特本實事求是之旨，對於古書之文，分別去取耳。至本篇所言，恐亦不免紕繆，如有博雅之士，不憚煩爲之指正，則作者之大幸也。

（註一）酈注文句，均據清宮本，即戴震校四庫全書本。

潯江遊記

羅香林

余於二十七年秋冬，凡二次遊經蒼梧與桂平，聞見所及，不無可紀念者，懼日久遺忘，爰爲追紀。並以備觀民風者得參閱焉。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羅香林追紀於重慶行館。

一 行前心緒

『百年心事文章在，半世飄零寇盜橫。』此先遜林曄廬艮銓詠少陵草堂句也，不圖今日情況，雖文章何在，愧未敢語，而狂寇縱橫，竟復過之。自倭寇侵凌，肆無忌止，既竊我東北，掠我平津，復奪我淞滬，陷我京師，而冀、察、晉、魯、豫、蘇、皖、浙、湘、鄂、閩、粵，或全部淪沒，或省會邱墟，公私藏籍，悉爲奪去，衣冠文物，盡室流離，庚子山之哀江南，莫是過也。

余返粵之二年，即值倭寇傾國攻華。我政府與最高領袖，統率全民，發動抗戰，正義所屆，普海景仰。而全國智識界亦倡文化抗戰之說，或隨大軍出發，從事將士慰勞與戰訊報導，或組織劇團與宣傳隊等，從事抗戰宣傳，或播之音樂，賦之詩歌，以激發民衆抗戰情緒，而抗戰刊物，更如雨後春筍，非不熱烈可佩也。然皆着眼於喚起民衆之抗戰意識，而較鮮致力中國文化與文物之發揚與護持。不知文化爲民族國家精神所寄，而文物又爲文化寄託重心，文物不存，則文化隨之衰替，舉學術一端言之，治化之隆汚，民力之消長，悉與相通，國家而無學術，必不能獨立自強，而學術之深造與傳播，則有賴於著作之刊行，圖書之參考，圖書不存，專著無有，而猶謂有民族學術，而猶謂能獨立自強，是猶瞶者之語日也，庸爲有見！

自抗戰軍興以來，廣州於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起，即警報頻傳，寖假而敵機麕集，敵機日至，至九月杪，而市民遠徙，百業遝衰，迄十二月首都陷落，粵人謂狂寇將夾攻南會，形勢益緊，而三灶、高欄、上下川各海島，果相繼爲敵軍所據，其航空母艦更日迴翔萬山羣島洋面，敵機起飛，十數分鐘，即抵粵會，既騷擾水陸交通，復狂炸市區民衆，寇燄之張，與日俱進。至五月十二日，余所居德政新街十號，遂爲波及，客廳被燬，屏風與臥房木板，被擊碎倒，各窗門遠飛屋外，煙塵充塞，對面不能見人，余適側臥寢房，得不及難。先是自四月中旬，敵機炸大利工廠，死傷三百餘人，市民既知敵機將盡炸市區，然余寓左右，向未落彈，故居民多不經意。殊十二日晨，八時十五分，二敵機破空而至，飛行甚低，余初意誤爲國機，猶坐客廳書案閱文，繼審知機聲不類，即飛脚走入臥房，甫及榻際，而訇然一聲，響裂耳鼓，天昏地黑，余遂暈去，迨聞僕人亞東自廚房狂呼，猛醒熟視，始知已倒臥榻上，蓋炸彈適落余寓前霞飛坊十八號，斜對余寓客廳，僅丈許，彈落屋崩，遂震空氣，猛壓余臥榻上，脫非如此，余非死則傷矣。八時三十分，余冒煙塵出德政新街，窺霞飛坊中霞飛坊塌屋，傷者哀號救命，而同街八號至二號，霞飛坊二號至十二號，首當轟塵，倉皇出走者，踵相接也，而塌屋下壓斃幾人，仍未知。八時四十分，余抵辦公室，時機聲已渺，各同事初不知彈落何處，聞余言，相率爲余慶喜，俄而各好友相繼來電話慰問，蓋皆聞余寓被炸，意余重傷必矣。九時二十分，余返寓省視，則救護隊、防護團、與新聞記者等，早咸集，已掘出屍體，血肉模糊，頭足不具，掩鼻觀之，彌覺痛楚，問之同街八號以至二十四號，則無家無損傷者，而余獨倖免，默默中殆有神護，然同仇敵愾精神，益激越矣。

余於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遷居惠新東街五號二樓，方佈置就緒，至二十八日，而寇機又狂炸市區，各重要機關，爲敵機目標，雖命中者寡，而附近民居，多被所燬，或死或傷，動四五百人，自是而二十九、三十，以至七月十三日，敵機無日不狂炸市區，日投彈數十百枚，狂炸之不足，又繼之以夜襲，市民或死傷，或散避，不旬日間，而廣州幾成陰寂世界，粵政府與民衆之抗倭決心，亦以是益堅定，余以計劃護持文物，遂不能不扶病而作廣西之行矣。時八月十日下午五時半也，同行者余妻仲嫻與兒女，及友人鍾志鵬君及其妻子等。

二　蒼梧聞見

八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余等所乘廣寬輪船抵梧州，寓大南酒店。

梧州治地，踞西江要衝，今爲蒼梧縣治，萬山圍繞，形勢宏壯，背枕北山，頗渾樸有緻，今闢爲公園，可登臨遊息，爲各都市所不及，其西岸爲潯江會西江處，江水清澈，與西江合流，而清濁攸分，

[illegible]

爲大學公園，景緻亦佳，問此外名勝，有冰井、蘇山、冰泉山館、及繫龍洲等。明解縉蒼梧即事云：

蒼梧城北繫龍洲，水接天南日夜流；冰井鱷魚春草合，
火山蛟室夜光浮；千家竹屋臨沙岸，萬斛江船下石頭。

當即指此，惜不及往觀。

蒼梧縣治，自來爲桂省通粵出海孔道，舟車輻輳，商爲士商萃集之所，聞現有商肆都一千三百餘家，以華洋雜貨業爲最多，次爲牲口山貨等業。梧市各碼頭多擔工，婦女任擔工，每遇輪舟抵岸，輒一鬨而登，爭以擔竿置旅客行李前或房艙門首，已置擔竿，他擔工即不敢復爭肩挑，蓋共認爲先置擔竿者佔定也。各婦女類勇猛有力，行李上肩，卽疾走如飛，雖男子不及焉。

十三日上午，與鍾志鵬兄，同遊西大理工學院，並訪王鳳仁兄於教職員宿舍，西大依山爲校，象徵學術深邃無涯，又合古人藏焉修焉雅義，雖物質設置，或未見長，而精神甚佳，於中國各大學中，要別具風格也。時天氣酷熱，未及參觀各重要設置，僅自學校通道略望各建築物門牆而已，容當更造其堂奧。旋與鳳仁等訪理工學院院長李運華先生，李爲清華先進，學養深邃，態度謙和，其爲西省青年學子所愛戴，有由來也。

梧州自漢爲蒼梧郡，蒼梧一名，首見屈原離騷，有『朝發軔於蒼梧兮，暮止乎縣圃』句，而淮南子務修篇更有『舜征三苗，道死蒼梧』句，是蒼梧與中國民族之關係，由來久矣。舜時吾民族本宅處魯豫冀晉間，而其掃蕩叛寇，不惜勞苦，南達蒼梧，其勇過精神爲何如者，我先民先王之得奠此邦基，蓋有由焉。而蒼梧自來廟祀虞舜，亦此故耳。明林弼蒼梧即事詩云：

駐馬蒼梧野，雲煙半杳冥；荒林虞舜廟，斜日足仙亭；
城枕三江險，山連百越青；長歌舒逸興，激烈振林坰。

吾知遊梧州者，必將發思古之幽情，而溺增捍患之熱血也。

了一力，及冀人李宗海先生，蓋皆擬由南寧出安南轉赴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教者，汽船原定七時開行，以裝載貨物未及驗關，故臨時改期。是夜腹疾復發，徹夜未寐，暨早船夫裝貨，聲響惡雜，聞之益令人惡煩，直至十二時正，船始鼓棹西行，余胃痛亦依時加劇，至傍晚遂嘔吐交作，不復可忍。

十五日下午二時四十分，舟抵目的地桂平，寓西湖旅店。

三　潯陽勝蹟

余抵西湖旅店後，卽命店人傳名片通知興運公司桂平庫庫長姚建中君，姚爲友人姚寶猷教授胞弟，蓋已由寶猷致信，囑爲覓租適當地點，得余片，卽過旅店相視，旋引余往醫院就診，院爲省立，額署廣西潯州衛生區省立醫院，規模粗具，余掛特別號，値日醫生爲北平程某，爲人謹樸，再三察視，判爲純粹胃疾，謂由患瘧後未服瀉藥所致，所開藥以調節胃酸，清理腸胃爲主，服後，嘔吐稍止，痛亦稍殺，而余妻復爲炒薑鹽使熱，按摩腹部，胃痛漸止。十六日始進粥水牛乳等食物，體亦少適。十七日晚，遷入前由友人王思本君及姚建中君合力賃得某街之屋居住，屋爲三棟樓房，雖光線不佳，然尙高敞，西便二房，爲余等臥室，窗對西山，略可遠望，晚霞襲人，亦微可愛。

余自是，往醫院診治，胃疾漸除，爲增加體力起見，乃於每日黎明，往公園疏散。園位西門城下，古榕蔽天，綠柳垂堤，而荷塘半頃，時發幽香，田田如蓋，遊魚潛躍。中一小亭，幽徑朱欄，額曰水心。小坐其間，神爲之爽。西望西山，近在咫尺，白雲在腰，飄忽無際，深綠染煙，朦朧自掩，窺之不盡，頓涉遐思。而北望十八山，若隱若現，附近爲金田村，遙想洪楊當年，集徒拜會，叱咤風雲，破向榮於大湟江口，鼓行而北，賢豪感動，實民族革命之先聲；而民國成立，議者多不辨源委，遂忘洪楊清道之功，欲問金田舊事，而遺老盡矣。訪古搜奇，斯爲大憾。紅日漸高，市聲漸雜，步出公園，徐行街

市，旣以觀風，亦以自遣，胃疾自是霍然矣。

桂平昔爲布山縣治，清爲潯州府治，北枕黔江，東南與潯江相匯，形勢頗佳，城作扁長方形，南北短隘，東西狹長，徑可三里，作一長街，東門荒蕪不堪，民居陋隘，稍西爲下北街，出城爲下北門，直下爲南街，出城爲南門，與長街適成十字，又西爲闕聖街，文昌街，慶祝街，折北爲宣化街，舊潯州府署在焉。慶祝街西爲新開馬路，縣政府在焉，稱縣府街。折北爲上北街，出城爲上北門，柳江碼頭，皆在其處，俗稱北河，縣府街西爲西門，潯貴公路車站在焉。出南門折西爲西江江岸，俗稱南河，自梧往邕船隻，必途泊其處。馬路已闢，今稱橫街，各旅店在焉。縣府街東，折南新闢馬路爲五甲街，各書店在焉。五甲街南爲上股街，再南爲西街，省立醫院在焉。折東爲中股街，均新闢馬路，城牆今已拆毀，惟某址尙存，殷實居民，多麕處城西北，及上中股街，重要商號亦集其間。城廂市場，每三日一集，俗稱墟日，所交易多食品及粗製用具，自餘各貨多在各街商號，大較如此。

二十三日清晨訪王思本兄，於其寓識清華新畢業同學黎君列明，即相偕出遊西山。步出西門，循公路西進，約半里爲潯中新校，樓屋翼然，再西爲民衆游泳池，池不半畝，而水色清澈，令人愛悅，聞就游者日百數十人也。再西卽西山東麓，又上爲山坡，夾道蒼松參天，或交枝垂葉，婆娑有致，或修幹挺立，直上干雲，雖地勢未高，然俯瞰全城，東望二江匯合，蜿蜒如抱，日出江白，照地通明，浩蕩浴天，滌人腸肺，而松風飀飀，益清耳目，余顧王黎而言，脫茲山移通都大邑，必被墨客吟遍矣，欲藏於密，不可得焉，茲山之不幸，又茲山之幸也。山坡又上，過小橋，有竹門，橫額思靈勝境，木刻楹聯，西方淸靜非無路，山景通明別有天，邑人林柏年書。過竹門，折而登，李公祠在焉。祠爲二進，上爲李公泥像，中爲遊人憩息之所，再爲樓房，略可住客。祠左爲洗石菴，叢木交植其前，日光不至，苔氣襲人。聞再上至半山爲龍華寺，梵宇宏敞，山水明秀。又上爲碧雲天，爲乳泉爲觀音巖，風景最佳。民國九年新修桂平縣志山川上謂樓臺結構莫如洗石，樹影濃陰，莫如碧雲，泉壑幽趣，莫如乳泉，而極目千里，俯仰天地，莫如觀音岩，惜余以胃疾始愈，足力未復，未使高登，遂與王黎等循原道落山，入城時已九時又半。

桂平省立潯州初級中學，校舍爲舊日協鎭衙署改建，初辦於光緒乙巳年，稱潯郡中學堂，入門爲操場，再進爲回字形樓房，各教室與辦公室會議室在焉。又上爲川字形樓房，卽學生宿舍。另有西門外新校，氣象尤佳，今借與某校暫住。校中課程大率與普通初中略同，惟特重軍事訓練與管理，學生約七百餘人，悉在校住宿，不得輕易出校，其准假者，如衣帽不整潔，仍不令出門。初中雖三年結業，然仍集中軍訓一年，故實際四年始得畢業。今校長爲黎君維敬，曩與余同學滬東中校，其後余北首燕路，黎君改就滬上某大學，旋赴東瀛留學，不通消息，且十五年矣，不圖今於桂平遇之，意外相逢，具道別況，喜可知也。

誇張與眞實

王平陵

誇張是藝術家處理題材的必不可少的技巧。其實，社會上所顯現[illegible]奇了，用不着故意誇張的。故意誇張，反不免失去眞實。『眞實就是

要透視社會的眞實，是極端困難的，一般人所見到的社會，是表面，不是內在，是未經分析過的現象，不是徹底探求到的眞實；所以，都不起什麼反應。假定眞能明白了社會的眞實，人生太有意義了，無論如何不會枯燥乏味的。當你在停電的時候，坐在人頭鑽動的茶社或咖啡館裏，在暗淡的燈光下，泡一壺茶，或面前擺一杯咖啡，默默地把一羣追求刺激的善男信女的臉譜，繪出一個眞形實相來，你定會疑心不是眞實，而是虛偽的誇張吧！他們內心的緊張，惶惑，在表面上故作悠閒瀟灑的樣樣，實在是畫家雕刻師的筆觸所不容易刻畫的臉譜。

每天的新聞紙告訴我們的，也算是有聞必錄的眞實，爲什麼不夠引人入勝呢？正因爲這些都是表面的現象，而不是活動的人物在人生的舞台上所表現出來的眞實——並不是有血有肉有要求的男女青年們在表演他們的聲音、笑貌、和不便宣示的意欲。

人們每以粗解表面的現象，自認爲聰明的。譬如，南方人打北方的官腔，在自己說給自己聽，或與南方之略能國語者攀談，常以爲北方的官腔，不過爾爾；但在道地的北方人聽來，是十分可笑的。中國人上演外國的戲劇，和外國人表演中國的京調，也是一樣；即使在表演者認眞模仿——模仿到唯妙唯肖的程度，依舊是荒唐滑稽，錯誤百出的。有些人都把虛偽的東西，用文字來記載，口舌來辯難，藝術來表現，其原因就在不瞭解眞實，或者就是故意把眞實的內容，躱藏在幻象的後面，企圖使人們僅以略知幻像爲滿足，不肯進求具體眞的實。祇有瞭解眞實的人，才能把眞實性表現到深刻化，明朗化，表現到使人們疑心是誇張，不以爲是眞實；反之，一般人認爲眞實的東西，多半是近於虛偽的幻象，不夠誇張的。不夠誇張的東西，都是不必誇張的，而有些人偏偏不肯節約，還在盡量誇張起來，那就不是眞實，不是誇張，而是『多餘的浪費』了！

藝術是人生的觀照，藝術家的慧眼，是攝取人生的底片；人生的痕迹，留在藝術家眼睛裏，是不容易消失的。複雜的人生，都是藝術家所要攝取的對象，他們是從人生的側面，正面，客觀地去探討，並不把自己加入在所要攝取的對象裏，因此他能發現比較眞實的內容。俗眼的肉眼，僅能捉住模糊的幻象，捉不住眞實的部份，就因爲他們常把自己混進在所要攝取的對象裏，處處替自己留有一片廣漠的餘地；當他們急於爲自己打算時，自己反變成了人家攝取的對象而不自知，猶在自以爲能捉住眞實，發現了宇宙的祕奧呢！

我常常遇到這樣矛盾的事實，就是，一個淺薄的人，而表現的動態是非常複雜的，反之，一個像是相當高深的人，而所作所爲，倒是幼稚得可笑。這是由於在人類的習性中，都有掩蔽眞實，造作虛偽的本能，凡是眞實的部份，是決不肯宣洩的；而經過了一番造作的虛偽，每惟恐不能達到充分掩蔽眞實的目的。累夜趨合的賊盜，有時候就是同住在一個村落裏的芳鄰，甚至是素稱交好的朋友，他們爲了不願以眞相示人，每多繪畫着奇奇怪怪的臉譜，掩蔽他們的眞相，故意操着不入耳的南腔北調，混亂被掠奪者的視聽，使能滿足了奪取的慾望而仍能顧全彼此的友誼，保持漂亮的姿態，當在白天見面的時候。像這一種人生之謎，不僅是時刻表現在人生的舞台，即在國際舞台上也都是數見不鮮的。有許多的政治家們，每以識不透小偸在黑夜裏盜竊的慣技，而誤認爲知己好友似地喪失了寶貴的財物。

社會的眞實相，眞是不容易透視的。科學家的責任，在發明眞實，哲學家的責任，在分析眞實，藝術家的責任，在表現眞實，滲透人羣生的心血，都是爲了眞實而努力，但是，眞實事實上仍舊掩蔽在虛偽的迷霧裏！

不過！極少數自以爲比較高深，自以爲聰明非凡的人物，就是例外了。那些人的用意，有時候誠然是高深的，表現在行爲上的迹象，也不算愚笨；然常由於表現的技術不夠高明的緣故，即使在他們以爲不屑一顧的淺薄者，也不難洞明他們的肺肝的，再也無須經過分析，發明，以及表現等等麻煩的手續。

世界上因爲淺薄的人所表現的高深的人生，高深的人所表現的淺

書的人生，活像一個大規模的圖書館所添置的新書，逐漸的堆積起來，一天天的增多起來，一般熱心尋求真實的人們，何患缺之參考資料呢！我相信，如果把這些人的真實性，真實地圖繪出來，在一般人的眼光裏，又要以為太誇張了。殊不知『真實就是誇張』。

骨肉重逢（電影故事）

陳果夫

一

距今八十年前，太湖流域有一個著名的大城，名叫歸安。

這地方是個魚米之鄉，江南的春風季雨，年年歲歲滋潤着這一片膏腴之地，使得這地方的出產特別豐富，居民的生活也非常優裕。

正和那時候其他的城市一樣，這裏的居民是世居於此，沒有必要的事情，很少出外的。同樣地，也很少外來的人。這是一片安居的樂土，這裏的人都住着祖宗遺下來的房屋，操着祖宗遺傳的職業。街坊上的人，大家都面熟相識，在茶館裏遇着時，互相招呼，搶着付茶資。一些年老的婦女，喟着人家的家世，以及說起別人家少年前的事，真好像翻舊賬簿一樣地純熟，簡直比人家自己知道得還多些。

在鄉間，農民們奉行着祖上遺下的陳規，耕種着祖宗遺下來的土地。一年四季，他們循規蹈矩，勤勤懇懇地，好好地耕種，好好地收穫。當農閒的時候，村上的兒童們圍着村上的老者，聽他講這村和鄰村的故事，那年收成好，那年發大水，孩子們聽得津津有味。村上是很少新聞的，但一有新鮮的事，馬上便從這位老婆婆的口裏，傳到那位老公公，一會兒便全村都知道了。譬如說：王老二家今天夫婦吵架，因為老二的老婆擅自買了九尺花布的緣故；或者趙三家的牛踏死了顧二嫂的小雞，以及方寡婦今天買了一隻耕牛等，都是村中很好的新聞。

歸安縣的人民，就這樣一年一年地，過着快樂而豐富的生活。

但太平日子，不是永遠可以得到的。在民國紀元前五十三年，滿清咸豐八年的春夏之交，太平天國突破清軍的防守，攻入浙江，那殘慘烈的戰禍，延到了歸安縣城。

歸安縣的人民，在太平無事的氣氛中安居慣了，一向不知兵爭為何物，逃難為何事，而現在居然兵禍臨頭，開始要嘗試逃難的滋味了，怎麼不叫他們心慌意亂呢！

大家在謠言和恐懼中度過了那年的春天，後來風聲一天緊一天，太平天國的軍隊逼近城垣了。滿清守軍在城牆上和近郊築起防禦工事，商店關門了，人心動搖了，許多人想潛逃，但是搬到那裏是好呢？於是大家在憂慮彷徨中，靜待着「末日」的來臨。

「太平天國」的軍隊，那時被稱做「長毛」，據說其中一部份軍紀是不好的，於是歸安縣的人民，尤其是一般老弱婦女，在心中更添了一層黑影。她們想像着，那些留着長頭髮，頭上裹着紅布，腰間插着亮晶晶的鋼刀的「長毛」，倘若向自己威迫時，怎麼辦呢？於是大家氣短了，絕望了，除掉自盡，還有什麼路可走呢？她們都暗暗地下了決心。

在歸安破城的前夜，歸安縣城裏鄉間，那一幕最後的慘狀，真是不忍卒睹。農民們牽着他那僅有的耕牛，離開他們的村莊，往深山裏躲避，城裏的人，成羣結隊，背着包袱，出城逃命。男子們大都走光了，只賸着那些脚小難行的婦女們，嬌生慣養的閨秀們，留在城裏寸步難行，她們聽到鄰縣破城後燒殺姦淫之慘，想到自己大難臨頭了，

都嚇得面色慘白，渾身顫抖。船隻是僱不到的，價錢貴得怕人，到後來即使出高價，也僱不到船隻，因爲城門閉了，船伕們都逃到鄉郊去了。更淒慘的是，有些老年人不願離開家鄉，過那流離生活，爲了鼓勵她們的子女們出外逃生，竟預先自盡了以免子女們的牽掛。至於乘兒在溝邊啼哭，奔逐着落水呼救，以及病死或踏死在路旁的孩子們，更常常見到。千千萬萬的骨肉分離了，好一幅生離死別的慘象啊！

五月初三，是歸安人民值得永遠紀念的一個日子，因爲歸安縣城就是在那一天破的。縣城一破，歸安婦女的末日便已來臨，她們接二連三的，全家婦女都跳在橫穿城中的那條大河自盡。婆婆帶着媳婦，媳婦抱着孫女，嫂子拉着小姑，齊向那一泓清水裏躍下，去尋她們清白的歸宿。

那條又深又闊的大河，給這些女子的屍身塡得河水幾乎不流。

二

在歸安城內駱駝橋道前街第二條巷內的第一家，住着一家姓陳的，薄有資產，一向過着安份的日子，也是在這次兵災中拆散的。陳家的男子們，連六歲的吉官在內，都出外逃生去了；陳家的婦女們，連吉官的九歲的姊姊伶姑在內，全家都跳在那條大河裏。

那是一個陰慘的天氣，陳家的婦女們，面容慘淡地走出門去，帶着絕望的心情和犧牲的決心，走向死亡的道路去，把九歲的伶姑留在家中。伶姑看到她的母親嬸母們偷偷地躲避着她，心裏很不安，在家裏等候了一回，便追了出去，遠遠看到一條大河，她驚叫起來了，因爲她恰恰看到母親嬸母們接二連三地躍進河中，她哭着追上去，身不由主地，也跟着躍進河中。

這女孩子入水以後，還不曾呼喚一聲母親，便沉進水中去了。她吃了幾口水，心裏昏昏欲睡，忽然她的手觸到一片木椅的脚，她本能地拉着它，昏昏沉沉地，隨水浮去。

距城五里路，一個偏僻的河灘裏，停着一艘漁船，在蘆葦叢中隱蔽着。船上的婦人時時探頭出外，向岸上望着，臉上顯出焦灼。

一會兒，一個漁夫提着一籃魚，從遠處走來。到了岸邊，婦人問道：「魚賣掉沒有？」

「沒有。」漁夫乏力地回答。

「在這兵荒歲亂的年頭，那有人買魚呢？聽我的話，少跑一趟多好？」

「倒不是賣不掉，是我不願賣給他們。」

「這話怎說？」

「在三里路外，有一個富家的大船，那富翁要買我的魚，價錢也講好了。這時候有三四個逃難的婦人過去，她們抱着孩子，求他渡到對岸，但富翁竟不肯，吩咐船夫不准渡他們，我一氣，就不賣給他家了，寧願留着自己吃。」

「是的，寧願留着自己吃！」婦人氣憤地說，一面把船搖攏，讓她的丈夫上船，於是便撥轉船頭，向遠處開走。

四周都是荒僻，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周圍死一般沉寂。

在漁船的航道上，水裏浮着一個東西，隨着水勢，載沉載浮。漁婦一面搖船，漁夫一面撒網，等到拉網起來，漁夫奇怪這一網怎麼這樣沉重，拉網一看，原來是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抱着一塊碎木。他們看見，連忙收網使她靠近，撈她起來。女孩子仍舊在昏迷中，身上水淋淋的，漁婦扶她睡在艙中，替她把溼衣脫去，換上漁婦的較大的舊衣，讓她靜臥。

這裏漁夫從後艙做了一碗濃濃的薑湯來，扶她喝了。漁婦又用乾布擦她的身子，使皮膚發紅。一會兒，伶姑慢慢醒轉來，張開眼，見自己身在漁船之中，呆了一會，想起剛才全家女眷死難的事情，不禁傷哭起來。

船上的兩夫婦安慰着她，哄騙着這位小姑娘，叫她不要哭。她看船主倒還和善，因此便止住哭。船主問她的家世，可憐一個九歲的女孩子，平日足不出戶，她僅僅曉得自己家庭間的情形，很少知道其他

的事了。

伶姑從此便留養在船上，漁夫漁婦把她認爲養女。

這隻漁船，在太湖流域一帶，從這個碼頭到那個碼頭，捕魚謀生。那時戰事未平，到處都有刀兵，到處都是流離。他們這隻漁船，就在烽火中航行着，從雙方軍隊的哨隊處來往做買賣，這樣過了兩年。

過着水上生活的伶姑，現在完全變過樣了。她不再是閨閣千金，而是粗頭亂服的船家女兒。她吃的是粗茶淡飯，氣力隨着身體一天天長起來。當她義父在前梢划船時，她會幫着她義母在後梢搖櫓。她不僅會搖船，並且會捉魚，當她的義父把網撒下水，待了一會，提起網來，只見裏面鮮鱗活躍，她便靈敏地拿起一個網製的小袋，後面有一根長柄，很快地把網裏的魚取到船中來。她在船上生活了兩年，懂得船家一切的規矩習慣，並且知天時，懂水性，看着水流就知道魚汛已到，看着風色便知道大雨將至。

船主中年無子，得到這個女孩子，他們很愛護她，因爲他們都是很和善的人。加以伶姑十分伶俐，長得也好，人又聰明，懂得如何討義父母的歡喜，因此漁夫漁婦，愛之不啻己出。

在這些日子，伶姑也到處留心，探聽離散着的父叔兄弟的消息。但世路茫茫，人事匆匆，何處去尋她的骨肉呢？那時東南半壁，到處烽煙，伶姑想着自己的骨肉父弟，不知生死如何，往往自悲身世。經不住漁夫漁婦的勸慰，她也只得寬心自解了。一個人在中心沒有歸宿的時候，便想起蒼蒼的天來，於是她便常向着漁婦供奉的佛，虔誠地禱告着，作她孤苦無依的心底歸宿。

漁夫漁婦是太湖邊上大廟港人，這兩年謀生四方，捕魚爲業，稍有積蓄，看着這地烽火，到處荊棘，不願再在外面冒險了，因此便攜着伶姑，携着自己的一葉扁舟，穿過那一碧無際的美麗的太湖，來到他們的老家大廟港，依着他們祖宗留下那幾畝薄田，勤勤懇懇地，做起安居樂業的莊稼人。

這位伶姑小姐，也就從漁船上的女兒，一變而爲大廟港中的村姑了。

三

七年後，江浙一帶平靖了，許許多多逃難的人，都回到家鄉。幸運的人骨肉得以重聚，當然十分高興，但大部份的人，都是劫後餘生，骨肉永離了。農民們回到村上，田舍爲墟了，田地荒蕪了，他們沒有耕牛，連籽種也沒有，只得艱難困苦地，獨自創造他們的基業來。至於街坊上的人家，他們回到城裏，有些人找不到他們的家了，有些人是骨肉離散，永不能團聚了。城市中的房屋是七零八亂，十室九空，有些街道簡直看不出來了，百姓們回到家中，一無所有，也只得咬緊牙關，克勤克儉地，重新做起人家來。

陳家一家人，婦女都死了，逃到外面去的男子們，回來時只有陳道直和他的兒子吉官，這孩子逃難時才只六歲，如今卻是在苦難之中，長成十三歲的一個小夥子了。

父子二人，肩着劫後僅有的隨身小包，經過破敗的街道回到城中，他們幾乎找不到自己的家，因爲周圍的一切都變樣了。好容易在殘垣瓦礫中找到自己的家門，走進一看，蛛絲塵封中還可以看到七年前的輪廓，只是堂前的桌椅沒有一張是完整的，房間裏則箱翻籠倒，走進廚房，鍋子還擱在那裏。當父親看到鍋裏殘剩着的半鍋發霉的飯時，他的眼淚奪眶而出了。七年前離別時一幕幕的淒慘景象，新鮮地映在眼前。現在，自己回來了，可是一家的人呢？她們和他們，都已死去七年了。

他走進自己的臥室，每一件破損的東西都引起他的記憶，真是不堪回首啊！他乏力地坐在一張妝桌前，腦中想到他七年前的夫人，以及羅河自盡的情景。他面對着一張破了半塊的鏡子，撫摸着自己的好久未剃的鬍鬚，看着自己久經風塵的臉，覺得雖然只有七年，但自己在外不知不覺中度過了壯年，而變成老年了。

十三歲的吉官，這時站在父親身後，他看着父親的面容，覺得今天一天之內，父親老了不少似的，他的臉變得更黝黑了，額上的縐紋更深了。父親看到餓子裏自己身後的兒子，他又恢復了壯年時期的心情，突然氣壯了，他想：「我還有一個孩子，這孩子是需要教養成人的，我們雖是刼後餘生，但我們需要繼續地生活下去，悲哀有什麼用呢？過去的讓它過去罷，從現在起我們得勤勤懇懇地創造起自己的基業。」

大風暴後的靜寂、

刼後餘生的百姓們，他們都勤勤懇懇地，又是熙熙攘攘，從事百業。不過兩三年工夫，歸安縣便恢復了戰前的繁榮，一片太平景象。

陳家變賣些田產，經營着商業，生活很過得去。父子二人，相依為命地，好好撑持這一份家業。那年五月初三，正是陳家十年前悲慘的紀念日，吉官的父親特備祭品，在堂前設祭，桌上放着好多副盃筷，老年人一面深沉地祭祀着，一面告訴吉官十年前今天家中悲慘的一幕。吉官今年已經十六歲了，聽着父親的說話，回想到十年前的事，也依稀有一點蹤影。父親又特別指出旁面的一副盃筷說，這是你的姐姐伶姑，生得聰明伶俐，可惜死的時候才不過九歲呢！要是現在還活着，不是十九歲的一個大姑娘了嗎？也許已經許配給人家了。父親這時沉到想像中去，吉官也會置在他的腦海中搜索他的那位小姊姊的臉象，還可以想出幼時在一起玩耍的情景。

同時，在太湖邊上大廟港地方，一位十九歲的姑娘，也在倚着修竹，望着面前的青山綠水，沉在幽思之中。

光陰過得真快，伶姑自從隨着她的義父義母，來到這太湖邊的大廟港，過着鄉村人家的生活，已經七八年了。她來時還不過是十二歲的女孩子，現在卻已是十九歲的大姑娘了，在農事勞作中，只見她長的非常健康而美麗，布衣荆釵，風姿嫣然。

在這七八年中，伶姑過着鄉村生活，卻沒有一天忘記過她的家鄉，忘記過她的爹娘，她每天向佛尊默禱着，希望能回到家鄉，和她的父親兄弟團聚，這幾年來，雖然浙江已經太平了，她沒有能得到家鄉的信息，但是沒有辦法。

村上和她年紀相仿的兒童，她和他們在一起長大，從小在一起玩，所以大家和好像兄弟姊妹。在這一羣村姑和村童中間，她的年紀比較大，人又聰明，因此成為孩子們的領袖。

在這許多孩子中，她頂喜歡一個比她小三歲的男孩，那孩子名叫松齡，長得很清秀，人家問她為什麼喜歡松齡，她說她有一個弟弟，名叫吉官，跟松齡同年，在十年前離亂中失散了，她想念她的弟弟，便把松齡看做自己的弟弟了。

松齡也很喜歡她，尊敬她，好像自己的姊姊一樣。松齡今年十六歲了，因為家裏有錢，所以他的父親請了一位先生，在家裏教他讀書。這一兩年來，松齡的身體長的非常快，和伶姑站在一起時，比伶姑幾乎高出一個頭，因此伶姑有些害羞，見了他不像從前那樣親暱了。

但松齡畢竟還是個孩子，看到伶姑不和他好，他便着急。今天，當伶姑一個人倚着修竹，靜靜地在那兒發呆時，松齡卻在溪河那邊看到了。他近來常常看到伶姑悶悶不樂，不知何故，因此便過河來，想法子安慰他。

當松齡來到竹林時，伶姑便向河邊走去，松齡追了上去。

「伶姑，你在想些什麼？」

「不想什麼。」

「你騙我，你明明在想着什麼事情。」

「人家有心事，你……。」

「你有什麼心事？能不能告訴我呢？」

於是兩人就在河邊並肩坐下，伶姑便把她的身世，原原本本告訴松齡，並說，今天是五月初三，是家破流離的一個紀念日，想起十年前的舊事，使她非常難過。松齡對於伶姑的遭遇，十分同情，他也難得流淚了，一面安慰伶姑叫她不要難過，終有一天會骨肉重逢的。

夕陽銜山了，一泓清流之前，映出兩人並肩而坐的倒影。

四

日子平易地過去，天氣從冷到熱，從熱到冷，瞬息間又過了一年。

春天來臨了，大廟港的桃李盛開，點綴得這個鄉村好像在圖畫中。一天，伶姑在河邊和村姑們一起洗衣，她洗完了衣，用籃子盛着，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從石級走上來。太陽照着她的窈窕的身影，映着她那略有汗珠的暈紅的臉，以及她那氣喘着微微起伏的胸，眞像一朵出水的芙蓉。

這時，松齡伴着一個退伍軍人，從對岸走來。松齡對她說：「這位先生，是經過你家鄉來的，你要不要和他談談呢？」伶姑喜出望外，和這位軍人細談起來。軍人報告她歸安縣刼後的情形，以及城區現在的狀況，但當她們問起她父親和兄弟的信息時，軍人也不知道。幸虧軍人最近將派他的勤務兵，赴歸安接洽公事，因此伶姑就託他帶封信回去給她的父親，軍人欣然答應了。

這封信是在松齡書房中寫的，因爲伶姑不會寫信，所以由松齡代寫，寫好後，兩人送軍人到門口，珍重告別。

自從那天以後，伶姑心神不定，等候着回音。她一會兒歡喜，一會兒憂慮，總之，她整天在不安中。

十幾天之後，這封信果然從一位穿着「勇」字衣服，那個退伍軍官的勤務兵手中，帶到歸安城內，並且探問到了駱駝橋道前街，送給陳家，但陳家卻完全變樣了，一進門去，只見廳上舖着孝堂，十八歲的吉官，現在名叫陳春圃的，做了陳家的家主，而春圃的父親，卻在三個月前，因積勞致疾，棄世長逝了。

春圃延兵勇坐下，接信一看，呆了一下，自己那有熟人在那荒落的大廟港呢？拆開一看。只見信上寫道：

父親大人膝下自別慈顏倏忽十餘寒暑遠昔歸城轉遭骨肉流離與後餘生滄桑屢易　大人或不知百里以外尚有一血肉弱息飄流於荒村也回首舊事恍如夢中投水之日爲漁父所救得以不死輾轉來此遂爲農家女十餘年來思家不已蒼蒼者天旣留我軀恩必有團聚之一日女惟日夕皈依於佛尊之前以求默佑今以來人之便託帶此函　大人得書千懇賜諭徐圖完聚此叩

金安

女伶姑叩上

春圃接到這封信，他半天透不過氣來，呆望着幕前父親的遺像，深思感觸，不能自已。天意眞是不可捉摸的，大家以爲伶姊已死了，然而她投水不死，還在人間，事隔十餘年，居然還有信來。但這信來遲了一步，要是在三個月前來了這信，父親知道自己的愛女還在人世，該何等喜歡啊！可是直到他死，他不知道女兒還在人間。世上的悲歡離合，爲什麼上天安排得這樣湊巧，好像是有意作弄人們似的呢？然而也好，免得老父曉得他的骨肉弱質，流離他方，也免得他的牽掛。這樣說來，這封信是應該來遲些的。

於是他就留兵勇吃飯。在兵勇吃飯時，春圃問他關於伶姑的近況，兵勇約略告訴他，爲的是兵勇也不知道伶姑的詳細情形。於是春圃匆匆寫了回信，交給兵勇帶回大廟港，臨行時並送他制錢四百文。

兵勇在歸途中，一天晚上，旅館失火，兵勇單身逃出，一切的東西都葬身火窟了，不幸伶姑所日夕盼望的家信，也被焚燒。兵勇因怕主人責罵，就此一溜煙跑了，再不回大廟港來。

從此兩地的音訊，又復斷絕。伶姑在她的村居，天天屈指計算日子，盼望着家鄉的回信，然而家鄉的回信永不會來了。春圃在家中，對着他父親的遺像，懷念他們的阿姊，然而他怎麼知道自己的回信，已經在路上失落了呢？

日久以後，伶姑見沒有信息，以爲家裏已沒有人了；春圃見沒有音訊，以爲伶姑已死去或流離地方了，因此雙方都絕了團聚的念頭。

現在，伶姑已經二十三歲，她不再是一個嬌小的姑娘，而是一個有着少婦型的女子了。她跟着義父母過活，已經有十四個年頭，現在

那位退伍軍官，姓石，年三十歲，自從卜居在大廟港中，已經五年了，他因為年來略有積蓄，而且為人和善，所以雖是家居於此，在村上卻是個體面的人。因為他年紀不小，尚無家室，所以許多人勸他趁快結婚，並且說伶姑人又能幹，性情又好，因此石家便託人來做媒說親。

伶姑的義父義母，對於這事很贊成，便來和伶姑自己商議。伶姑自從得不到家裏的信息，對於生活毫無興趣，她想，任憑命運安排能！我的前半生已經如此悲慘了，我的後半生還有什麼希望呢？一切都有命運安排，自己是沒有主張，也不能有主張的，因此她決意順從命運，一口把親事承允下來。

不久她便成為石家的新婦，陪着她的丈夫，離開他第二故鄉的大廟港，經過那浩蕩的太湖，美麗的揚子江，溯江而上，止於揚子江中游的巨鎮——漢陽，這裏是她丈夫的故鄉。

她丈夫便在漢陽市內，開一爿鹹魚店。從此，伶姑的生活是侍奉丈夫，教養兒女。她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兒，第二個是兒子。

孩子們慢慢長大了，他們看見人家有外祖母，有母舅，便向母親說：「人家都有外祖母，母舅，為什麼我們沒有呢？」有時甚至哭鬧着。伶姑面對着兩個無知的孩子，她能說什麼呢？她只有忍着眼淚哄騙孩子們，等孩子們睡熟時，她便伏在佛像前，傾瀉她的悲哀。

平凡的日子一連串地過去。兒女慢慢長大了，她換了吉服吃兒女的喜酒；丈夫慢慢衰老了，她換了喪服送丈夫的葬。正像千千萬萬的婦女一樣，她漸漸面容老了，皮膚皺了，身體也微微彎屈了。她清楚地記得，三十年前她還是個活潑的小姑娘，二十年前她正是美麗的少婦，而現在呢？她對鏡自照，自己卻成為一個半老太婆了。

五

光陰過得真快，歸安縣離那次大兵燹，已經六十年了。

縣合併，改了縣名，大家只曉得這裏是吳興縣，除掉一些有年紀的人還知道這地方從前叫做歸安。縣城已完全改觀了，寬平的路，高大的店屋，一點六十年前的痕跡都看不出。六十年前的孩子們，現在死的死了，老的老了，代替他們的是他們的子孫。現在的少年人和中年人，除掉用欣賞神話的態度去聽太平天國時代的故事外，還能知道些什麼呢？只有鐵佛寺前的一棵古老的大樹，它俯視一切地，看清了這地方六十年來滄桑興革的全貌。

六十年的時間，在一塊岩石上沒有什麼差別，但在人生則變化太多了。伶姑現在不再是伶姑，而是石家的六十九歲的老太太了。這位白髮蒼蒼，齒牙動搖，步履艱難的石老太太，誰能想到她就是四十多年前活潑美麗的伶姑呢。

正像二十年前一樣，石老太太又換了吉服，但不是吃她兒子的喜酒，而是吃她女兒的出嫁的喜酒了。

現在是太平時候，一般人家的嫁娶喜事，辦得非常熱鬧，來客很多，但這都是她女兒家的家族血親。老太太看到沒有一個自己娘家人在座，觸動她積年在心的舊事，非常悲傷。究竟是年紀大了，一發感傷便不能支持，她酒也沒吃，由她的外孫差人送她回家休息安臥。

幾十年積在心中的模糊的黑影，又在老年人心中慢慢明顯起來了。幼年時悲慘的遭遇，像電影似的映在老年人的腦際。她苦苦地想起家，自悲身世，忍不住日夜哀哭。老年人是經不起悲哀的，她的身體衰退得非常快，眼睛也慢慢變成盲瞎了。

石老太太瞎了眼，睡在床上，仍想念着她的故鄉。

她兒子為她請了一位看病醫生來。那醫生在她診了脈，又看了看眼，對她說：「你害的是心病，你要把心事丟開了，才會好。」

「是的，我也知道……但是我的心是實在太重啊！」

「老太太，像你這樣年紀，還去瞎想那些心事幹什麼？……你有什麼心事，能不能告訴我呢？」

於是石老太太把她的身世，像五十年前告訴那大廟港的年輕的松齡似的，原原本本告訴了看病醫生。醫生聽了這位老太太的悲慘遭遇，很感動也很同情。他說：「既然那封信寫去了沒有回音，爲什麼現在不再寫封信去試試呢？」

老太太昂頭想了一會，便點頭應允，同意了醫生再寫封信的主張。

醫生於是便取過還沒有用過的開方紙來，立刻代替這位病着的老太太，寫一封信到她六十年前的故鄉去，但料到她的父親已不在，所以寫給她的弟弟吉官。

這時，在吳興城內，六十六歲的老翁陳春圃，目前是兒孫繞膝，過此晚景的時候了。今天他坐在書齋中，他的二十年前出嫁的幼女，今天歸寧在家，因爲看得書齋中太零亂了，她便爲老父整理一番，使老年人處於其中，比較安適。春圃這時躺在一張躺椅上，閉目養神，時時刻刻嗽一聲，打破這沉寂的空氣。

女兒在整理桌子，把一些堆在桌子上的舊信字條，撕的撕，毀的毀，都拋在紙簍裏。忽然，她從一本舊賬簿內，翻出一封年久退色的信，她不知道這封信有沒有用處，便拿去請示老父。

老翁看到這封信，心裏一動，手也跟着顫抖起來了。這是一封五十年前他的姊姊伶姑寫來的信，他把那信看了一遍，閉了眼睛，從他的悲感的面容上，可以看出老年人又墮入傷感的回憶中去了。半晌，他張開乏力的眼來，輕輕地說：「不要再留了！……把它燒去罷！」於是他嘆了口深長的氣，望望天，又把眼閉了。

就在這個時候，女兒正在燒這封四十多年前的舊信，而在千里之外，醫生正在聽着伶姑的話，一句一句地寫下第二封信來。這兩件事在同時做着，兩個老年人的心中，好像都有點奇特底感應似的。

兩星期後，郵政總局接到一封怪異的信，信封上寫着「江南省貴安縣……」分信員無法分發，因爲江蘇省已廢名，其區域大概是今日於是他便去請示局長。

局長在辦公室中，對於這封信發生很大的興趣。他遍翻江浙皖三省各縣的縣名誌，結果從浙江省吳興縣的縣名下，發現吳興縣古稱歸安。他想貴安大概就是歸安之誤，因此便叫把這封信分發到浙江省吳興縣去。

這封信到了吳興縣郵局，可忙壞了郵務人員，大家聚觀着，研究着，因爲信封上寫着「……六度橋道前街陳吉少爺收。」他們忙着翻地圖，整個吳興縣沒有六度橋之名，更不必說道前街了。

這時，恰巧有一位老者，策杖從郵局門前走過，給郵局中的人看見了，忙去把他請來，問他六度橋道前街在什麼地方。那老者閉目想了一想，撫鬚笑道：「幸虧問到我，如果問到比我年紀小的人，怕不會知道的。這個六度橋一定是駱駝橋之誤，道前街就是現在的醫門館前，是五十年前拆路時改掉的。」郵局的人知道有了着落，遂謝該老者而去。

在東門縣下街十五號，住着陳家，今天是他家六十年前淒慘死別的紀念日，所以春圃老先生一早起來，便吩咐廚房，買菜做飯設祭，以慰先人之靈。

祭祀的時候，兒孫們都跟着陳翁，向祖先行禮，也正和五十年前他隨着父親劫後返里，在今天向死者致祭時一樣。他對着這些幼輩後生，講着六十年的今天，全家生離死別的情形，孩子們聽了，也不過是聽聽故事而已，但老年人想起往事，非常悲愴，尤其當他想起兩星期前焚去的四十多年前的一封舊信，懷念其伶姊不已。家人們看見老人悲傷，便匆匆撤祭，勸他老人家出外坐茶館閑散去了。

六

一個青年的郵差，持着一封無法投遞的信，在醫門館前徘徊。他爲了這道封信，已經費盡心機，到處探詢，但是無法投送，遍

歡餞台，他務必設法送達。』

鑾門館前姓陳的人家非常多，他挨家的探問，但沒有人肯收這封信。今天他又到一家人家，遇着兩位姓陳的老太太，一位是乾老太太，另一位是坤老太太。他問：「這裏可有一位陳吉少爺沒有？」坤老太太回說沒有。他又問乾老太太知道陳吉少爺住在那裏？乾老太太回說不知道。』

當兩位老太太目送着這個青年郵差走遠時，坤老太太忽然心中一動，便叫郵差回來，「你把這封信送到縣下街十五號陳家，問問他們的吉老太爺看，他也許知道的。」

郵差於是到了陳春圃家，春圃老先生上茶館去了，開門的是他的孫子福生。福生看見信封上寫着陳吉少爺收，並且地名門牌都不對，堅決地拒絕接收。於是郵差哀求他了，他說：「先生，請你做做好事罷，我這封信已經送了好幾天，沒有方法送出，現在暫時放在府上何如？等你們老太爺回來，問他一聲，如果真沒法送到，再退還給我好嗎？」

福生看見這郵差說得懇切，就依言暫時收了這封信。

那天晚上，老翁從茶館回來，福生便拿信給他看。「吉少爺！……」老年人輕輕地唸着，閉了一會眼睛，「當我在幼年時，人家都這樣叫我的！……而現在誰寫信給我呢？」於是他拆信看了，信上寫道：

吉弟手足別來六十年矣家中情況如舊否甚念姊自洪楊之亂投河遇救得以不死憶昔在大廟港時曾作一函迄無回音不勝惓念惟以我陳門積善之家蒼天必不絕我後也竊信吾弟猶在人間六十年來信念彌堅流光如駛回憶兒時情況歷歷猶在目前櫻桃樹下吾人昔日捉迷藏處此櫻桃樹近來結實多否味較昔日何如憶昔二姑夫家淑姊曾因攝櫻失足落地致不良於行今淑姊情況如何雙足已可行走如常否幼時哺我等乳之李奶媽近況如何其子李鸝痢是否無賴如昔望吾弟設法周濟之蓋李賣給我們吃的又二房長春嫂之鞋樣最好我今日所穿之鞋仍爲長春嫂之花樣見時望致意刼後餘生滄桑屢易我等垂垂老矣想父親二叔等均已物故白髮如絲風燭殘年於此一息尚存之際作此懸想之函惟望能達吾弟之目並得回音也此詢

安吉

姊伶姑手布

回信請寄湖北漢陽東大街十八號石姓

他一口氣把這封看病先生用藥方紙代他的老姊姊從湖北漢陽寄來的信看完，事情的變幻太使這老年人驚奇了，他向天空吁了口氣，呆呆地想念。幼時失散的骨肉，誰想到還在人間？多年的音訊斷絕，誰想到今天突然又接到音信？天道的變幻，真使人難以相信啊！

幼輩們都圍着看這封離奇的信，但他們都看不懂，因爲信裏所說的話，都是六十年前的老話；所問的人，都是六十年前的故人，而這些人大半是死了。老翁看了這封信，他覺得自己變得年青了，完全回到兒童時代，回味到兒時生活的滋味。

老年人的歲月是有限的，一刻不能錯過，這老翁接到他的老姊的信時，立刻摒擋啓程，把家事交給兒媳，自己攜着他的幼女，親自到湖北漢陽去，和他的分別已六十年的老姊姊相會。

現代的交通工具，比起六十年前，真是進步多了。春圃老先生和他的幼女，乘輪溯揚子江而上，不過四天工夫，便到了漢陽。他們找到了東大街十八號門牌，只見是一爿鹹魚店，上寫着「石永記鹹魚舖」。櫃台裏坐着一位年近四十歲的人，那就是伶姑的兒子，本店的店主，他看見一個老翁和一個中年婦人，操着下江口音，進店詢問這裏有沒有陳伶姑老太太，使他非常懷疑。他一看老翁的臉，和自己的老母十分相像，心知是失散着的母舅家的人來了，但不敢冒昧招呼，只好同着兩位遠客到內屋去。

幼年骨肉分離，暮年骨肉重逢，該是何等快樂啊！這盲目的老姊姊，摩撫着她的老年的小弟弟，雖然兩目不見，也好像可以看到他似

的。兩個人談着幼年時的往事，談着離別後六十年來的瑣事，一會兒悲，一會兒喜，又說又笑，眞不是一天兩天所能談得完的。

這兩位老年人，談着幼時的生活，好像回到童年去了。他們快樂地說着笑着，完全把自己沉浸在童年的回憶中。但是，當他們回首時，看見那麼多壯年人青年人和孩子們，這些都是自己的子孫幼輩啊！他們這才猛省，不禁大聲笑着，奇怪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變得這樣老了。

嘉陵江的依戀

朱偰

悠悠風旆繞山川　山驛空濛雨似烟

路半嘉陵頭已白　蜀門西更上青天

武元衡題嘉陵驛詩

六年來的流亡生涯，與嘉陵江結了不解之緣。每當江水初漲的時候，在磐溪對江的小山上，望着蒼翡的春山，依依的江水，那山外的層山，江外的煙樹，令人起一種無窮無盡之思，不由地令人傷感；或當月明星稀的秋夜，對着滿江月影，或聽着繞閣江聲，不由地令人遠起元稹的詩句：

千里嘉陵江水深　何年重繞此江行

只應添得清宵夢　時見滿江秋月明

或陸龜蒙宿嘉陵樓詩：

離思茫茫偏値夜　每因風景卻生愁

今宵難作巴州夢　月色江聲共一樓

我初到重慶，對於嘉陵江並不有多少好感，看慣了江南水鄉的景色，只覺得嘉陵江山重水複，道路太崎嶇了，江岸太陡削了，加以瘴雨蠻烟，異鄉人居此，往往容易得病，委實不能有什麼好感。自從渝兒生在北碚，接着又卜居石門江上，那漫長的歲月，憂患的生涯，日日與江水相接近，江水對人，也漸有依依之感。五個週年過去了，不

山上。一坏黃土，草木淒清，而荒烟蔓草，彌令人思，望着茫茫的江水，不由人起生離死別之感。從此這憂鬱性的江水，更孕育着一段生與死的故事，那滾滾的浪濤，永久不倦地在低語，彷彿在切切訴說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彷彿在低唱一隻要與悲哀的曲子；唯有江水能同情我遭遇的憂患，唯有江水能了解我內心的悲苦。啊，綺麗而傷感的嘉陵江呀，怎不令人依依，怎不令人留戀。

×　×　×　×

人生的遭遇，有許多是偶然而又偶然。在亂離的生活中，因淪落而起同情，因同情而生好感，這樣小小的生命，便在流亡途中產生了。爲了避免空襲的危險，她在寂寞的縉雲山下溫泉寺裏，獨自隱居起來，懷孕着他。經過多少青影孤燈的黃昏，淒風苦雨的長夜，終於在一處北碚附近山上的醫院裏，生下了這憂患的小孩。當我接到長途電話，從重慶趕去時，他已經生了半天。兩三間的茅屋，蓬蓽戶，曾不足以蔽風雨，這是他誕生所在。在白紗蒙着的小搖籃裏，瞥見了他的可愛的面龐，雖然辛苦，然感到安慰。這是他短短的生命的開始。我當時因有課務，不能久留，抛下他母子二人，暫住在這簡陋的醫院裏。『茅屋荒郵，寒燈淒淸，霖雨連宵，舉目無親，』這是當時的日記裏的寫實。

岸，這便是險[illegible]發大[illegible]，[illegible]的嘉陵江，此時忽變[illegible]洶湧的怒濤，從深束的溫塘峽裏，排山倒海而來。好容易僱到了一葉扁舟，冒着風險，逆流上駛，狂風與駭浪，不時打進船身，銜着這初生不及十日的小孩。他的母親產後受寒，變成瘧疾，一到北泉，便呻吟榻上。這小生命的憂患，竟是與生以俱來。我不久又回到了重慶，安排就緒，再把她們接回沙坪壩，卜居石門江上。

× × × ×

小孩漸漸長大，他鍾着江山的靈秀，感着江上晨風夕月的逸氣，長得穎悟而靈慧，對於父母親有說不出的愛，對於家中一事一物，無不十分愛好。江上三年的卜居，是比較安穩的生活，尤其到了冬季，警報停止了，四圍的山光水色，氤氳在靜靜的空氣之中，生活雖然艱苦，但頗不少內心的安慰：——

嘉陵江上水　水落色彌清
飛瀑巖間瀉　石門渡口橫
中原無淨土　天地滿刀兵
偕隱荒郊內　今宵月自明

但是生活逼人，學府教授的收入，確不足以維持負擔沉重的家庭，而頑古的環境，每有令人不能安居之苦。於是我決計遷居城內。是一個夏天的早晨，買了一葉扁舟，從石門渡頭，解纜而下，順着嘉陵江，從大溪溝碼頭上岸，遷居張家花園。小孩對於舊居，雖然感覺流連，然對於新的環境，不久也可以適應。這是顛沛流離生活中的又一頁：

三年遷客此棲遲　野渡荒江戍角悲
細雨斜征秋後雁　春風再發陌頭枝
關山搖撼事猶昨　變色沉淪又一時
舉目乾坤征戰遍　登舟解纜獨長思

× × × × ×

三十年夏天，我到西昌作長途旅行，正在這個時候，敵機對重慶實行疲勞轟炸，他的母親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牽着他，[illegible]不過四歲——從山坡上跑上跑下，不管炎炎烈日，不管白天夜裏，一天總要跑兩三次。最後一次，張家花園的住宅被炸毀了，他和母親弟弟呆呆站在廢墟之前，天真的面龐，現出聖潔的憤怒與眞正的悲哀，說：

『我們的房子炸壞了！』

『是的，記住，這是日本鬼子飛機做的事情。』

經過幾許艱難困苦，他們寄住在歌樂山舅父家裏。當我兩個月後從西昌回來上山去的時候，他正在門外玩耍，一眼看見了我，便奔了前來，依依不捨，若慶重逢。父子果有天性，這稚小的幼童，也眞秉有豐富的靈性，何以別後他如此想念我，又何以相見後他如此依依呢！

一年多的時光過去了，我們的生活，比較安定，渝兒的母親，因迫於生活，也出外工作，家庭的經濟，較從前略爲寬裕。白天渝兒跟着我在小園游玩，晚上送回家裏，部裏的同事，因爲他清潔而懂事，和氣而惹人憐，沒有一個不喜歡他。但是他常常患病，他的腸胃太弱，往往容易吃壞，多日不到部中，便有許多同事想起他：『何以這多日不見渝兒呢？』

今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又患頭痛嘔吐之病，請名醫診治，斷定是副性傷寒，起初也不在意，只是用心看護。誰知服藥毫不見效，飲食後不久便吐，他生性安靜，病中也不噪鬧，只是喊頭痛而已。到了六月九日晚上，忽患起抽風，兩眼上翻，手足拘攣。第二天早晨，我從鄉下趕進城來，聽說他病嚴重，趕回去看他，正在抽風，人事不省。

『渝兒，渝兒！』

他悠悠地還過陽來，兩眼一轉，看見了我，微微地歎了一口氣。

『渝兒，你快點病好了，同你到孃孃家中去，同你到降落傘塔去耍好不好？』

他聽見了，也只是點一點頭。

又過了兩天，病況著實沉重，兩度抽風以後，又不省人事。經某醫生診斷，恐怕是腦膜炎，但是他膝部腫脹，惟恐是結核性腦膜炎，那真無法挽回了。於是當天晚上，把他用汽車送到武漢療養院，驗血以外，更抽脊髓檢查。院長親自動手，我在門口過道上來回走着，一切只憑着這最後的判決。『我願意替代他，我願意折壽十年，但願他不要患這絕病』，我默默地祈禱着。

『病狀有點像！』我聽了後，毛骨悚然。

『糟糕了，果然是！』院長拍手太息說。

我跑了進去，顯微鏡下，明現着兩個結核細菌。

『我們很抱歉，那太淒慘了，這病是無法救藥，打針，不過白花錢，延長時間而已！你抱回去，只好聽天由命罷！』

我心如刀絞，這樣一個活潑潑的孩兒，就此宣告死刑了嗎？科學既是萬能，又何以這樣殘酷，這樣無靈！不得已，在霖雨連綿中，我又把他抱了回去。

到了家裏，他母親倒在床上痛哭。

一夜他呼吸愈趨迫促，痰聲上湧，呼吸愈趨艱難。我想，不是夜間，就是明天早晨了！

窗外的天光，漸漸現出魚肚色，羣鳥已在飛鳴，但是我想，我們不幸的渝兒，恐怕要在今天離開人世了！從此天天太陽依舊從東方出來，鳥兒依舊歌唱，星光月亮依舊照耀，恐怕再也見不到我可憐的渝兒了！

第二天早晨，他還在病床上掙扎，呼吸愈趨困難，痰聲愈趨上湧，我看見他如此難過，我走過他面前，告訴他道：

『渝兒，你這樣難過，不要留戀了罷，你放心去好了！』

『爸爸媽媽沒有把你看護好，真對不起你，你去罷，爸爸媽媽天天記念着你！』他的母親哭泣着說。

一顆顆黃豆般的大汗，從病人頭上湧出，他呼吸愈迫促，掙扎愈厲害了！

『他捨不得離開爸爸媽媽呀！』他母親太息說。

西醫雖宣告無效，中醫仍不可不一試，乃由某君的介紹，請來兩位儒醫，認爲尚未完全絕望。第一帖藥服後，他目動聲嘶，似乎略有轉機；第二帖藥服後，痰也消了，一夜的安眠，令人寬慰了不少。但是到十四號下午，又轉危急，痰又上湧，請醫救治，則云已難挽回，呼吸更趨迫促，生命之掙扎也愈趨艱難。最後一刻，渝兒口忽然張開，眼淚流下，彷彿在拚命掙扎，不願意逝去；更彷彿有人拉他，他拚命喊叫，不願離開父母的樣子。最後一口氣接不上來，他終於淹然長逝了！

這是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六點鐘，——我終生終世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刻！

我從此失去了他！——啊，我真不能相信呀，我竟會失去了他！外面爆竹聲大作，我淚如泉湧，一發不能自制了！

×　×　×　×

在他死後的第三日，我特意央那天送葬的人，從牛角沱渡嘉陵江，去弔他的孤墳。那滾滾的江流，又遠逢灑水，從遙遠的溫塘峽——他孕育生長的地方；——從綺麗的北碚——他出世的地方；——從奇險的石門——他長大的地方；——從那山外的青山，灘外的險灘，流來那不盡的浪濤。船靠相國寺碼頭，便逶迤循山坡而上，望去是升降的邱陵，葱鬱的原野。過了唐家橋，已現荒野的意味：縱橫的阡陌，點綴着幾處邨舍，纍纍的荒塚，表現人世間的另一面。那是無數流亡者長眠之地，他們拋棄了故鄉，離開了家人，埋骨在此荒郊。最後到了較高的一處山地，鬆鬆的一坏黃土，前面猶有兩堆燒紙的遺痕，引路的指着墳堆告訴我：這便是渝兒埋棺之所！

啊，稚小的渝兒呀！這怎能令人相信，便是活潑潑的渝兒安眠所在！你平日嬌養慣了，寸步不離父母，到了父母晚上公畢回家，更是依依不離膝下。現在，青漭碧草，長夜漫漫，在這荒涼的山野，你獨自孤苦伶仃，有誰來和你作伴？渝兒，你英靈有知，也知道你[illegible]傷心的

[illegible]有[illegible]地[illegible]喚，你[illegible]不答應，喚你你不作聲，惟有綿綿的霧雨，伴着血和淚長流罷了！

正是，人世的悲痛，無過生離和死別，但是生離者猶有再見之期，死別者永無會面之日呀！

歸途，霖雨還在綿綿地下着，對岸的山色，隱在空濛的煙雨中。我又重渡嘉陵江。

這憂鬱的江水，從此更孕育着一段生與死的故事：那滾滾的浪濤，永久不倦地在低語，彷彿在切切訴說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彷彿在低唱一隻愛與悲哀的曲子：唯有江水能同情我遭遇的悪運，唯有江水能了解我內心的悲苦。啊，綺麗而傷感的嘉陵江呀！你怎不令人依依！怎不令人留戀！

一去原知萬事空　回春無術挽天工

悠悠生死難爲別　渺渺幽明倘可通

造物無情攜稚子　蒼天有意奪神童

青燐碧草埋棺處　誰伴孤魂白露中

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渝兒逝世之四日，寫於嘉陵江畔。

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十號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渝版）每冊定價國幣[illegible]元肆角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不許翻印

社長 王雲五

編輯者 蘇繼廎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illegible]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最 近 重 版 書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書名	著譯者	定價
[illegible]讀法	[illegible] 頌 其 編	定價[illegible] 1.5[illegible]
大學叢書 清代學術概論	梁 啓 超 著	定價國幣 1.2[illegible]
國學常識答問	張 [illegible] 鏞 編	定價國幣 1.[illegible]
實用心理學	何 清 儒 譯	定價國幣 4.50
大學叢書 國際法大綱	周 鯁 生 著	定價國幣 2.90
怎樣做父母	章衣萍 秦仲實 譯	定價國幣 2.20
各國青年訓練概要	[illegible] 廷 光 著	定價國幣 2.[illegible]
[illegible]與經濟	[illegible] 天 澤 譯	定價國幣 1.00
平民書信	[illegible] 關 [illegible] 編	定價國幣 .[illegible]
漢英新辭典(縮本)	李 玉 汶 編	定價國幣 3.00
[illegible]文典大全	David Lattimore 著	定價國幣 5.0[illegible]
小學生作文指導叢書 書信作法(上中下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等編	定價國幣 上中冊各 .[illegible] 下冊 .50
初中記事文教學本	[illegible] 九 如 編	定價國幣 2.5[illegible]
大學叢書 普通物理學 上冊 下冊	薩 本 棟 著	定價國幣 8.50 9.50
漢譯溫氏高中代數學	[illegible] 坤 [illegible] 譯	定價國幣 5.50
昆 蟲 記	王 大 文 譯	定價國幣 2.00
心理學大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著	定價國幣 1.00
[illegible]	錢 穆 著	定價國幣 上冊 2.00 下冊 1.80
[illegible]	王 [illegible] [illegible] 著	定價國幣 2.4[illegible]
[illegible] 馬	[illegible] [illegible] 著	定價國幣 5.00
詞學研究法	任 二 北 著	定價國幣 .70
文學概論	馬 宗 霍 著	定價國幣 1.80
[illegible]	陳 [illegible] 著	定價國幣 1.30
[illegible] 詩人李白及其痛苦	李 長 之 著	定價國幣 1.40
中國歷史上之民族英雄(上卷)	劉 [illegible] [illegible] 著	定價國幣 1.[illegible]

以上各書均照定價十三倍發售 印刷[illegible]點外另加運費